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总第550期
2020.2
【上半月】

狭刀飞歌
懒虫斗奇猫
一只烧饼走天下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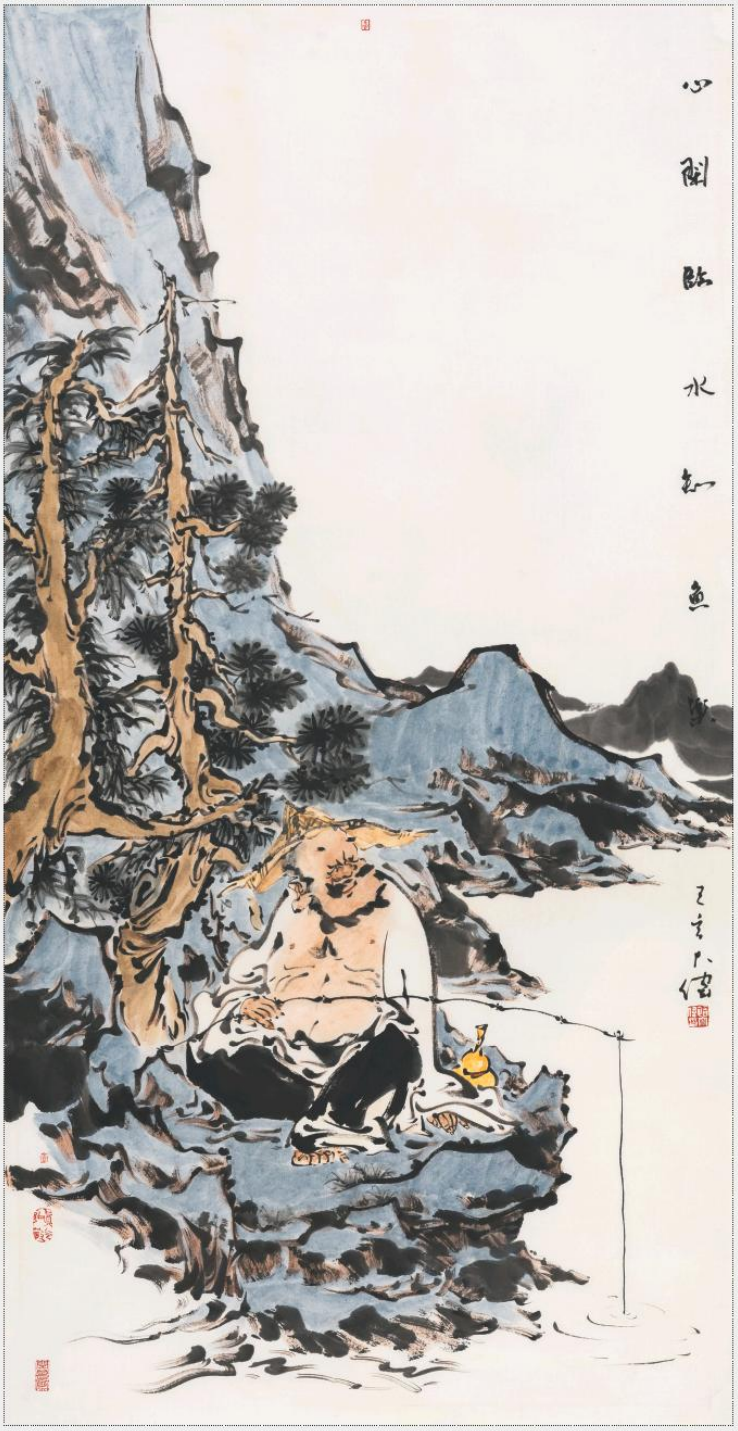
褚大伟作品选



褚大伟简介

褚大伟，祖籍山东莱州，毕业于河北工艺美术学校，留校任教。后调入河北省文联工作，曾任《当代人》编辑部编辑、副主编、主编、编审，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五届理事，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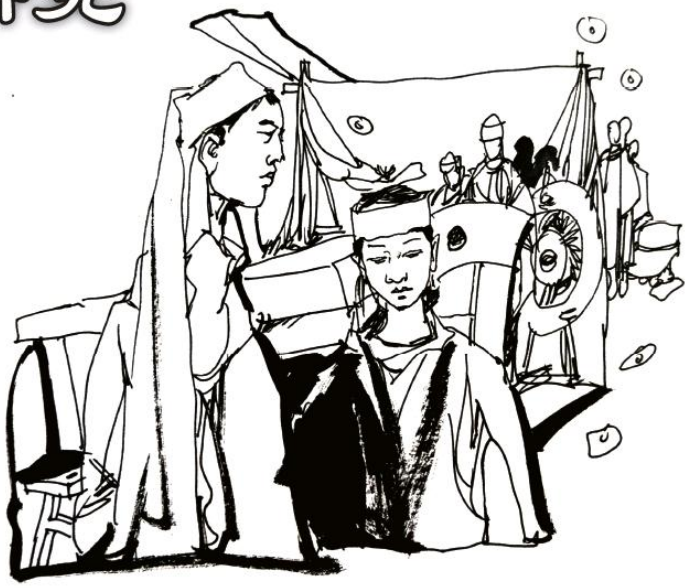


心闲临水知鱼（国画）　　褚大伟 / 作



穷讲究

◇文/熊荟蓉 图/段明



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大年初一，三亲六眷都来拜祭。可直到中午十二点，姑妈和姑伯还没来。一向讲究的他们，咋会忘记这个老礼？我问母亲。

“他们家出大事了。”母亲对我耳语，“隆达被人举报贪污受贿，正在接受调查……”

“不可能！”我愣住了，“他们家一向那么讲究！”

隆达是姑妈何玉梅的女婿。

那年，姑妈的儿子雪松得了小儿麻痹症，因治病家里债台高筑。请拜年客时，姑妈就用绿豆丸子代替肉丸子，色香味俱佳。炒的也是素菜，莴笋丝上放一朵胡萝卜花，黄瓜片点缀几粒枸杞，炸藕片用青菜叶托底……我觉得悦目爽口，母亲却说：“穷讲究！”

我们提着两瓶罐头给姑妈拜年，姑妈给我们拜年带来两个书包。蓝色劳动布书包是给我的，碎花布拼接的是给妹妹红霞的。红霞如获至宝，抱着姑妈又亲又啃。

母亲为了硬气，给别的亲戚家小孩的压岁钱是五角，却塞给清莲和雪松每人一块钱。姑妈走后，母亲戳了红霞一指头：“别整天背着这破布书包瞎蹦跶。为你这个书包，妈花了一块钱！”

可红霞解下书包后，却在里面发现了一块钱，我也在我的书包里发现了一块钱。肯定是姑妈趁我们不注意还回来的。母亲摇着头叹道：“都快穷得舔灰了，还讲究个啥！”

父亲背地里对我说：“你姑妈有句口头禅，白来的食不归家。做人，就要像你姑妈一样，不贪财，讲骨气！”

表妹清莲高考时一举夺魁，成为我们县第一个女状元，邻里乡亲都来道贺。清莲微笑着向来客行鞠躬礼，以两筒“状元饼”答谢。

这“状元饼”是姑妈用面粉、红枣、花生仁烤制的，莲花镶边，中间印有“状元”二字。用粉红蜡纸将十个酥饼封为一筒，大红绸带系花，可讲究啦！

“女状元送状元饼”的消息传开后，状元饼从此风靡全县。姑妈和姑伯索性开了个食品加工厂，专卖状元饼，雪松还开了状元饼网店。

后来，清莲嫁给公务员隆达。隆达的职位不断攀升，四十不到就当上了副市长，是目前呼声最高的市长人选。谁知就在这节骨眼上，被人举报了。

午宴上，亲友们谈到隆达，大都跟我一样，坚信他没事。当过私塾先生的二叔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隆达身边有清莲，不可能有事。”

调查结果，连纪委都惊讶，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账目清楚、清正廉洁的官员。隆达因此被评为“全市廉政先进人物”。

我们是在电视上看到隆达的。他说：“我夫人清莲有记账的习惯，我们家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分门别类记得清清楚楚。家里大大小小的账本，有一百多个。她常说，白来的钱，不归家……”

这回，连母亲也颔首赞许：“还真讲究！”

选自《上海故事》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2（上）【总第550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穷讲究　熊荟蓉　1

拍案惊奇

忠勇守备“飞毛腿”　刘占奇　4
豆腐坊风波　裴文兵　8
一只烧饼走天下　九马　10
夺命刀魂　任万杰　13



惊险故事

阿龙的婚事　何德铭　16
不带手机的司机　王鑫鸳　19
夺枪　王关山　21
钥匙在哪里　23

世说新语

相亲夫子河畔　顾敬堂　26
我们听过獾唱歌　代克仁　29
世事一盘棋　刘新宁　33
给岳父买房　魏东宁　35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悬疑志

神秘的数字 杜辉 40

3D打印机 第十二只猫 42

多管闲事的邻居 [日]凑佳苗 46

开心岛

驾校红人是怎样炼成的 金陵小岱 48

白头到老 金晓磊 50

上帝自有安排 邓迪 51

异度空间

午夜课堂 苑世云 52

货郎的香囊 温偌 55

醉汉戏鬼 何昌义 59



古今异事

治病的石头 王浩然 62

懒虫斗奇猫 庞学冬 65

棒槌缘 曹广和 70



侠客传

屠龙 雨里憧憧 73

狭刀飞歌 楚香帅 78

故事段子

执着 焦志昌 7

送酒上路 崔济哲 15

难以完成的任务 邵恩锁 61

宝贝 赵晨光 72

谁的留言 付东羽 80

八戒笑坛

不借也得借 等 38



忠勇守备『飞毛腿』

◇文／刘占奇　图／段明

明建文元年，建文帝朱允炆为巩固政权进行削藩，燕王朱棣情知不妙，便以“清君侧，靖国难”为由发动靖难之役，挥师南下。燕军攻城略地如摧枯拉朽，起兵不到一个月就连下数十城池。

当燕军攻打到滹沱河北岸时，赵州守备“飞毛腿”坐不住了。滹沱河是阻挡燕军南下的津关险塞，一旦被攻破，后果不堪设想。

飞毛腿急往赵州州衙与知州商议增援滹沱河的事。谁想，战事如此紧急，知州非但无半点慌张，反而吩咐下人张罗起了酒菜宴席。这节骨眼儿上，飞毛腿哪有心思喝酒？可是，没心思也得喝。因为建文帝是个重文轻武的皇帝，当朝武官的权势远不如文官，飞毛腿向来对知州恭恭敬敬。所以，即使火烧眉毛，飞毛腿也只能按下性子，同知州推杯换盏。

酒过三巡，知州终于把话题扯到正事儿上：“本州素知守备对朝廷忠心耿耿。可如今，燕军如狼似虎，守备贸然出兵滹沱河，万一战败，不但牺牲我州将士，还会使赵州失于防守，百姓岂不危险？”

“知州不必担心。”飞毛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赵州兵多将广，卑职一直勤于练兵，如与讨燕大军兵合一处，必然坚不可摧。此外，卑职颇能快跑，两军对垒时，能悄然无声直击对方将领……”

飞毛腿的话并无夸口，他果真有此奇能，关于他的传说，赵州人大都耳熟能详。

飞毛腿是赵州城北辛庄村人，原名安大善，因其人高马大，腿长善跑，人们就给他起了个飞毛腿的外号。他的事，坊间传得很玄乎。据传，有年冬至，他娘煮了饺子，他非要给在河南扛活的老爹送去，他娘拗不过他，由他去了。河南省距赵州有几百里之遥，他把饺子送到安老爹手里时，饺子还冒着热气呢！事实上，飞毛腿跑得可没这么快，跨省送饺子之说是以讹传讹。他爹扛活的地方不是河南省，而是离辛庄村十多里的



“河南村”。

“好！好！好！”知州连叫三个“好”字，捋着胡须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本州常听人说守备有神行之术。如若真有本事，本州定许你出兵！但不知道守备肯不肯施展神功让官兵大开眼界，鼓舞士气？”

微醉的飞毛腿大笑道，有何不肯！知州点点头，招来三班六房的头头，耳语一番，然后带着飞毛腿来到了州衙南边的长龙巷。

长龙巷是条直巷，取名长龙，因其窄长，不足两米宽的巷子长达二里。这头，飞毛腿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那头，有几个壮汉抬来了装有一只野狼的大铁笼子。知州撇下飞毛腿，带人退后几步，命人用条几、桌椅、门板等物把长龙巷两头堵死。

围观众人惊呼，这是让飞毛腿同野狼比赛啊！这哪是亮本事，分明是要人命！假如飞毛腿跑不过狼，岂不成了狼的腹中之物？

人们没有猜错，知州此举的确图谋不轨。赵州知州是个典型的墙头草，哪边势大哪边倒。眼见燕军来势汹汹，他早有了开城投降的打算。前几日，他又收了燕军密信：只要交出赵州城，将来燕王登基为帝，保他升官晋爵。

怎奈，飞毛腿是个忠义之士，无论知州如何诱导，飞毛腿就是铁了心守护赵州。依着飞毛腿吧，自己前途受阻；杀掉飞毛腿吧，又怕上边追责，毕竟飞毛腿也是朝廷官员。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他就琢磨出了这个狠招。巧的是，刚从山里捉来只野狼，飞毛腿就找上门来逞英雄了。

且说，长龙巷里的住户大都是老实百姓，他们本就怕官，现在又添一只狼，因而，纷纷关门闭户。这样一来，长龙巷彻底变成了大笼子，飞毛腿逃的去处也没了。过了一会儿，知州又让人在巷子外垒了高台，他站在高台上，俨然一个观看两军对垒的大元帅。

“放狼！”知州大声喝令，巷子外的壮汉用力把拴在笼门上的绳子远远一拽，野狼夺门而出，吼叫着朝飞毛腿扑去。

飞毛腿抬脚飞奔，野狼四爪齐挠，愣是赶不上他。但见飞毛腿在巷子里飘飘闪闪，一阵风从巷头跑到了巷尾。野狼紧跟其后，不肯放松，眼看着飞毛腿无路可逃，有胆小的人紧张得捂住了眼睛。此时，飞毛腿身子一闪，只听“咚”的一声，野狼结结实实撞在了巷尾的挡板上。野狼挨了撞后，摇晃一下脑袋，继续张着血盆大口追赶飞毛腿，看上去更加狰狞。没多时，又从巷尾追到了巷头，双方只有几步之遥时，飞毛腿朝墙壁上一蹬，猛然转身，飞起一脚踢在野狼头上，野狼“嗷”了一声，飞出几米远，登时翻了白眼……

野狼倒地那一刻，知州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假意赞赏了飞毛腿一番，遣散众人，让飞毛腿回营休息，说出兵的事晚上再议。

却说，飞毛腿心里一直想着滹沱河的战事，哪有心思休息，他回到军营，草草吃了点儿东西，天刚泛黑，又急匆匆来到州衙。谁料，知州对出兵的事只字不提，却执意要给飞毛腿压惊，带飞毛腿去赵州第一青楼“百花楼”消遣。

其实，知州这么做，不是给飞毛腿压惊，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前番，他见识了飞毛腿的勇武，知道来硬的不行，这回就来软的。这次，他用的是三十六计中的美人计。话说，前段时间，百花楼新收了一个漂亮姑娘叫“赛牡丹”，那赛牡丹年方十八，生得如花似玉，男人见之无不口角垂涎，魂不守舍。知州想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任飞毛腿如何刚毅，也定会被迷得神魂颠倒。因此，他买通了青楼老鸨，强迫赛牡丹借机给飞毛腿下药……

再说飞毛腿，他不愿违拗知州，只好无奈地去了百花楼。

飞毛腿一到，等在门口的赛牡丹就笑嘻嘻地挽住了他的胳膊。看到这个情形，知州终于松了口气。等飞毛腿和赛牡丹上了二楼，知州吩咐几个役吏尾随，见机行事，他

则坐在大厅里喝起茶来，一边喝茶一边侧耳倾听楼上的动静。

可是，役吏去了许久不见回话，他忙放下茶碗上楼查看。走到赛牡丹的屋门，却听到一阵哭泣声，从门缝里一瞧，发现赛牡丹正跪在飞毛腿的面前抹眼泪呢！

坏了！难道自己的手段被飞毛腿识破，或者是赛牡丹把戏演砸了？抓不住狐狸反惹来一身骚！想到这里，知州决定反咬一口，于是破门而入。正当知州要把一切推在赛牡丹身上时，飞毛腿开口了：“知州来得正好，这姑娘不仅能唱曲儿，还有捏泥人的手艺，卑职想为她赎身，让她去军营为将士们解闷。”

听了这话，知州傻了，他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差错，反正计划失败，索性说了句任凭守备处置。至于失败的原因，他无论如何也猜不到。

原来，赛牡丹本是滹沱河北岸的好人家女儿，父亲是个善泥雕彩绘的手艺人，在真定一带小有名气。父亲不仅教她捏泥人，还给她灌输仁义思想。前不久，父亲在战乱中丧生，她为了逃命，只身渡河来到赵州。到青楼卖艺，只是为了苟且生存。

刚才，青楼老鸨逼她做下毒的勾当，她深感不安，便偷偷打听清楚飞毛腿的身份，得知飞毛腿是个正义的武官后，将计就计，明着答应下药，暗地里把自己的经历与老鸨的阴谋和盘托出……

两次失败，知州心里越发不是滋味，飞毛腿一日不除，他便一日不得安宁。况且，他明白飞毛腿带走赛牡丹对自己非常不利。假如飞毛腿知道了老鸨背后的主谋是自己，岂不是完了？

一不做二不休，知州干脆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写了一封文书——赵州守备目无朝廷，惑乱军心，大敌当前，吃喝嫖赌，不务军务，还将青楼女子带入军中，理当斩首示众，以儆效尤。修书完毕，派人连夜送往真定府。

说来凑巧，那封上报文书送达真定时，讨燕大将军长兴侯耿炳文正和平燕布政司、真定知府商议军事。耿炳文是明朝开国功臣，位高权重，脾气暴躁，见到文书后，气得火冒三丈，他也不加判断，不听旁人主张，提笔写了一个“斩”字，并告知送书差役，特殊时期，也不用等皇帝朱批，速回捉拿赵州守备，斩立决。

有了大将军的批示，知州马不停蹄带人抓捕飞毛腿。可是，把赵州翻了个底朝天，也没瞧见飞毛腿和赛牡丹的影子。知州拍得桌子山响，跑得了和尚还能跑得了庙？

随即，知州亲率兵勇把辛庄村围了个水泄不通，贴出告示说，飞毛腿勾结乱党，通敌叛国，犯了死罪，必须交出人来，否则格杀勿论。见村民们不肯交人，知州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烧！这可如何是好，民房都是木窗木门木梁，点着一间，必定“火烧连营”。

十万紧急的关头，忽然一个黑影飘忽而至，人们定睛一看，飞毛腿现身了。知州怕飞毛腿耍花招，命人一拥而上，那飞毛腿是个忠勇之士，并不肯杀戮自己人，于是束手就擒。

这之后不久，赵州城北门外挂出了飞毛腿的人头，一直挂了三天三夜。路过的人们看后，无不摇头叹息，没有一个不痛恨知州狠毒的……

几日后，燕军攻破滹沱河，直下赵州。没有飞毛腿阻挠，知州命人打开了城门。然而，实际情况跟他想象的不一样，燕王在赵州遭到朝廷军队的拼死抵抗，竟杀红了眼，连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弱也不放过。

眼看赵州血流成河，场面无法收拾，知州吓得六神无主，丢下满城百姓，带着家眷躲进了地窖里，做起了缩头乌龟。

那天，燕军正在城北大开杀戒，忽然打西边来了一队人马，队伍中飘着四七二十八面旗子，旗子上不写番号，却画着蛟、龙、貉、兔各色动物。队伍所到之处，喊声震

天，尘土飞扬。有胆大的趴在房顶上张望，瞧见带头的不骑马却比马还快，不坐车却比车还高，这不是守备飞毛腿吗？只见那头领在燕军里左突右撞，如同鬼魅，转瞬间，就擒住了先锋将军兵头子。

他大喝道："我等是天上二十八星宿下凡，负责保七乡四十二村平安！朱家爷们儿夺皇位，我们不管，但滥杀无辜的事不能干！"燕军上上下下见识了这种手段，都生怕脖子后面一凉，脑袋身子分两半。因而，层层上报，最终绕道而行，撇过大半个赵州而去。

动乱过后，赵州城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摆地摊吆喝的，耍刀枪卖膏药的……陆陆续续走上街头，其中，最热闹的当属东大街的说书场。这回，说的不是《水泊梁山》，也不是《杨门女将》，而是前不久发生的《飞毛腿化身二十八宿奇退兵》。

一日，说书的刚说完一段，就被州里的役吏五花大绑掳走。州衙里，知州问说书人"飞毛腿化身二十八宿"到底怎么回事。说书人哆哆嗦嗦回答说，那二十八宿不是神仙，是西边太行山上的二十八个山大王，飞毛腿就是其中坐头把交椅的那个。

"飞毛腿没死？那被斩的是什么人？"

"被斩的是个泥人，大人您的监斩台离行刑处远，看不真切。听说，飞毛腿被州里好心的官爷们给换过来了。要不，飞毛腿的人头挂在城头那么久，地上咋会没有一滴血？谁换的？这小人可就不知道了……您问泥人谁捏的？传言是咱百花楼的花魁赛牡丹。"

"满口胡言！"知州厉声喝道，"再不许说有关飞毛腿的半个字，否则以妖言惑众罪论处！"说完，知州将说书人轰出衙门。

说书人走后，知州越想越怕，自己屡次陷害飞毛腿，万一哪天，他来找自己报仇，如何躲过？

要不说嘛，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天夜里，熟睡中的知州脑袋真的搬了家，人头就挂在赵州城北门外。当然，这次可绝不是被调包的，因为城头的地面上，点点滴滴都是污血……

选自《民间文学》2019.9

执着

◇文/焦志昌



中午正吃饭，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热络又亲切，一开口就喊："哥，这会儿忙不？"我愣了一下，没想起是谁。犹豫了一下，对方在电话里问我："哥，你买房不？依现在的行情，房子还是趁早入手，不买以后还会涨。"

明白了对方的用意，我成心开个玩笑，就装出很无奈的样子说："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已经买了几套了，手头实在没余钱了。"对方沉默了几秒钟．又说："哥，那你多余的房子卖不卖？现在房价这么高，再不卖就卖不到这个价了。"

眼看谎话编不下去了，我只好实话实说："其实我很穷，既没房也买不起房。"以为他肯定干脆利落地挂电话了，没想到人家不屈不挠地说："哥，那这样吧，明天有个楼盘开盘，晚上你带上椅子来排队吧，给你200元一天……"

挂了电话，我有点回不过神，坐在对面的同事王哥说："你看人家这执着精神，再看看你自己，有个念头动不动就放弃，你也学学人家这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竟无言以对。

选自《特别关注》

豆腐坊风波

◇文／裴文兵　图／段明



明朝嘉靖年间，泾县柳渡镇上有家豆腐坊，掌柜的姓陶，每天鸡叫两遍便起床做豆腐。

这天早上，陶掌柜刚做完豆腐，就见邻居姚大忽然闯进了豆腐坊。姚大四十多岁，以做短工为生。他气冲冲地吼道："陶掌柜，你天天那么早就开始做豆腐，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还让不让我睡觉啦？从明天开始，你必须在太阳出山之后才能开始做豆腐，否则我跟你没完！"

陶掌柜这才明白了过来：做豆腐时弄出的声响吵醒了姚大的美梦，姚大这是兴师问罪来了。

想到这儿，陶掌柜没好气道："如果要到太阳出山之后才开始做豆腐，等做好豆腐，大家伙儿早就买完菜散去了，我的豆腐哪里能卖得出？"姚大一听陶掌柜拒绝，当即破口大骂，陶掌柜也忍不住回敬了起来……

吵了半个时辰，姚大忽然打了一个哈欠，然后恶狠狠地说："今天我就不跟你再啰唆了，我得补觉去了，明天，你等着！"说完，他就走了。

之后一连四天，姚大果然天天到豆腐坊吵闹不休。第五天一早，姚大正骂得起劲，被一个人制止住了，这人正是街坊孟秀才。

孟秀才五十来岁，一向为人热心、处事公道。这天，他终于忍无可忍，可刚想给姚大讲道理，就见姚大打了一个哈欠，揉了揉眼睛，转身走了。

姚大走后，孟秀才却若有所思："奇怪了，你这豆腐坊开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和姚大做街坊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以前，姚大从未以此为借口来闹过事，对吧？"见陶掌柜点点头，孟秀才继续说："但这几天，他却一反常态，正是奇怪之处。"

次日一早，姚、陶二人又吵了起来，孟秀才闻讯赶来，并对姚大说："姚大，你的卧房与豆腐坊仅一墙之隔，声音自然如雷响，不如



你将闲置的西厢房腾出来改作卧房，距离远了，吵声也就小了。”

姚大摇了摇头：“那间屋子一向只存放些我干活用的家什，哪能当成卧房？”孟秀才提醒道：“你把那间房子修整和拾掇一下，不就能改成卧房了？”姚大沉默了一下，说：“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说干就干，姚大很快请来工匠开了工，而孟秀才几乎每天都要去瞧一会儿热闹。二十多天后，姚大的新卧房修葺一新，他便欢欢喜喜地搬了进去。

这天晚上，孟秀才来到了陶掌柜的家中，郑重其事道：“陶掌柜，明天早上你做豆腐时，把声响弄得比平时再响一些吧！”

陶掌柜一头雾水：“如此一来，豆腐坊岂不是又不太平了？”

孟秀才皱了皱眉头，说：“最近姚大的行为举止颇为蹊跷……哦，对了，若是姚大要买下你的豆腐坊……”

陶掌柜一听，忙打断孟秀才：“什么？他要买我的豆腐坊？那我不就做不成豆腐了吗？”

孟秀才又皱了皱眉头，说：“陶掌柜，你先别急。他买你豆腐坊，你抬高价格，如果之后发生的事证明我怀疑错了，而你俩也买卖好了，你就另买一块地皮盖房子吧，反正价高不吃亏……”陶掌柜虽然没明白孟秀才的意思，但一向非常敬重孟秀才，知道他这么做自有道理，便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鸡叫两遍，陶掌柜又开始做豆腐了，还故意把动静弄得比平日里大了许多……天亮之时，姚大又气急败坏地闯了进来，大声指责道：“姓陶的，你还让不让人睡了……”

姚大越说火气越大，这时，孟秀才走进来劝道：“姚大，既然换了卧房还不行，不如一不做二不休，你把这豆腐坊买下来吧——如果你买下了豆腐坊，陶掌柜就不能在这里做豆腐了，自然也吵不到你了！”

姚大愣了好大一会儿，说：“行，我买下豆腐坊！陶掌柜，你开个价吧！”陶掌柜道：“五百两银子！”姚大像被开水烫了一下，叫道：“啥？五百两银子？这也太贵了吧……”

姚大讨价还价了一番，但陶掌柜就是不松口，姚大只得道：“行，只要能睡得太平，五百两就五百两！”

姚大回家去了，不一会儿，他又回到了豆腐坊里，把三张银票往桌子上一拍。陶掌柜伸头一看，只见其中一张银票的面额是一百两，另外两张银票都是二百两，而三张银票上都印着“运德钱庄”的字样。

姚大识字少，于是，他请孟秀才写了一份契约，契约上约定，陶掌柜一个月内，必须搬出豆腐坊，将房子交给姚大。

签字画押后，姚大拿了一份契约扬长而去。孟秀才连忙记下了那三张银票上钱庄的名字和票号，然后，他悄悄地去了泾县县衙……

原来，豆腐坊风波后，孟秀才发现，姚大最近不再做工了，不那么累了，晚上自然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睡得够沉，所以才会被做豆腐的声响吵得睡不好。孟秀才还发现，姚大整修房子的时候，不仅把做短工用的家什全都扔了，还把新卧房拾掇得有些铺张，于是孟秀才又极力促成姚大买下了豆腐坊，引出了那三张银票……

泾县知县接到孟秀才的密报后，很快就查出，那三张银票在一年前就被芜州城的商人董奎取走了，而董奎取走银票后没多久，在去泾县采购途中偶遇出外做工的姚大，然后被杀人越货，横死野外。后来，姚大以为风头已过，便不再做工，反倒挥霍和享受起来，却不想栽在了豆腐坊……

姚大伏法后，被他抢走的三张银票物归原主还给了董家，陶掌柜与姚大的买卖契约随之作了废。从此之后，陶掌柜继续做着他的豆腐，无人来闹了。

选自《读者文摘》

一只烧饼走天下



◇文/九马　图/段明

刘伯温从小勤奋好学，酷爱读书，不管去哪儿都是书不离手，饼不离口，他的袖管内总是藏着两只烧饼充饥。成年后，适逢大比之年，刘伯温小试牛刀，便高中进士。

那年，刘伯温被分配到江西做了个县丞，官职虽小，但他却非常认真，秉公办事，清正廉明，一时间在当地传开了，老百姓都说，这么多年没出过一个好官，这下总算见到青天大老爷了。百姓们憋了一肚子的委屈，纷纷向刘伯温述说胸中的怨愤。当地有个无赖叫马四马员外，仗着舅舅在朝中为官，养了一帮地痞流氓，整日欺行霸市，无恶不作，就连县官老爷都得让着他三分。

刘伯温知道后就开始搜集马四的犯罪证据。消息传到马四耳中，他竟不以为然，拍拍胸脯说：“一个小小的县丞，敢拿老子怎么样？再说，只要给他尝点甜头，保证他乖乖地跟着老子转。”马员外悄悄地和县官老爷约定，让他把刘伯温请到家里一起吃个饭。

县官老爷出面，刘伯温不好推辞，就随着县官老爷一起来到了马员外家中。马员外见刘伯温来了，赶紧上前迎道：“刘县丞光临，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随即将刘伯温引进一间雅室。屋内已围了不少人，见刘伯温到了，都相互谦让着坐了下来。马员外见状，吩咐道：“上酒，上菜！”

有人过来给刘伯温尊酒夹菜，刘伯温摆摆手，从袖管内拿出两只烧饼说：“我从

小养成了习惯，一顿吃两个烧饼足矣。”

一见这架势，众人都愣住了。马员外上前劝道：“刘县丞，县官老爷都在，你总得给个面子吧？”

刘伯温笑道：“我吃我的烧饼，你们喝你们的酒，这有何不妥？再说，我吃个烧饼，怎么又丢了县官老爷的面子呢？既然你们嫌我碍事，那我就先告辞了。”说完，两袖一甩，飘然而去。马员外被刘伯温问得哑口无言，“啊”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心想这刘伯温不识抬举，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

刘伯温出了马宅，正打算回县衙，忽然有人抱住他的大腿，低头一看，是个八九岁的长脸孩子。他问孩子什么事，男孩流着泪说：“叔叔，你救救独眼吧。”于是，刘伯温跟着男孩走进一条胡同。胡同内有几个小孩围在一起，看上去都是破衣烂衫脏兮兮的，不用问刘伯温已猜出来了，这些都是街上的流浪孩子。见刘伯温走进胡同，孩子们纷纷散开，地上竟然还躺着一个孩子。长脸男孩对刘伯温说：“叔叔，他叫独眼，你快救救他吧。”

刘伯温蹲下身给独眼按了下脉，才知道这孩子是饿的，赶紧从袖管内掏出烧饼喂给独眼吃。果然几口下去，独眼能坐起来了。见独眼醒了，长脸男孩拉着孩子们一起跪下给刘伯温磕头。刘伯温仔细看了看长脸男孩，觉得这孩子虽然长得难看，但将来一定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的，便问男孩叫什么名字，不想男孩说他没有名字，大伙都叫他八儿。

刘伯温两只烧饼拒员外的事儿很快传开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上竟多了许多卖烧饼的。这天，刘伯温从县衙出来，就听身后传来一声喊：“叔叔，买两只烧饼吧。”刘伯温回头一看，身后站个孩子，手里挎着个篮子在卖烧饼。刘伯温觉得孩子挺面熟的，稍加思索想起来了，这不就是那天在胡同内救起的独眼吗？他赶紧上前，掏钱准备买两只烧饼，可独眼见了刘伯温却好像害怕似的，磨磨蹭蹭地，翻了半天才从篮子底下拿出两只烧饼递给刘伯温。

刘伯温将烧饼藏在袖管内，准备待会儿回县衙泡壶茶，一边喝茶一边吃烧饼。不料他刚走几步，又被人拦住了，拦住他的是八儿。八儿说：“叔叔，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的烧饼能不能赏给我吃？”

刘伯温打趣道：“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刚买了烧饼你就赶来了，好！看你可怜，就赏给你吧。”说着，刘伯温就把烧饼给了八儿，可八儿并没有急着吃，而是撕下一块放在鼻前闻了闻，说：“好香啊！”

这时，街上走来一只流浪狗，八儿就将手中的烧饼扔了过去。流浪狗一口将烧饼吞了下去，没一会儿就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刘伯温见状大吃一惊，忙问八儿是怎么回事。八儿告诉刘伯温，刚才他们在土地庙里睡觉，忽然有个人提了一篮烧饼让独眼到县衙门口卖，还关照说，一定要将篮子底下的两只烧饼卖给刘老爷吃。八儿说：“我看那人鬼鬼祟祟不像好人，就跟着独眼来到这里，我怀疑那饼有毒，所以才不让你吃的。”

刘伯温一把抱住八儿，激动地说：“八儿，今天你救了我一命，以后我一定会以命相报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刘伯温已经掌握了马员外的犯罪证据，便带着衙役将马员外缉拿归案。可是还没审讯，县官老爷就急着拦住道：“刘县丞，你太感情用事了。马员外是我们县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你抓张三抓李四都可以，就是不能抓马员外。”

刘伯温据理力争道：“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马员外犯了法，怎么不可以抓？”

县官老爷说：“什么法不法的，马员外就是我们县里的王法。你敢抓，我可不敢审呀。”

刘伯温说：“你不敢审，我就把他送到府台大人那里，一切后果我一人承担。”

县官老爷劝道：“刘县丞你太年轻气盛了，刚才府台大人已命人送来书信，说今晚要请马员外喝酒，要是见不到马员外，恐怕我们都没好果子吃……”

看来元朝的气数真的尽了，刘伯温长叹一声：“当官不为老百姓，不如回家卖烧饼。”刘伯温辞官回家，真的在家乡开了一家烧饼店。

春去秋来，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百姓中呼声最高的是安徽凤阳的朱元璋。这天，店里来了一位军官，找到刘伯温说，他们是朱元璋的军队，现在他们粮食紧缺，希望刘伯温能帮他们想想办法。

刘伯温听了，二话没说，就让伙计们抓紧做烧饼，做好的烧饼不卖，全部供应给朱元璋的军队。军队有了源源不断的烧饼，终于渡过了一次缺粮的难关。不久，朱元璋打下浙江金华，派人将刘伯温请到了军中共谋大事。

从此，刘伯温便成了朱元璋军中得力的谋士。在刘伯温的辅助下，又经过多年的苦苦征战，朱元璋终于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江山。

民间传说，刘伯温能掐会算，朱元璋不信，一直想找机会试探一下。一日，朱元璋正在大殿上吃烧饼，忽报刘伯温求见，他心血来潮，便将咬了一口的烧饼放回碗中，将碗盖上。待刘伯温进来后，朱元璋便拉住他的手问道：“爱卿，朕听说你有通神的本事，我现在考你一下，你可知道这碗中是什么东西？”

刘伯温先是一愣，随即掐指一算，故弄玄虚道：“皇上，这碗中之物，一半像太阳，一半像月亮，被金龙咬了一口，所以缺了个口。”朱元璋听罢佩服得不得了，直呼：“爱卿神了！”随即，朱元璋向刘伯温请教他百年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刘伯温便毫不避讳地说：“皇上，虽然现在天下一统、国事安定，但最令人担忧的是，以后子孙手足相残、兄弟内斗。”

朱元璋不以为然道：“我大明朝江山稳定，城池坚固，何愁之有？”

刘伯温连连摇头，随口唱出了一段神乎其神的《烧饼歌》：此城御驾尽亲征，一院山河永乐平；秃顶人来文墨苑，英雄一半尽还乡；北方胡虏残生命，御驾亲征得太平；失算功臣不敢谏，旧灵遮掩主惊魂；国压瑞云七载长，胡人不敢害贤良；相送金龙复古旧，灵明日月振边疆……朱元璋听罢，只觉冷风飕飕，毛骨悚然，对刘伯温更是敬佩有加。从此，这段《烧饼歌》也在民间广为流传。

事后，刘伯温的老婆问刘伯温，他是怎么知道皇上碗中藏了一只缺口的烧饼？刘伯温哈哈一笑道：“这都是我和烧饼有缘。当时，皇上问我时，我闻到他口中有一股烧饼香味，所以一猜就中了。”

他老婆又问：“你这样故弄玄虚，不是在欺骗皇上吗？”

刘伯温又哈哈一笑，说：“皇上并不是真的考我，而只是想探探我有没有忘记当年的烧饼香味。这么多年在军中他一直没和我说穿，其实皇上就是当年的八儿。”

选自《乡土·野马渡》

夺命刀魂



◇文/任万杰　图/黄胜

土匪头子孙三罪大恶极，被李将军抓住，用短刀在脸上划了一道口子，从此留下刀疤痕，被教育后的孙三说自己痛改前非，就被李将军放了，最近孙三打探到重要情报，弄到本田连部具体位置，报告给李将军。

这是个一举消灭本田连部的好机会，李将军本想偷偷包围本田连部，但是孙三突然反水，出卖了李将军，让本田连部提前做好准备，设计了一个口袋，24师钻入日本人的口袋。

李将军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打退敌人了。

这一次，敌人退了下去，天也黑了，李将军知道，天明就是结束的时刻，他爱惜地摸着自己那把取名“刀魂”的短刀，刀身有一条龙，刀把刻着“忠义”两个字。这把短刀跟随自己很多年，死在这把短刀下的日本人更是数不胜数，日本人曾经出一万大洋买这把刀。

李将军叫过自己的副官说：“你虽然是我的副官，更是我的忘年交，你虽是富家子弟，可没有堕气，铮铮铁骨文武全才，明日之战事关生死存亡，我可以死但是‘刀魂’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日本人主要目标是我，等我冲锋下去，吸引日本人注意力，你带着‘刀魂’从侧面离开。”副官含泪接过“刀魂”，说：“将军放心，我在‘刀魂’在。”李将军使劲地点了点头。

天亮了，李将军带领剩下的1000多人冲了出去，日本人先是惊慌，然后，调集重兵扑向李将军，副官趁机从小路退出战场逃了出去。

一晃三年过去了，北京城南有一家叫“梅墨斋”的古董店，老板韩芳正经商有道，待人和气，在北京一带古董行业中，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他开店经营古董二十余年，经验丰富，无论是哪朝哪代的古董，请他一“过眼”，立马便可以将此物的来龙去脉说个一清二楚，赝品更是逃不过他的眼

睛，所以在北京地区人送绰号“一眼明”。

这年冬天，大雪纷飞，狂风怒吼，一个青年书生来到北京城。他身着一件单薄的青衫，包里装着笔墨纸砚，来到“梅墨斋”门前，也不和门内的伙计搭话，取出笔墨纸砚，坐在尺余厚的雪地上，腿上垫上木板，径自写起来。

前段时间，韩芳正去古玩市场，遇到一位叫花子模样的人正在卖刀，他高价从叫花子手中得到忠义短刀，欣喜若狂，视为无价之宝，每日都拿出来细细欣赏一番。这日，他正在赏刀，忽听伙计跑了进来报告外面的事。

韩芳正连忙收好刀，疾步走出店外。青年人见来人了，理也不理，依旧专心书写。韩芳正好奇地踱步上前，不由得盯住青年人的字。这一看不要紧，差一点让韩芳正兴奋得跳起来。

原来，青年人写的是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黄庭坚四大家的字，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韩芳正见那青年衣衫褴褛、面带菜色，便猜想他可能是某个名门的落魄子弟，找自己卖字的，便单刀直入地说：“这位兄弟，你在小店门前写字，必有来意吧？”青年人不理他，韩芳正又说：“兄弟，你的字非常好，我这个人酷爱书法，不知你愿不愿意将你写的字卖给在下？”

青年人这才停笔，冷冷地说：“先生见我坐于雪地之中，不问冷不冷，却在打字的主意，恐怕不是待客之道吧！”韩芳正脸顿时一红，便立刻邀请青年人进店。青年人也不客气，收起东西跟着韩芳正进去。

二人坐定，韩芳正让家人炒了几个菜，烫了一壶酒，俩人相互通报姓名之后，边喝边聊起来。二人这一聊竟是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韩芳正见青年人一人漂泊异乡、谈吐不俗，便说：“兄弟，不知你今日到北京有什么事？”

青年人喝了一口酒，脸上生出几分凄然：“小弟四海为家，今日到贵地纯粹是为混碗饭吃，无事可做。”韩芳正心中一喜：“这样最好，我有个6岁小儿，平日里很是调皮任性，不知兄弟是否愿意收他为徒，教他识字写字？”青年人想也没想，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就这样，青年人在“梅墨斋”住了下来，平时教韩芳正的儿子习字写字，没事的时候，就和韩芳正聊聊诗书琴画和古董，青年人的见解常常让韩芳正惊讶不已。有一天，韩芳正取出那把短刀递给青年人，青年人拿起那把短刀，看了看连声叫绝，指着刀说：“这刀可值黄金万两！”韩芳正十分高兴。

又过了几天。这日，韩芳正正和青年人在店中闲聊，突然从门外走进两个大汉，一进门就嚷着要买忠义短刀。韩芳正见来人面带不善，忙上前拱了拱手，说：“二位，真是不巧，忠义短刀是在下的私人藏品，不卖。不过，本店不乏其他短刀，如果二位想要……”

两个大汉不等韩芳正说完，便从口袋中取出一把小刀，用力朝柜台上一戳，然后拱手道：“我们就要那忠义短刀，三天后，我们大当家的来取，到时候，掌柜的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完，也不等韩芳正回话，二人大步跨出门外走了。

韩芳正愣了半晌，才急忙去看桌上那把小刀，这一看不禁脸色大变：“啊！疤爷！”原来，这疤爷是北京一带名气和势力最大的土匪头子的诨号，本来疤爷不在这一带，最近几年才来，靠着背后的日本人撑腰手段残忍无恶不作，只要看上的东西，千方百计都要弄到手。这把刻着“疤”字的小刀便是他来取物的标记和凭证。

真是祸从天降，韩芳正心里暗自叫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走来走去，坐立不安。青年人见状却不慌不忙，淡淡一笑说：“韩兄不必惊慌，小弟自有办法。”“你？”韩芳正疑惑地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文弱青年。

一连两天无事。第三天晚上，青年人将

院门打开，若无其事地与韩芳正在院中对饮起来，冷月当空，青年人对韩芳正笑笑说："月清风高，韩兄可有雅兴看小弟书法？"韩芳正木然地点了点头，心里七上八下，还想着如何应付疤爷。此时青年人开始挥毫，而且与往日有很大不同。平时，青年人的字四平八稳，波澜不惊。而这次，字却突然变得如利箭破空，透出一种电闪雷鸣之气。正在此时，十几个大汉走进院子，为首的那个大汉脸上有一块深深的刀疤。

大汉们喊道："疤爷驾到。"韩芳正的脸色唰地一下变白，一旁的青年人却镇定自若，旁若无人地写着，好久才停下来。他转过身，对疤爷一干人说："疤爷，您觉得我的字怎么样？"疤爷吼道："老子不懂这些破玩意儿，就知道枪好使。"然后黑洞洞的枪口对准青年人和韩芳正。

韩芳正浑身发抖，疤爷哈哈大笑起来，说："韩老板把忠义短刀拿出来吧。"韩芳正哆哆嗦嗦来到屋里，从密室中拿出那把忠义短刀，疤爷眼睛都直了，就等着韩芳正把短刀送到疤爷手中，然后向日本人邀功请赏。

可就在短刀似到非到疤爷手中的时候，突然，青年人抢过短刀，抵住疤爷喉咙，疤爷张大了嘴，根本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青年人让疤爷下令都放下枪，等大家都放下枪之后，疤爷说："小兄弟，我们无冤无仇，你放过我，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青年人冷笑着说："24师的兄弟们怕不让，我一直想杀了你，可是没机会，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你不是喜欢李将军的短刀么，今天送给你。"说完，忠义短刀划过了疤爷的脖子，疤爷抽搐了几下死了。

剩下的人抬着疤爷的死尸，鼠窜逃去，看到这一切，韩芳正如做梦一般，恍惚间听到青年人说："韩兄不必惊慌，我现在告诉你，我是24师李将军的副官，一直想杀了民族败类孙三，可是他爪牙众多，轻易不出来，因此，我只好在古玩市场假装卖给你忠义短刀，引孙三上钩，为死去的24师兄弟和李将军报仇，你把我交给日本人领赏吧。"

韩芳正先是一愣，然后说："兄弟，你不要忘了，我也是中国人，24师和李将军都是好样的。"说完，韩芳正进屋拿了一些值钱东西，和青年人消失在夜色中。

送酒上路

◇文/崔济哲



那年，县里准备对一名死刑犯执行死刑，临刑前刑警问他还有什么话要留下。他咬咬牙齿，并不惧怕，只是讲："让我上路，须喝白酒，纯粮食酿造，喝完上路，绝对不闹不叫，一路走好。"

老刑警嘟囔着："哪儿去找纯粮食白酒？"但那是他的临终之愿，人生这最后一程也得让他走好。

老刑警好不容易搞来一瓶"高粱白"送到临上路的杀人犯手中，只见他一口咬开瓶盖，仰天灌进一大口，冲得眼泪四溢，呛着嗓子大喊一声："好酒，值了！"三口就要出监，没想到他不再喝第二口，酒瓶子都插到嘴里了，又拔出来满地找瓶盖，找到后把酒瓶盖好，交到老刑警手里，对他说："一辈子行凶作恶，愧对老父老母，老父一辈子无所嗜好，就是好喝口酒，没见过他老人家喝过纯粮食的好酒，请把这瓶酒转交给他。他可以不收不埋我这副臭皮囊，但一定要收下这纯粮食的好酒……"

选自《醉里挑灯谈酒》

阿龙的婚事

◇文／何德铭　图／段明



渭湾是个贫困县，每年人均收入还不到一万元，而阿龙家更是贫困户中的贫困户。别人虽然穷，但可以外出打工，可是阿龙因为父亲长年患病，母亲残疾，所以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守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阿龙二十九岁了，虽然身强体壮，勤劳肯干，但至今娶不到媳妇。

娶不到媳妇，阿龙急，他的父母更急。按照他们这里的风俗，娶个媳妇光聘金就得五万元。可是他们家东拼西凑也只有两万多元钱，要凑齐五万元聘金，还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

眼看着娶亲无望，阿龙的父亲打算另辟蹊径。这天，他对阿龙说：“阿龙啊，他二叔说了，别的村有人花两万元钱从外地买来了媳妇，要不你也去外地看看？”阿龙父亲口中的“他二叔”其实并不是家里的亲戚，甚至不是本地人，只不过经常在这一带转悠，给当地人“娶”来过几个媳妇。

阿龙吃了一惊，说：“那怎么可以？买卖妇女可是犯法的。”

他父亲叹了一口气说：“那总不能一辈子打光棍吧。路是人走出来的。再说了，那些买了女人回来的，不也都没事吗？不看着你娶来媳妇，我死都闭不了眼啊！”阿龙拗不过父亲，只好带上家里仅有的两万多元钱，跟着“他二叔”走了二十多里山路，然后坐了汽车换火车，下了火车又换汽车，最后来到一个小镇，住进了一家私人小旅馆。“他二叔”对他说，在这里不用说出真名，更不用出示身份证。阿龙还发现，有的拿着身份证要来登记住宿的人，都被以客满为由拒之门外了，他猜测这家小旅馆可能是一个买卖妇女的交易据点。小旅馆的最里边有个房间房门紧闭，里面时而传出女人的哭声和男人凶狠的呵斥声，显然里面就关着被拐卖

的妇女。

阿龙在小旅馆里待了一天半，这期间又有一些人住了进来。到了第三天，或许是觉得交易的时机已经成熟，有人把他们领去了那个房间。房门一开，阿龙几乎惊呆了，只见房间里有七八个妇女，全都只穿着内衣内裤，脖子上还挂着牌子，上面标着价格，每个妇女的身价两万元至三万元不等，那情形就和市场上被贩卖的牲口一样。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手拿皮鞭在她们周围来回走动着，每走到一个女人的身边，那个女人就会害怕地缩起身子，可见这两个男人平时对她们是如何的凶神恶煞。阿龙被眼前的这一幕震惊了，他在心底为自己的到来感到羞愧，他甚至想带着两万多块钱马上离开。

其他买主们都开始迫不及待地挑选自己中意的目标。在这里，这些女人是毫无尊严可言的，只要付出相应的价钱，谁都可以把她们带走，不管她们是否愿意。阿龙发现，这些女人由于蓬头垢面，而且低着头缩着身子，几乎分辨不出她们的容貌，只能依稀看出年龄上的差别，大致来说，年轻一些的价钱高些，年龄偏大一些的价钱低些，像阿龙这样手里只有两万元钱的，就只能选择那年龄偏大的女人。

买卖开始后，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领人。那些妇女似乎早已认命，乖乖地跟着买下她们的人走了，因为她们知道，落入这些穷凶极恶的人贩子手里，反抗毫无用处，只能招来更加疯狂的打骂和凌辱，很快就有三个妇女被带走了。这时，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男子似乎选定了目标，他指着蜷缩在最里面的一名标价三万元的女人说："我要她。"于是人贩子就收了钱，让他把选中的女人带走。可就在这时，那女人突然两手紧紧地抱住床栏杆，用尽力气喊道："我不要跟他去，我不要跟他去！"两个人贩子先是有些愕然，紧接着便意识到，这种情况是绝不允许发生的。他们立刻走过去，其中一人呵斥道："找死啊！"另一人手上的皮鞭就重重地抽到了那个女人的身上。

皮鞭呼啸着，女人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随着每一声惨叫，她的身上便会现出一条血痕。见此情形，其余的女人吓得瑟瑟发抖。阿龙实在看不下去了，冲过去护住那女人说："住手！你们怎么能打人呢？"挥舞着皮鞭的那个人贩子见有人干涉，本想将鞭子转抽到阿龙的身上，但看到他那强壮的体魄，犹豫着没敢下手。另一个人贩子见状对阿龙说："兄弟，你是不是也看中了这个女人？那好，只要拿出三万元钱来，她就是你的了，你马上就可以把她领走。"听了这话，阿龙愣住了。他这趟出来带的两万多元钱，已是倾其所有，还要留下一部分用作回去的路费，这将近一万元钱的差额他要到哪里去凑？阿龙正犹豫着，那个女人突然冲过来一把抱住他，哭着喊道："大哥，你买了我吧，我什么苦都能吃。"阿龙明显感觉到，女人嘴上虽然在喊，一只手却在他的背上划拉着，像是在写什么字，他定了定神，很快就感觉出，她写的是"报警"两个字。他对那两个人贩子说："我身边的钱没带够，这样吧，这人我要定了，我明天就把钱凑齐。"

当天晚上，阿龙想了很久，决定报警，可是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手机被收走了，连报警电话都打不了。旅馆又是个黑窝点，那些人不可能借给他电话让他报警。出去的话，又人生地不熟，更何况夜已深了，他这么出去，势必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但如果不报警，他又觉得愧对那个女人，尤其是那女人身上被鞭子抽出的血痕，一直都在刺激着他的神经，他如果不解救她，那么她肯定还会受到更加残忍的折磨。想到这里，阿龙不再犹豫，悄悄地起床，趁门口的人不注意溜出了门。他本来是想找公用电话报警的，可

是到了外面一看，小镇漆黑一片，哪里找得到。转了一会儿，见到一个路人经过，阿龙就过去说：“兄弟，请问你带手机了吗？借我打个电话？”那人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本应该叫大叔。那大叔见夜深人静，一个高大的男子来向自己借手机，还喊自己兄弟，以为遇到了坏人，忙不迭地逃走了。阿龙意识到，这个时候他这么做，别人确实很容易把他当成坏人，但他也没办法呀，只能在心里苦笑。过了好久，又过来了一个人，而且是个女人。他知道再像刚才那样去借手机，势必还会把她吓跑，但他已不能再等了，心想干脆就做一回坏人吧。他冲到那女人面前，低喝一声：“站住！把手机交出来。”女人显然吓坏了，丝毫不敢反抗，乖乖地掏出手机递给了他。阿龙报了警后又把手机还给了她。女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阿龙走出老远后还傻傻地站着没动。

阿龙回到旅馆时，还是被发现了。值夜的那个人警觉地问：“你刚才去哪里了？”

阿龙支吾着说：“我，我睡不着，出去散散步。”

值夜的人说：“这黑灯瞎火的散什么步呢？你小子是去报警了吧。”这一争吵，惊动了其他人。人贩子头目知道情况后果断地说：“这里不能再待了，马上转移。”这些人迅速收拾好东西，准备逃跑，当然也没忘了带走那几个女人。阿龙见此，心急如焚。他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能到，如果让这些人走了，那就很难再抓到了。他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护住那几个女人。这时，他听到白天那个女人低声问：“大哥，你报警了吗？”阿龙使劲地点头。这么一来，女人似乎也有了勇气，和阿龙站在一起，摆出了和人贩子对峙的架势。双方正僵持着，门外响起了警笛声，紧接着一大批警察冲进了小旅馆，还没等里面的人反应过来，就全都被控制住了。

阿龙被带到警局后，对警察说，他就是报警人。警察要他拿出报警的手机来，他就说了借手机报警的经过。警察找到了报警手机的机主，证实确实是阿龙报的警，就把他放了。那几名被解救的妇女也都被警方送走了。

回到家后，阿龙专心务农，他再也不愿意为了娶老婆而走歪门邪道了。他相信只要自己踏实肯干，不怕吃苦，生活一定会慢慢好起来，老婆也会有的。

这天，阿龙从地里回来，发现家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个陌生的年轻人，男的英俊潇洒，气度不凡；女的长相漂亮。阿龙疑惑着正要开口询问，那女的就冲着他喊了起来：“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我叫小雨，就是被你从人贩子的皮鞭下救下来的那个。”阿龙这才知道原来是她，但当时的小雨蓬头垢面，现在却光彩照人，若不说明，他哪里能认得出来。阿龙想，小雨和她男朋友专程赶来，莫非是来感谢他？这时，年轻男子似乎看出了阿龙的疑惑，笑着说：“大哥，我表妹自从上次得你相救后，一定要我陪她来找到你，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原来小雨的表哥是南方一家著名企业的管理人员，他在南方为表妹安排好了工作，小雨就是在赴南方的途中不慎落入了人贩子的魔爪。被警察解救后，小雨辗转到了表哥那里，向表哥说了自己的遭遇，她还特别提到阿龙，说自从阿龙救了她之后，她心里一直想着他，她觉得这样的男人值得托付终身，希望表哥能帮她找到他。表哥拗不过她，陪着她再次去了那个小镇，求助于当地警方，打听到了阿龙的姓名和住址，两人这才来到了渭湾。

阿龙晕眩在这突然降临的喜悦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梦寐以求而一直求之不得的爱情，已经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实实在在地向他走来……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9.9

不带手机的司机



◇文／王鑫鸳　图／段明

晓燕的父母住在一个叫施家坳的山村里，年纪都大了，晓燕想让二老来城里住，可他们就是不愿意，说乡下空气好。没办法，晓燕只好选择在周末去看他们。

这天是周末，晓燕骑着电瓶车，带着八岁的女儿点点，往父母家里赶。就要到家了，电瓶车一下没电了，晓燕只好推着车走。点点见妈妈推着车实在慢，就帮妈妈推。

山路很陡，两个人推着推着，点点的小脸蛋上就挂满了细密的汗珠。“妈妈，咱们休息一下吧！”说完，一屁股就坐在了路边的草地上。时间不早了，晓燕心里这个急啊，可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怎么啦？车没电了？”晓燕的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来，阿姨带你回去！”点点从地上爬起来，“噌”的一声跳上了那位阿姨的电瓶车。

“等等，你是……”晓燕刚开口，那女人已带着女儿没了踪影。

这女人跟自己的女儿熟悉？自己怎么没有点印象？晓燕越想越不对劲儿，她突然想到报纸上说的拐卖小孩的事情，顿时觉得头皮发麻。她忽然想起来，这里只有这一条山路，那女人带着女儿，按时间算，十多分钟应该路过施家坳的家门口！她掏出手机，赶紧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父亲此刻正在田里干活儿，接了电话忙往家赶。不一会儿，他打电话告诉晓燕，说没见到点点。

天呐，孩子真的没了！晓燕的心像一下子被抽空了一般，推着电瓶车疯了似的往山上跑，来到家门口，父亲已急着去找孩子了。这时，只见身后开来一辆出租车，她忙招手截住。司机说有急事要回家，晓燕大声哭喊：“大哥，求求你了，我女儿被骗子给拐了！”司机一听孩子被拐，就让她上了车。

车子风一般地往前开。跑了一段路，仍不见女儿的

踪影。司机问晓燕：“你有手机吗？能不能打开自动导航？我、我没有手机。”

晓燕听了就是一愣，现在还有人没手机？何况是开出租车的。她这才认真打量起司机，这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脸上还有道疤。她再抬眼看了下贴在车窗上的司机照片，发现是个瘦削的年轻人，和这个疤脸男人完全不符。难道这辆车是他偷来的？晓燕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司机见晓燕不说话，不耐烦地说：“你到底有没有手机？我不能到邻市。”晓燕慌忙拿出手机，打开导航，说：“即将到市界边上了，再往前几里就出界了。”司机一听，忙掉转车头，看样子是想返回去。晓燕要求下车，司机同意了。晓燕打开车门跳下去，掏钱给司机，司机摇摇头，说：“我不是开出租的，这车是跟朋友借的。我，我必须马上赶回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晓燕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心里十分疑惑，什么事来不及了？她正要发问，对面开来一辆三轮车，晓燕急忙喊住对方，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骑着辆电瓶车，车后座还带着个小女孩。三轮车主说：“刚过去不久，你要是开车赶过去，就能赶得上。”

晓燕不由喜出望外，拔腿就要追，可又停住了，两条腿怎么跑得过电瓶车啊。她一转脸，发现疤脸司机的车刚刚启动，她急忙喊起来：“大哥等等，骗子就在前面，您带我去追，要多少钱我都给。”

疤脸司机停了车，闷闷地说道：“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不能出本市地界。再说，我没时间了。”说完，开车就要走。晓燕真急了，跑上前拦住车头，厉声说：“你难道见死不救吗？孩子才八岁啊！”

司机只得开门，让晓燕上来。晓燕打开包，露出里面的两千块钱来，说：“只要追上骗子，这钱都是你的。不够的话，我回家再取给你。”

司机没看那钱，犹豫不决半天才说：“我也有个女儿……我不要钱，我帮你追！”

就这样，出租车载着晓燕风驰电掣般追了下去。才两分钟，就看到前面路上有个红衣服女人，用电瓶车载着个小女孩往前跑。司机追了上去，一扭方向盘，把电瓶车截住了。晓燕一看那女人，根本不认识，再看小女孩，也不是点点！

红衣服女人有点发蒙，晓燕慌忙说明经过，女人倒很大度：“没事，赶紧找孩子去吧，要下雨了。”

说话间，天空已乌云密布。晓燕上了车，司机急急地问：“快看看你的手机，出市界了吗？”晓燕看了下手机，发现出了两公里。司机一听，忽然把头一低，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这是怎么了？晓燕十分奇怪，这么个大男人怎么还哭上了？没等她问，司机启动了车子。过了一会儿，他恢复了平静，说：“你一定要问我，为什么怕出市界，因为，我是个离监探亲的犯人。”司机怕晓燕不信，索性一翻袖子，露出手腕上的追踪手环。

离监探亲晓燕是知道的，就是监狱对表现良好、刑期又不长的罪犯，当家里有大事发生的时候，通常会给三天假，让他回去探亲。路上虽然没有警察跟随，但佩戴有追踪手环，这样犯人一旦出了规定地域，警方通过天眼系统就能掌握。

司机继续说：“我孩子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我没钱医治，就起了偷窃的心，没想到被人发现，遭到痛打，脸上的伤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而且，我还被判了三年。前几天，老婆通知我，孩子的病更重了……监狱给我三天的假，可是，在汽车站我和接我的老婆错过了，我又没手机，心急之下，才向朋友借了出租车，往家里赶。去除路上的两天，只剩下不到一天时间了，没想到遇上了你，还

出了界，我很可能会被加刑……”

晓燕心里这个后悔，刚才真不该求他出界救孩子。她问：“你家是哪里的？”

“刘家屯。”刘家屯离施家坳只有三里，原来人家已经快到家门口了，又被自己叫走了啊。想到这里，晓燕的心里更愧疚了。

到了施家坳，晓燕下了车。就在下车前，她悄悄留下了那两千块钱，想多少帮他一把。

一进家门，晓燕就愣住了，只见点点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旁边是个瘦弱的小女孩。点点见妈妈回来，一下子跳起来说：“妈妈，阿姨把我带回了她家，我找上她女儿，我的好朋友宁宁来家里写作业了。我打你电话，可信号不好，打不通。”

晓燕喜出望外，抱住女儿不由泪流满面。这时，门外传来说话声，一推门，进来两个人，前面是宁宁妈，也就是穿红衣服骑电瓶车的女人。她说：“我急着回家见宁宁她爸，没跟你说明就把点点接走了。我住刘家屯，我孩子宁宁上课老请病假，学习跟不上，平时多亏点点教她。”

后面跟着的那个人，竟是那个疤脸司机！“我是宁宁爸。你坐我的车，掉了两千块，我给你拿来了。”

选自《民间文学》

夺枪

◇文／王关山　图／段明

长白山老龙岗底下，有个小青沟，屯里十四五岁的小家伙都高高兴兴地参加了抗联少年连。抓汉奸、打鬼子，干得可起劲了。

给地主放牛的小柱子，才十一岁，也想参加少年连。

有一回，小柱子找到抗联战士老刘，要求参加抗联。

老刘一看，他披着件破棉袄，鼻涕过了“河”，长得还没有枪杆子高，哪能当兵，就说：“你太矮了，长一长再参加吧。”小柱子一听，挺不是滋味，牛也不放了，成天跟在老刘后面磨来磨去。一天，小柱子对老刘说：“大叔，我夺支枪来，你要不要我？”老刘一想，他哪会弄到枪，就说：“好，好，你夺来支枪我就要你！”小柱子成天想着夺枪的事，平时看到战士们摆弄大枪，怎么用法，全记在心里了。

又过了几天，小柱子找到老刘，说：“大叔，我去夺河南岸站大岗的枪，你们去接吧。”老刘说：“别闹笑话了。”小柱子说：“咋闹笑话了？”他告诉老刘，他常从敌人的岗楼过，站岗的人都认得，他们还常吃他的梨呢！小柱子每回上山放牛回来，都带一兜子山梨，那梨一半红，一半黄，咬一口甜酸甜酸的，真馋人呢！小柱子把夺枪的主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刘。老刘一听，觉得兴许能行，便到离岗楼不远的苞米地藏好，以防万一。小柱子披着破棉袄，一直朝大岗走去。站岗的兵抱着枪，正在晒太阳，困得直打盹。小柱子到了跟前一看，是常向他伸手要梨吃的大个子，便说：“抱枪念佛了。”大个子兵睁眼一看，是小柱子来了，说：“拿梨来了吗？”小柱子说：“你光知道吃梨，连枪都不让我摸，不给了！”大个



子正口渴，说：“小柱子，这回给你摸摸，你给个梨吧！”小柱子说：“你得先把枪给我玩一玩才行！”大个子真的把枪递给了小柱子。小柱子接枪，假装高兴地说：“你看我像士兵不？”大个子光惦着要梨吃，连声说：“像，像，拿梨来吧！”小柱子给他一个梨，自己装作头一回摸着枪的样子，一会儿瞅瞅枪口，一会儿摸摸枪托，最后“哐啷”一声拉开大栓，推上子弹，两个手指头勾着“勾死鬼”。大个子一看，连忙喊道：“可别勾呀，可别勾呀！”他一边喊一边往旁边躲，“手指头一动，我就完了。”小柱子端着枪，围他转，枪口不离他的心口窝，说：“你别动，动，我就勾火啦！”

弄得大个子兵骂骂不得，打打不得，急得直蹦高，可还是哀求说：“别闹笑话啊，小柱子，枪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小柱子大声说：“谁闹笑话，往后退，你动我就勾火！”大个子兵一看，直噘巴嘴，说不出话，真是憋气又窝火。

老刘在苞米地里看得清清楚楚，忙喊：“小柱子，快跑！”大个子一听，知道是抗联来了，吓得腿肚子直哆嗦。小柱子甩了鞋，抱着枪，下了大道，一头钻进苞米地里。

小柱子没影了，大个子兵才敢喊：“不好了，抗联来了！”院里噼噼啪啪枪响了！这时候，小柱子他们早到了老龙岗顶上，进林子找杨司令去啦！

选自《民间故事》2019.10

钥匙在哪里

汉斯的妈妈被人暗杀了。据说他的妈妈掌握了一批偷猎野生珍贵动物者的名单，她还拍了不少照片。

这些照片跟保护野生动物无关，显示的是一大片毒品种植园，这足以使几个国际贩毒头目落入法网。汉斯的妈妈正准备把这些资料公布于众，却不幸死在枪口之下。

他的爸爸强忍着悲痛，陪伴着汉斯。这天，父子俩在城里一家饭店默默地吃了顿晚饭，天黑时才开车回家。

爸爸握着方向盘，谨慎地驾驶着车子，不时地看看坐在身旁的儿子。他看到儿子满脸愁容，真有点儿心疼。他决定带儿子到国外去旅游一趟，让儿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坐在一旁的汉斯，不时地瞄瞄爸爸，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爸爸好像苍老了许多，他真担心爸爸的心脏病会复发。想到这儿，他不由轻轻将手伸进口袋里。这里装着三粒急救药片，只要爸爸感到胸闷，呼吸急促，就立即将药塞到爸爸舌头下，爸爸便会渡过难关。他心底祷告着，但愿这些药一辈子也无用处……

汉斯正想着，忽然，爸爸猛一刹车，车子停下来。在车前5米远的汽车灯光中，出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影子。

爸爸怒吼道："你疯了？"那中年人扬起手，叫起来："啊，罗尔夫，是你呀？这么巧，碰上你啦！"

爸爸一听这人叫自己的名字，不由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一下子想了起来："啊，帕赫曼，是你！我的大学同桌啊！"老同学相会，别提有多高兴了。帕赫曼指着远处亮着灯光的火车站说："我原想到慕尼黑去。现在既然碰上你，那咱们好好聊聊吧！"

"上车吧！"爸爸将客人让进车子里。汉斯转过身去，伸出手说："先生，你好！"客人握了握汉斯的手，赞叹道："多漂亮的孩子！"车子沿着高速公路，向汉斯家的乡村别墅开去。

爸爸一边开车，一边问他的老同学："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学毕业后，我们还没见过面呢。你一直在干什么？"帕赫曼叹了口气说："哎，一言难尽，等会儿到了你家里再细说吧。"汉斯家的别墅在湖边的一片树林里，这儿环境幽静，周围没有几户人家。

爸爸将车子开进车库，领客人进屋。汉斯像小主人似的，为客人煮咖啡，又为客人收拾床铺。今天碰到老同学，爸爸显得很高兴。一个月来，他脸上还从没有过笑容呢。

汉斯见爸爸跟客人谈得正热乎，就悄悄走过去，指指写字台的抽屉说："爸爸，药片在第三个抽屉里。万一——我说的是万一……"

"明白了，孩子！"爸爸疼爱地说，"你去睡吧！"汉斯吻了吻爸爸，向客人道了声"晚安"，就上楼到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

罗尔夫见儿子上楼去了，这才用满含悲伤的口气，谈起妻子的死。帕赫曼安慰了他几句，心不在焉地问："咦，你这屋里怎么有股气

味？请原谅，我觉得好像有股尸体一般的臭味儿。”

罗尔夫听罢，站起来说：“啊，我忘了带你去看我的小儿子……”帕赫曼惊奇地问：“怎么，你有两个儿子？”罗尔夫摆摆手：“不！不！楼上那是我亲生儿子。这儿关着的是个野小子……”

罗尔夫拉开房门，一声呼啸伴随着野兽的恶臭向他迎面扑来。一只棕黄色的美洲狮在铁笼子里狂跳着，扑打着笼子的铁格栅。

罗尔夫介绍道：“三年前，它的母亲被偷猎者用枪打死，我们一家三口救了它，用牛奶将它喂大！”罗尔夫说着，将手伸进笼子里，抚摸着狮子的头，不一会儿，那狮子乖乖地趴下来，闭上眼睛，享受着主人给它的爱抚。

罗尔夫自豪地说：“这小家伙多可爱啊。它对我们一家三个人，温顺得就像个孩子。可要是遇上陌生人，它会扑上去，将他撕得粉碎。不过，明年我们就要将它送回去，让它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帕赫曼敷衍了几句，回到客厅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忽然问：“听说尊夫人有许多文稿和照片有待发表。你是不是想拿这些做一笔大交易？”

罗尔夫没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他不以为然地说：“她的文稿和我所有的钱财都放在那只保险箱里。除了我和我的儿子，谁也拿不到！我不想靠那些文稿发财，说真的，我只想保护野生动物……”

罗尔夫说着说着，竟说不下去了。他看到了帕赫曼两眼露出凶残的光，正死死地盯着他。他结结巴巴地问：“你……你……你想怎么样？你……”没待罗尔夫说完，帕赫曼挥起一拳，将他打昏在地……当罗尔夫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捆绑着，躺在长沙发上，桌上被翻得乱糟糟的。

帕赫曼压低嗓门，对他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最好不让你的儿子参与。他参与了没好处，懂吗？”罗尔夫气喘喘地说：“帕赫曼，请别开玩笑，有什么事，咱们……咱们好好商量……”

帕赫曼阴沉地说：“我不瞒你！我受人之托，跟踪你一个多月了。只要你把你妻子的那些文稿和照片交出来，我给你五十万美元。真的，五十万！其实，我也只拿了这么多。钥匙在哪儿？说吧，保险箱的钥匙在哪儿？”

罗尔夫只觉得胸口发闷。他言词恳切地说：“帕赫曼，你别这样，我们有话慢慢说。我不在乎钱，我会帮助你的……”帕赫曼不动声色，平静地说：“你想帮助我？去报警？把我关进监牢里？别耍花招了。说吧，保险箱的钥匙在哪儿？”

罗尔夫只觉得胸口疼痛，呼吸急促。他挣扎着，哀求道：“帕……帕赫曼，救……救我，将抽屉里……三……三粒药片……快……我不行了……快……”帕赫曼转身拿起三粒药片，举在手里，追问道：“说，快说，钥匙在哪儿？”这时，罗尔夫的头低下了。帕赫曼用手将他的头抬起，可是已经晚了。

罗尔夫死了。帕赫曼在罗尔夫身上翻了个遍，仍然没找到钥匙。他在抽屉里、写字台上翻了又翻，也没找到钥匙。帕赫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只巨型保险箱，除了钥匙，即使用炸药也难以炸开啊。

帕赫曼忽然想到：为什么不去问问罗尔夫的儿子？他不是说过吗，那保险箱除了他和他的儿子，谁也别想打开！帕赫曼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推开汉斯住的房间，将睡梦中的汉斯摇醒，拖下楼来。

汉斯迷迷糊糊下了楼，一见爸爸被捆绑着，他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再看看帕赫曼握着手枪，一脸杀气，他似乎明白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没有哭喊，也没有讨饶。他愤怒地瞪着帕赫曼，威严地问：“刽子手，你还想要什么？”

帕赫曼皮笑肉不笑地说：“啊，好孩子，你别用这种口气跟大人讲话！别怨我，



你爸爸的死跟我无关。其实，一粒药片就能救活他。可他偏偏不肯把保险箱钥匙交出来。我想，你会告诉我的。钥匙在哪儿？”汉斯昂起头，倔强地站着，不理帕赫曼。

帕赫曼追问道：“说吧，钥匙在哪儿？”汉斯昂首挺立，拒绝回答。

帕赫曼“啪”的一声将子弹顶上膛，咬牙切齿地说：“不说，那我只好破费一粒子弹了！”汉斯听了，缓缓地扭转头，指着右边桌角上的一个凹陷处，一字一句地说：“在那儿！”

帕赫曼一看，嗬，那儿有个按钮。他退下子弹，笑道：“孩子，你比你爸爸聪明。这就对了，我决不失信，五十万美元由你继承！”帕赫曼得意地说着，从容地在那凹陷处按了一下，果然，耳边响起一阵轻微的嗡嗡声，接着是呼噜声，再接着是嘎嘎的响声。帕赫曼睁大眼睛，等待着桌子上的变化。

十几秒钟过去了，眼前的桌面上依然如故。更没看到有什么抽屉自动打开。而此时他鼻子里却嗅到了一阵野兽的臭味。啊，刚才自动开启的是美洲狮的房门！那凶猛的美洲狮从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声，走进了主人每天晚上要和它戏耍一阵的客厅。它走向小主人，亲昵地在他腿上擦了擦身子。

汉斯拍拍它的头，对着帕赫曼一指，“扑上去，咬死他！”帕赫曼已经醒悟到，他上了孩子的当。他立即掏出手枪，推上子弹……然而，就在这一刹那间，狮子狂吼一声，扑了上去，锋利的爪子已深深扎进他的背部，猛力把他撂倒在地，同时张开血盆大口，向他的颈部咬去。

帕赫曼的手枪早被打落在地，他只好用双手死死顶住狮子的头颈……帕赫曼没有力气了，他的双手渐渐软了下去，这时，他终于看见了保险箱的钥匙。这把金光闪闪的钥匙，就挂在美洲狮的脖子上……

选自《天下奇闻》

图／段明



相亲夫子河畔

◇文/顾敬堂　图/段明

一

程小颖大学期间就迷恋上了网络直播，开通账号后，因为长得甜美可人，很快吸粉十几万，等到大学毕业后，她已经干得风生水起，做起了职业主播，最高时月入十万。

妈妈身体不好，小颖干脆回了老家湖北，反正在哪儿做直播都一样。她用手机和粉丝们分享麻城市夫子河畔的美食：用塘堰鱼和红薯做成的鱼丸、肉糕、面鱼，分别代表团团圆圆、步步高升、年年有余，寓意非常好，受到粉丝的热情追捧。

无论做什么都需要推陈出新，连续做了半个月的美食，粉丝们有些审美疲劳了，小颖也在琢磨着找点新鲜素材。

这阵子，程妈妈对小颖的终身大事开始着急起来：都二十好几了，连个男朋友都没谈过，这孩子是不是有问题呀？不行！我得托人帮你物色点男生，你去接触个试试。

因为干直播，小颖比较宅，接触的人都是在线上；再者眼界比较高，听惯了恭维和称赞，一般人还真看不上。虽然自己不着急，但老妈的话还是触发了她的灵感：自己正不知道该弄点啥呢，都有些“掉粉了”，如果直播相亲，肯定吸引眼球！

说干就干！程小颖在夫子河边上找了家咖啡屋作为直播现场，老板也很高兴，这也为自己做了广告，是件双赢的事情。

很快，程妈妈那头安排的小伙子陆续和小颖见面了。程小颖直言不讳，先争取到小伙子的同意，然后在直播状态下开始了相亲之旅。

很多小伙子被小颖的美貌打动，也能接受直播相亲这件事，权当上“非诚勿扰”了。不过小颖却一点都没有心动的感觉，就

像粉丝从线上跑到线下一样。哪个明星会爱上粉丝呢?

一来二去程妈妈着急了:“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我托门挖窗的给你介绍对象,不是给你找临时演员!你能不能认真点?”

小颖也很无奈:“人都挺好,但粉丝们反映这些人千篇一律,没有辨识度。”

程妈妈生气地说道:“想要重口味的好办,吃油炸臭豆腐去!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别把婚姻大事当儿戏,让人觉得轻浮!这次我亲自给你物色了一个小伙子,学问好教养好,你给我认真谈着!”

到了约定的日子,小颖在咖啡厅装好设备,等着这个叫李汉儒的小伙子。下午5点整,李汉儒准时到达。小颖抬手看看表,开玩笑地说道:“您倒是很准时,一分钟都不肯提前。”

李汉儒认真地回答道:“火车如果早到一分钟,会影响整条线路的安全;飞机如果早起飞一分钟,会影响很多乘客时间的部署……世上很多事情,早晚都不合适,守时才是最可贵的品质。”

小颖撇撇嘴嘟囔了一句:“李时珍的皮!”

李汉儒疑惑地问道:“什么?”

小颖不屑地说道:“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年轻人。这是网络语言,翻译过来就是‘你是真的皮呀’!”

李汉儒拧着眉毛说道:“不知腐鼠成滋味。”

这次轮到小颖纳闷了:“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李汉儒语气不善地说道:“我非常讨厌拿古人开玩笑,更不能接受拿李时珍开玩笑!作为夫子河镇走出去的大学生,居然连一句古诗都理解不了!告诉你吧,我说的是李商隐的句子,意思是‘一只凤凰理解不了死老鼠的美味’。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尚且学不过来,哪有时间去研究浅薄无聊的网络语言呢!”

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最后李汉儒息事宁人地掏钱埋单,告辞而去。小颖头一次遇到对自己挑三拣四的家伙,肺都要气炸了,对着手机吐了半天槽:“从哪蹦出这个极品来?”

粉丝们群情激愤,纷纷献花刷礼物,各种支持安慰,在线人数竟然空前高涨。很多人都觉得这次直播挺有意思。

回到家中,小颖虽然愤愤不平,但又不好太让母亲难堪,只笑着说道:“嫌我没文化,这个人简直就是比老陈醋都酸的老古董!你从哪儿找的?”

程妈妈失望地摇摇头:“唉,是你没福气,算了……”

小颖都气笑了:“我没福气?有没有搞错?你女儿年轻貌美,年入百万!他有啥?切!”

程妈妈默默不语,扭头看电视去了。

二

因为断了“货源”,相亲直播也停止了,小颖拿着手机,开始探究夫子河镇的历史。几天下来,连她自己都震惊了:原来我们这儿居然有如此深的文化历史底蕴呀!明朝天顺年间,周氏三兄弟从曲阜请来圣人雕像,宣扬夫子的儒家文化;乾隆时期,民间又在这里修建了回车书院;民国年间,数学大师引进现代数学教程,为中国现代数学开了先河……了解的越多小颖越心虚,难怪李汉儒那个家伙说自己没文化呢!没想到小小的夫子河镇竟然有着这么灿烂的文化,自己竟然不知道!

这天,小颖正在做直播,忽然接到母亲手机打来的电话:“你是程小颖吗?你妈妈正在医院急救,请马上赶过来!”

小颖心都要跳出来了，开着车风驰电掣地赶到医院。母亲已经进了手术室，她只能在外面一边哭一边等。

过了一个多小时，一名医生走出来喊病人家属，小颖急忙迎了上去。

医生看到她愣了一下，然后用轻松的语气安慰道："患者腿部血管瘤破裂，经过抢救，已经脱离危险了。你不要担心，等病人苏醒过来，就可以推回病房了。"

小颖感动不已，挡着监控，将一沓钱巧妙地塞到医生的白大褂口袋中。

医生皱了皱眉头，低声喝道："你以为这是直播刷礼物呢，赶紧拿走，别让我小看你！"说着他摘下口罩，一把将钱塞回小颖手里，转身回手术室了。

小颖呆住了，主治医生竟然是李汉儒！难怪那天自己说"李时珍的皮"他那么大反应呢，这是人家祖师爷呀！

又过了十几分钟，几名护士将没有完全清醒的母亲推出来，帮小颖搭着手一起送到了病房。

不一会儿，李汉儒过来了，吩咐小颖一些术后注意事项。小颖脸上哭得稀里哗啦，见李汉儒眼睛望着别处，一副忍着笑的表情，心里有些尴尬，不甘心地小声说道："你穿白大褂比怼人时有风度多了！"

李汉儒回敬道："你为妈妈哭的时候也比直播时喊'老铁，双击666'漂亮！"

小颖恶狠狠地瞪着他，李汉儒笑嘻嘻地拿着病历走了。

三

程妈妈出院后第三天，小颖主动给李汉儒打了电话，约他出来表示感谢。李汉儒拒绝道："作为医生，我不能接受患者家属的邀请，除非……"

小颖脸莫名其妙地一红："你想得美！"

李汉儒哈哈笑道："除非是朋友的身份，你想哪儿去了？"

小颖娇嗔道："没想到你还会开玩笑呢！是这样，你不是自认为有学问吗？我想邀请你到我的直播间，给粉丝们讲讲夫子河的故事，你敢不敢？"

一天后，两人坐在直播间里，李汉儒口吐莲花、旁征博引，将夫子河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小颖在边上都听呆了！屏幕上粉丝们疯狂打call，满屏的666，礼物满天飞。

直播结束了，小颖还没回过神来，嘴里喃喃地说道："没想到直播还可以做得这么高大上！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我之前把文化都丢了！"

李汉儒微笑道："这是你走偏了！五千年的文明传到现在都没丢，说明好东西永远有市场的，比如善良、比如孝顺……"

小颖高兴地说道："这么说你也不反感直播了？"

李汉儒点点头，歉意地说道："之前我也偏激了，认为做直播的人都肤浅自私，一心只为钱。阿姨入院时，你的眼泪让我看到了你的善良和孝顺。后来阿姨告诉我，你是单亲家庭，自己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拼命赚钱为了赡养多病的母亲！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夫子河儿女的精神！从这时候起，我从心里敬重你！"

小颖脸颊红红的，轻声说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李汉儒一愣，坏笑着问道："什么意思？"

小颖娇羞的起身向外跑去："意思就是让你做单身狗去吧！"

李汉儒起身追了出去，两个年轻人的笑声回荡在夫子河畔的夜色里。

选自《上海故事》2019.9



我们听过獾唱歌

◇文/代克仁　图/段明

一

谷雨时节爷爷种下一片花生，他答应我和弟弟，等收了花生果，到集镇上卖了钱，就给我们买各自喜欢的课外书。但到了花生长荚果的时候，常常野兽出没，祸害花生，如果不仔细看守，将会颗粒无收。放暑假的第一天，我和弟弟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夜里去看护花生地。爷爷要到山那边的亲戚家帮忙盖房子。

晚饭后，我和弟弟出发了。我们在衣兜里装满了奶奶准备的零嘴儿，还带了武器——一面铜锣、一把猎叉，弟弟没忘揣上他的紫铜弹弓。

狐狸山像一头匍匐的怪兽，腰身至脊背是连绵的黑森林，肚皮边是一溜儿的荒坡地。

我和弟弟来到爷爷之前搭建的简易树屋里。我们约定，轮流值守。

月亮挂在树梢上，明晃晃的，把花生地的边边角角照得亮亮堂堂。

睡得迷迷瞪瞪时，值守上半夜的弟弟叫醒我："哥，土岗上来了一只獾。"然后他拿着弹弓下了树屋。

我忽然想起爷爷的告诫：野猪来了敲铜锣，獾子来了飞猎叉，只能吓跑它们，千万别下树屋追赶。爷爷还告诉过我，别看獾个头不大，这东西的牙可厉害了，咬断铁丝就跟嗑瓜子似的。

我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朝弟弟喊："小双，别追！"

"哥，它是个瘸子，跑不快，我去逮住它。"弟弟已经撵上了土岗。

我不放心弟弟，抓起猎叉，"哧溜"一下从树屋上下来。

我看见弟弟弯腰在石头和草丛中低头搜寻。显然，獾躲藏了起来，他跟丢了目标。

"小双，你逮不到它的，快回来！"我一边向土岗上跑一边朝弟弟喊。

"哥，我发现獾子洞了。"弟弟猫着腰，兴奋地叫道。

快奔至弟弟身边了，我突然顿住了身形。

弟弟身后的蒿草丛忽然大动起来，有一只什么野兽发出嘶嘶声，碰得蒿草簌簌地响。眨眼间，我看见獾在弟弟身后的草丛中倏地昂起头来。这是一只成年老獾，头部有三条白色纵纹，它龇牙张嘴，紧紧盯着弟弟的背后。面临威胁时，獾对于进入其领地的侵入者是会展开攻击的，但它并没有马上

这样做。而草丛里那个发出嘶嘶声的会是什么呢？爷爷传授的经验告诉我，情况不明，不能轻举妄动。

我当真有些担忧，攥着猎叉柄的手心里潮乎乎的，已然沁出了一层细汗。

就在我要提醒弟弟注意身后时，獾突然向前一蹿，朝弟弟的屁股扑去。说时迟那时快，我手中的猎叉向獾飞刺而去，堪堪差了一点儿，只刺中了獾的一条后腿，但毕竟迟滞了獾袭击弟弟的势头。

獾痛苦地扭过头，幽怨地看了我一眼。就这一眼，看得我顿时魂飞天外，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手中的猎叉不禁脱手掉落。弟弟听到身后的动静，转过身来一看，脸唰的一下白了，吓得一屁墩儿坐在地上，哭了起来，边哭边挪动身体后退。开始是嘤嘤呜呜小声压抑地哭，挪开一段距离后，他小心翼翼站起来，旋即飞快地跑过来，抱住我哇哇大哭。

弟弟吓得不轻。我和弟弟都清楚地看到——獾嘴上咬着一条土公蛇，獾的尖齿嵌入蛇七寸处。半米多长的蛇身，紧紧缠住獾颈。土公蛇的毒性仅次于奇毒响尾蛇，与眼镜蛇不相上下。老獾即便腿受伤，它也没敢松口，直到把土公蛇的三角形脑袋咬下来……

在我们受惊愣住的当口儿，老獾的那条后腿挣脱了猎叉。它拖着身子转过一块大岩石，遁进了草木深处。

弟弟跟我回到树屋后，沉默了许久，他问我："哥，瘸腿獾，它会死吗？"

我说："会吧，它已经没有觅食的生存能力了。"老獾原本残了一条后腿，现在它的另一条后腿也伤了。

弟弟无言，眼里水盈盈地漾着泪。

我想了想，又安慰弟弟道："也许不会，我听爷爷说，有的动物会给自己看病的。当它们生病或受伤后，会找到一种只有它们自己知道的神奇草药，吃了这种草药，就会好起来。"

二

半夜里，树屋下传来叽咕叽咕的叫声。我和弟弟探头一看，见两只毛茸茸的小动物，在下面兜圈子。

弟弟惊奇道："哥，哪来两只小狗崽？"

我告诉他："不是狗崽，是獾崽。你看，它们头部有三道白纹。"

弟弟伤心道："它们一定是瘸腿獾的孩子。瘸腿獾受伤了，不能给它们喂食，它们是饿坏了，才自己跑出来找吃的。"弟弟从衣兜里掏出他爱吃的零食往下面扔，有香喷喷的焙南瓜籽、嘎嘣脆的炸地瓜片，可那两只小獾根本不买账。

"哥，这么好吃的南瓜籽、地瓜片，它们怎么不吃呀？"

"它们还没断奶呢，不吃这些东西的。"

"那怎么办啊？"弟弟急道。

"它们可能会吃野鸡蛋。"我突然想起上山时在路边草丛里捡的野鸡蛋。

弟弟催我把野鸡蛋拿出来，他要下去喂獾崽。我担心弟弟再犯之前的错误，让他留在上面，我下了树屋。

两只獾崽见我下来，忽地跑开了。我将野鸡蛋掏出来放在小獾看得到的地方，然后上了树屋。不一会儿，獾崽过来用鼻子嗅了嗅后，立刻表现出很急切的样子，用小嘴巴顶着蛋向前滚。或许是獾崽太小，面对野鸡蛋不知如何下口。

我再次下树屋，摘了两片宽阔的油桐叶，拿起野鸡蛋在石头上轻轻一磕，让蛋液流在油桐叶上。我上树屋后，闻到腥甜气味的小獾，嗅寻过来，欢快地舔食。

看着小獾憨态可掬的吃相，弟弟开心地笑了："吃吧，吃吧，吃饱了，不想妈妈。"看来，之前的惊险遭遇没有给他留下恐惧的心理阴影。

野鸡蛋被两只小獾舔食得干干净净，然后它们一起回到土岗上去了。没想到，不久它们又回来了，在树屋下吱吱呜呜地叫唤。

树屋里还有弟弟吃剩的半拉猪油饼。我认为它们是还

没有吃饱，就把半拉猪油饼扔下去。两只小獾跑过来围着油饼打转，用鼻子嗅了又嗅，最终獾弟叼起油饼和獾兄一前一后朝土岗上跑去。后面的獾兄边跑还边回头看。

此后每天夜里，两只小獾都会来树屋底下觅食。那些天，弟弟每天晚饭后，临出门总要揣两张鲜香的猪油饼，或者捏两个松软的大饭团。奶奶笑眯眯地看着他，说："我家小双要长个头喽，饭量大增呢。"弟弟扮个鬼脸，扭头跳过门槛，一溜烟跑了。

小獾长得真快，一天一个样儿，有一种圆滚滚的可爱。它们不再怕我们了，有时弟弟下树屋喂食它们时，最小的那只獾还会用鼻子嗅弟弟的手。它与弟弟俨然像非常熟稔的玩伴了。但奇怪的是，每次它们吃了后总要留一些，衔回土岗上的洞穴。弟弟笑道："搞什么鬼，居然不在这里吃完，怕我骂你们是贪吃鬼啊。"

日落西山，四野苍茫，又一个夜晚降临了。两只小獾如期来到树屋下。和往常一样，它们吃了食物后，衔起节余的，一前一后往土岗上跑。

我和弟弟决定，悄悄地跟在小獾后面，想去看个究竟。

两只小獾好像知道我们要跟去参观它们的家似的，跑得飞快，但它们跑一阵后会停下来，回头望一望，接着再跑。

上了土岗，它们钻入乱石草丛间，倏忽不见。不一会儿就见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从草丛中冒出来、藏进去，又在前方更远处冒出来。

接近一块大岩石后，两只小獾突然不见了。岩石下，草木后，传来两声稚嫩的獾鸣，紧跟着一双晶亮的眼睛在洞口警觉地一闪即逝。好一会儿，洞内响起一声低沉的獾吼。

这里就是獾的家了。听着獾叫声，我的心如释重负。我小声告诉弟弟，小獾并没有成为"孤儿"呢。夜色中，弟弟的眼中闪着异彩。

当晚子夜时分，两只小獾一起出现在土岗边岩石上。当发现田鼠靠近花生地时，它们发出叽咕叽咕紧急的鸣叫声，一起跑去驱赶田鼠。

弟弟高兴地说："哥，小獾和我们一样，也盼望花生丰收呢。"

有了獾警后，我和弟弟看护花生地不用轮流守通宵了，只须听到獾叫就起来查看。

三

十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弟弟正在树屋上休息，听见獾崽紧急的叫声，爬起来一看，一头野猪正在花生地另一头吭哧吭哧地拱食。

这是一头成年大野猪，披着一身乱糟糟的黑灰毛，皎洁的月光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大獠牙弯曲成两道恐怖的弧线，泛着白森森的寒光。

我取过铜锣，猛地敲了一下，"哐——"锣声劈开夜色，炸响整个山岗。野猪吃了一惊，吓得扭头窜进林子。

谁知刚躺下不久，我听到獾警又鸣叫。原来，贪婪的野猪又跑出来偷食了。我抓过铜锣，"哐哐"猛敲两下，野猪仓皇而逃。逃到林子边时它停下了，转过身来，探头窥望。或是识破了我们虚张声势的"空城计"，只一会儿，野猪再次窜至花生地边，更加肆无忌惮地拱食起来。

獾警紧急，锣声紧促，野猪不再逃跑，只是抬头循声张望一下，接着更加卖力地拱食花生，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如果任其横行，花生就丰收无望，我们的课外书就泡汤了。可是爷爷反复叮嘱过我，野猪十分凶猛，千万不能下树屋去驱赶。怎么办？我不停地敲锣。

"哐哐哐……"锣声似雨点，一声盖过一声。

"叽咕叽咕……"獾叫如警笛，尖锐又急切。

可能是锣声和獾叫影响野猪偷吃的心情，终于，野猪停下了。它抬起丑陋的猪头张望过来，许是看出了端倪，嫌獾崽坏了它的"好事"，突然间恼羞成怒，龇开满嘴獠牙，像衔两把利刃，头颈猛地一缩，撒开蹄

子跑进花生地，气呼呼地朝两只小獾奔袭而来。

野猪来势汹汹，两只小獾掉头就跑。它们没有跑向土岗，而是齐齐朝树屋下跑来。不好！小獾要吃亏。弟弟急得大喊："傻小獾，快往洞里跑啊！"

我想，小獾一定是不想让母獾受牵连，因此不逃回洞穴。

片刻工夫，两只小獾跑到了树屋下。弟弟要下树屋，去把小獾抱上来。我牢记爷爷的叮嘱，赶紧收上绳梯。

"哥，快帮帮小獾啊！"弟弟急得直跺脚。

野猪狂性大发，一摆头，也朝树屋方向冲过来。我已经嗅到野猪身上裹挟而来的骚臭气味了。

明明看到草叶摇晃，我却感到山风骤歇，一股燥热在体内升腾，把汗液从额头和两鬓蒸了出来。搭建树屋的这棵樟树高大粗壮，只要我们坚守，野猪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只是两只小獾性命堪忧。野猪皮糙肉厚，寻常的刀枪都伤不了它们分毫。弟弟明知用弹弓发射石子对付野猪无异于挠痒痒，仍一颗接一颗地朝野猪飞射石弹。这反而更加激发了它的野性，一咧嘴，挑着那对泛着惨白寒光的獠牙，四蹄翻飞，排山倒海一般冲了过来！

锣声山响。石子飞射。野猪狂奔。两只小獾吓蒙了，躲在樟树后，瑟缩一团。我握着猎叉柄的手心直沁冷汗，潮乎乎的。

敲锣不顶用，怎么办？我突然想到野兽怕火，忙指挥弟弟从树屋顶上扯下白茅扎把。我要做火把，用火光吓退野猪。

空气一刹那凝固停滞，连虫鸣声也停止了。电光石火间，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草丛突然齐刷刷分开，有一个东西箭一般冲出草丛，"嗖"地一下扑向野猪，挂在了野猪尾部。野猪没再理会小獾，嗷嗷哀嚎着，直冲了过去。

"哥，你看。瘸腿母獾——"

是的！野猪的身后，奇迹般地出现了瘸腿母獾，它紧紧咬住野猪的尾巴，两只惯于刨土掘洞的锋利前爪，毫不留情地掘进了野猪的肛门。

"嗷——嗷——"野猪吃痛，哀嚎着狂奔，像一枚贴地飞行的炮弹，穿过野葛丛，越过白茅地，滑下青石坡，冲出了斜坡悬崖的边缘，和那只母獾一起，摔下了深涧。

不久后，爷爷回来了。我们给爷爷讲了獾和野猪大战的故事。

爷爷说，獾的领地意识很强，尤其是生了幼崽的獾，更会将它所在地盘上赖以生存的食物看得很紧。但这种獾和人类协作守护庄稼的事情确实罕见。

四

花生果成熟了，我们开始收获花生。

暮色四垂时，花生收完了。爷爷分工：他挑筐，让我和弟弟各背上一小袋。

爷爷捋直筐绳，挽在扁担两端，低身弯腰正要挑筐时，弟弟突然跑到爷爷身边，忸怩着对爷爷说："爷爷，能不能给獾留点……"弟弟说这话时，他的眼睛在朝土岗上瞅。此时，土岗上一块岩石后露出两个毛茸茸的小脑袋。

爷爷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绷着脸说："不用。"

弟弟急了，扯住爷爷的衣襟，说："要不，我过年时少吃点，您把我的那份留给它们吧。"

爷爷轻拍弟弟的后脑勺，笑道："留了呢，留得好好的。往年啊我收花生要先拔蔸，摘取花生果，再拿锄头把地翻一遍，捡拾遗落在土里的花生。你看，今年还有半垄地没翻呢。獾是刨土行家，喜欢自己从土里刨食，这样它们才吃得高兴啊。"弟弟低下头，呵呵地笑了。

我们满载收获的喜悦，踏上回家的路途。

走出老远，身后传来獾的叫声："叽咕叽咕——"

弟弟说："爷爷，你听，獾在唱歌呢。"

那年，弟弟没有给自己留花生做零食……

选自《连云港文学》

世事一盘棋

◇文/刘新宁　图/段明

高手下棋看三步，德宽老汉能看四步，故村中无人能与之匹敌。人生如弈，老汉遇事有远见，家道也殷实，村中人无不钦羡，德宽老汉便常说：“世事一盘棋。”

近年来，他变得有些世故，很多事拖了村里的后腿。村里对他也没办法，因为只要你一开口，他早有充分的理由，甚至你刚张嘴，他已知你要干什么，先堵死了你。

这不，1998年发大水，德宽老汉预先将值钱的东西变卖了，买了一间东倒西歪的小屋，老两口住那儿，原有的房子让给了大儿子。发大水的第三天，他的小屋倒了，村里给了他一笔安家费。其实他在小屋只住了一天，便搬到大儿子那儿去了，却逢人便说：“幸亏党的恩情大，儿子也孝顺，要不，这把老骨头早不知丢哪儿了。”

他承包了村里的果园，明明花了两万元，却利用原村干部原则性差，好吃好拿的特点，在合同上写了四万。众人虽知道这事儿，却不明白他这样做的原因和目的。问德宽老汉，他总是笑而不答。

新村主任上任了，他对村里进行了摸底调查，并制定了发展计划。紧接着，村委会宣布要科学种田，搞立体养殖，改造公路，统筹发展经济。尤其还要造一个五百亩的果园，进行罐头加工。德宽老汉心里一震：如此，我的果园岂不……

没几天，便有一伙人在一处荒山坡上开始丈量，其中就有德宽的二儿子柱子。中午，柱子回家对德宽说：“爸，村主任建果园要征地，还要雇人侍候果园呢，每月八百元。”德宽老汉听了，心里一惊。

又没几天，村主任登门拜访来了，德宽老汉热情接待。村主任抖了抖拎



包，笑着说：“有酒有菜，不算我剥削百姓吧！”“哪里话，村主任关心百姓，盼都盼不来。”

酒酣耳热之际，村主任提出要德宽把果园卖给村里，伐了果树给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种地，否则，村里的果园面积只好减少。德宽老汉听了，半晌儿没吱声，只说喝酒。

村主任说：“我这人办事喜欢干脆，你开个价。”德宽又只是说“喝酒”。村主任说：“你不同意就算了，反正你园里都是李子和灯笼果。我种桃、杏和海棠，到时罐头厂若需要就上你那儿去收购。”德宽一听心想：俗话说的好，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再说，海棠做罐头好吃，李子则差一些，将来自己的果园明显挨顶。

想到这儿，他仍不露声色，只笑嘻嘻地说：“领导说话我能不听？你先开个价吧。”村主任说：“两万。”德宽一听愣了，随即说：“我包它可是四万哪。”“那就再加一万，三万，然后把你请到果园，每月八百元。”德宽一想：卖就卖吧。于是饭后去了村委会，德宽在合同上签了字。

次日，推土机来只是把小半个园子毁了，紧随其后的却是一伙勘测人员。原来村里要在这儿修一条公路。消息传出，很多人无不惊叹村主任的远见卓识，这里修公路再好不过，非但四通八达，且能带活村里的经济。村主任只说了一句：“要想富先修路。”果园也搞了起来，只是没有原来说的大，其他的计划倒在实施中。德宽觉得上当了，闷闷不乐。

这天，村主任又提着酒和菜来找德宽：“来来来，大叔，咱爷俩再喝两杯。”酒桌上，村主任说，“大叔，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咱们农民穷了多少年，现在富得仍不够，村里还是要发展，要像大邱庄、华西村看齐。村里富了，我们会更富。就像下棋一样，有时为了全局要弃子，为了保帅要舍车，为了渡河进军要迂回后退……”

德宽老汉渐渐展开了眉毛，等听到下棋，简直是眉开眼笑了：“你还懂下棋，来来来，下一盘。”

三盘两胜，老汉只赢了一盘。村主任说：“大叔，兵不厌诈，你忘了吧，我是知己知彼才胜的呀。”老汉出门便说：“咱村主任下棋看五步，真有远见。”一村委说：“村主任是博士，对付不了你？”“什么，博士，博士上这儿来干啥？”“干这个。”老汉顺着村委的手一看，推土机和筑路工人正在热火朝天地修路。山坡上，一伙人在刨坑栽树，公路边正在建一个洗车行、修理部和加油站。

年轻的村主任站在那儿，不由令德宽老汉想起他执的红帅，居中运筹、全面进军。看着看着，老汉想，自己老了，落后了，但做他帐下的卒子也不错。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人：邢国琳0311-87065018；安立芬0311-87046170。

给岳父买房

◇文/魏东宁　图/段明



买　房

当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老董和老何上下铺住了4年。老董操办了老何的初恋，代写给冬梅的情书，让老何成功地抱得美人归。

毕业后，老何为了追随爱情，和恋人冬梅一起，义无反顾地到她家乡的一所乡村中学任教。后来，两口子因为业务能力突出，成了远近闻名的老师，被城里的一所重点中学聘走，双双调回城里。此时，头脑活络的老董早已下海经商，做起了房地产生意。他们的友谊却没有因为彼此身份的变化而改变。

老董在电话里告诉老何，他要在冬梅的家乡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建议老何留一套："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把在农村生活了50多年的岳父岳母接进城里来；二是等房价炒起来了，可以转手卖掉。"

老何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冬梅，冬梅喜出望外。

想法归想法，等到准备实施的时候，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阻碍了他们实现愿望的步伐——拿不出一大笔钱来买下这套房子。

进退两难的冬梅，急得嘴角起了泡。难以取舍的老何，只好给老董打电话。

见多识广的老董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能难倒咱们吗？孝心不是一个人的，冬梅不是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吗？我们盖楼讲究团购，你们家庭也可以啊。"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老何茅塞顿开。

可随后的一个疑惑，让刚刚心里敞亮点儿的老何又陷入困扰的泥潭之中：房本写谁的名字呢？

老董乐了：“父母在世的时候，写父母的名字；父母去世后，按购房款比例，大家卖房，分钱不就完了吗？”

说干就干，老何两口子立刻把在农村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四家八口人请到城里，一起商量为父母集资购房的问题。

可是，饭桌上出现面面相觑、鸦雀无声的局面，大家各怀心思。

钱成了本次家庭会议重点要解决的问题。老何把端起的酒杯放下，说：“谁家都不富裕，但父母年岁大了，也该进城享享清福。要买的这套房子，是我朋友开发的，比市场价便宜8万元。”

一听说便宜这么多，饭桌上活跃了起来。

大弟弟说：“我们在农村，眼界窄巴，我们想听听大姐和姐夫的想法。”

老何说：“我和你姐是这样想的，这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优惠后还需要交18万，我和冬梅出10万元，其余的，你们兄妹4家分摊，怎么样？”

听完老何的话，兄妹几个开始商量，不一会儿，他们达成一致，大弟弟抓起桌子上的酒瓶，说：“我们兄妹几个替爹妈谢谢大姐和姐夫了。”

大家刚要喝酒，小妹夫忽然说：“房本写谁的名字？”

“爹妈在，写爹妈的；爹妈要是走了，咱们把房子卖了，按照买房时出资的比例分钱。”

8个人互相看了看，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聚餐不久，钱陆续打到冬梅的银行卡上。老何不敢耽搁，马上带着购房款来到老董的公司：“按照你的主意，齐活。”

老董从中拿出两摞，扔还给老何，说：“冬梅家的人多，我怕你吃亏，再给你省点儿。”

老何连忙辞谢道：“这个价钱已经够意思了。”

老董摇摇头，笑了：“也好，爹妈的装修钱，我出了。”

退 款

一年半以后，冬梅的父母把口粮地租给村里的种粮大户，在众多家人的陪同下，欢欢喜喜地搬进新居。

老董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把房子装修得既美观又实用。住了大半辈子平房和大炕的父母对新居非常满意，因儿女们的孝顺激动得热泪盈眶。

转眼间，春节快到了。一天，老何两口子正在商量回家过年的事情，大弟弟两口子敲开了家门。

老何说：“兄弟，有什么事情，直说。”大弟弟使劲搓着手，老半天才说一句：“我相中了一台犁地的设备。”

“还差多少？”

“2万。”

这个数字设计得真好，不多不少，很容易让人想起买房子的份子钱。老何不傻，自然看出大弟弟的用意。他仗义地说：“如果非买不可，姐夫给你张罗。”大弟弟为难地说：“如果姐夫真的想帮我，能不能把买房子的份子钱退给我？”

老何是理智的，他冷静地问：“你们不等房子涨价了？”大弟弟说：“等不起了，我实在是急着用钱。”

老何拿出笔和纸，说：“那你立个自动放弃的字据。”

大弟弟毫不犹豫地立好字据，和妻子一起签字画押。

送走了如愿以偿的大弟弟两口子，冬梅余怒未消。老何宽容地说：“都是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冬梅说：“如果那几家都学，你怎么办？”

怕啥来啥。得知大哥一家退回了买房钱，二弟、三弟、四妹均以不同的借口，想要退回自己的份子钱，有的甚至直接带来了签字画押的字据。

老何有点儿哭笑不得。他拿着4张字迹歪歪扭扭的字据，对这兄妹几个说：“既然是你们自愿的，我也就

不多说什么了。从今往后，这房子就是我和你们姐姐的了，希望你们日后不后悔就好。”

兄妹几个异口同声地说：“不后悔。”

无计可施的老何找老董借了8万元钱。大家拿回了自己的份子钱，一切似乎又回到原来的节奏中。

卖 房

如果不是冬梅的父亲有病住院，这种相安无事的平衡也许还能维持下去。5年后，老爷子这一病，让平时不怎么联系的兄弟姐妹们又聚到一起。

等大家到了县医院，老爷子已经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了。主治医生告诉他们，老人家突发脑溢血。由于县医院的设备和治疗手段有限，建议他们赶紧转到市中心医院。

到了市中心医院，医生建议病人住进ICU病房。一听说ICU病房一天的费用就要1万多元，几个乡下的兄弟姐妹当时就傻了。

看着无能为力的弟弟妹妹们，冬梅又气又急，她眼含热泪地对医生说：“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救父亲一命。”

可惜，事与愿违。在ICU病房抢救了七天七夜的父亲，还是没有赢得与死神的较量，将生命定格在80岁。

料理完老伴的后事，老太太对冬梅说：“你父亲没了，这里我是不能再待了，把房子卖了吧，城里我一天也不想待了。”

卖房子之前，老何去找老董。老董乐了：“你现在出手正是好时候，能挣几个好酒钱。”

老何试探性地问：“能挣多少？”

“至少20万。”老董霸气地竖起两根手指。

当老何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冬梅的时候，冬梅开心地说：“老天有眼，儿子的婚房终于有指望了。”

按照相关的政策，卖房的时候，全家人都要到场办理过户手续。由于冬梅的弟弟妹妹早在5年前就主动放弃了这套房子，所以当他们知道扣除各种手续费后，老何净挣21万元时，都因为悔恨而差点儿窒息。

大弟妹指着大弟弟的鼻子：“就你鼠目寸光，非要买什么耕地设备。”二弟妹更是以泪洗面。三弟扇了媳妇一巴掌。小妹夫阴着脸，一句话也没说。

办理完手续，大家不欢而散。回家的路上，冬梅的嘴角就起了一串大泡，老太太也闷闷不乐。家庭失去了原有的和谐。

经过慎重的考虑，老何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岳母和冬梅。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老泪横流，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老何又将4个家庭约到5年前的饭店，召开了跟房子有关的第二次家庭会议。

他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茅台酒，举起酒杯：“这套房子能卖这么多的钱，是我和你们大姐没有想到的。挣了这么多的钱，让大家不高兴，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今天约大家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钱是你们挣的，我们能有什么意见？”大弟弟酸溜溜地说。

老何笑了：“我和你大姐想了一个关于这笔钱的使用办法：一是老爸住院及办丧事的费用，从这里出；二是老妈老房子翻修的钱，从这里出；三是退还我朋友帮忙装修的钱，从这里出。剩下的钱，咱们几家平均分配。大家看怎么样？”

老何的话让他们目瞪口呆。

大弟妹说：“我提议，咱妈翻修老房子的钱，大家均摊。”

二弟弟说：“我建议，咱们每个月给老妈出点儿养老钱。”

小妹夫说：“我提议，咱们每年聚两回。”

老太太在一边乐得合不拢嘴了。

选自《特别关注》2019.10

不借也得借

晚饭后，我洗碗打扫卫生，媳妇辅导儿子写作业。当我拖地拖到书房门口时，听到媳妇强忍怒火，发出快要崩溃的声音：“不够就向十位借一个。”

儿子委屈的声音也传了出来：“如果它不同意借呢？”

媳妇一听彻底崩溃了，怒吼道：“今天它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

选自《大河文摘报》



外号

有一哥们儿经常跟我们一起喝酒，我只知道他外号叫“苍蝇”。

昨天，几个好哥们儿又一起喝酒时，我忍不住问他：“认识你这么久了，大家只叫你的外号，我都不知道你的真实名字叫什么。”

那哥们儿慢慢地掏出身份证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姓名一栏写着“史尚飞”。

选自《意林》



工作

我陪朋友去一个谈判会，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我急了说道：“今天这件事要是谈不成，我保证你不会看到明天的太阳！”

对方深思了一会儿，答应了条件。

既然谈成了，大家就在一块儿吃顿饭吧。

席间对方老板问我在哪儿高就，我实话实说：“我在气象台工作。”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今天去春游

单位新来一个女孩儿，打扮简单淳朴，却很漂亮，好几个男同事都想约她吃饭。但她说：“春天天气这么好，要不我们去郊外踏青吧？”真是超凡脱俗！

周末，一伙男同事陪她去踏青，顺便到一片玉米地里，帮她父母拔了一天的杂草……

选自《喜剧世界》

抢生意

阿强在一家健身会所上班。一天中午，老妈来会所找他，阿强连忙走到门口，却见隔壁会所的同行正缠着老妈办卡。阿强上前拉过老妈，问：“妈，怎么回事啊？”

同行看了看阿强身上的制服，说道：“朋友，我服了！为了抢生意，你连妈都叫得出口！”

（裴金超）

选自《故事会》



请柬有误

今天不是很忙，被哥们儿叫去帮忙，帮他写婚礼请柬。

写了半天感觉哪里写错了，也没看出来，都写了这么多份了，到底是哪里不对呢？

这时候，嫂子过来看到了我刚写好的请柬，说了一句：“还是写上你哥的名字吧，咱俩不可能……”

选自《民间故事》



白送

小张去哥哥家住了几天，临走时，掏出100元对侄子说：“这钱你留着零花吧。记住，钱要放好，丢了可就白送了。”

侄子激动地说：“知道，傻瓜才把钱白送人！”

小张想了想，说：“那你还是把钱还给我吧。”

选自《中年读者》

作弊

那年，高考作弊入刑。某考生因高考作弊被抓，进了拘留所。

拘留所里，另一个人见他衣着整齐、举止斯文，好奇地问：“你是怎么进来的？”

考生回答道：“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是通过考试进来的。”

选自《意林》

插图：彭建辉

神秘的数字

◇文/杜辉　图/段明



何涛是个普通的上班族。这天上午，他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凶巴巴的声音传了过来：“你是何涛吧，你爸在我们手里，赶紧凑齐50万元，打到我们指定的账号上，要不然就等着撕票吧！”

紧接着，何涛父亲抖抖索索的声音传了过来：“儿子啊，赶紧把钱打过来，要不然我这条老命就没了。我知道你一下子凑不齐50万元，不过我那张银行卡上还有钱，取款密码，你听清了，是039584。”

何涛愣了一下，迅速在一张白纸上，记下了那组数字。

何涛心里有点纳闷，父亲只是个退休老人，怎么就被绑匪盯上了呢？想来想去，很可能是因为父亲这段时间迷上了炒股，每天出入于证券交易所，被绑匪当肥羊盯上了。其实老爷子只是小散户，而且赔多赚少，哪有什么油水？他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工夫不大，警察赶到，何涛向带队的郑警官说明情况后，拿出那张白纸说：“这组数字，并不是我爸的银行卡密码，应该是我爸发出的一个暗号，但我猜不透是什么意思。”

郑警官沉思片刻，若有所悟道：“难道是绑匪的车牌号？”

一名年轻警员说道：“车牌号是五位数啊，可这组数字是六位数。”

郑警官说：“取款密码是六位数，如果报五位数，岂不是露馅了？最前面的数字是0，0的意思就是没有，所以这个车牌号就是39584。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区代码，就可以直接去查了。”

“不对啊。”年轻警员又问，“差一个数字都怕被绑匪觉察到，直接报出绑匪的车牌号，难道绑匪反倒听不出来？”

“问得好！”郑警官说道，“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这是一起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绑架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绑匪要有车；第二，一定是多人作案。很可能打电话的时候，那个车主并不在场，这才让受害者找到了可乘之机，发出了那

种暗示，因为除了车主之外，一般人是不会刻意去记车牌号的。”

大伙儿觉得有道理，郑警官立刻派一名警察火速赶往车管所，一个小时后，对方打来电话：“车主是一位女教师，涉案嫌疑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她昨天就开车去了外地，通过车辆定位系统，可以证实她没有说谎。”

看来自己的判断并不准确，郑警官的眉头皱紧了，就在这时，何涛的手机响了，绑匪又打来了电话：“为什么还没把钱打过来？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

必须争分夺秒，尽快破解这组数字！有位年轻警员突然一拍脑袋，兴奋地叫道：“我明白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他身上，年轻警员指着那组数字说道：“咱们按谐音去读这组数字，是不是：东、山、救、我、不、死……”

郑警官微微点头，在城郊一带有座孤零零的小山，没有正式的名称，当地老百姓根据它所处的方位，约定俗成地称其为东山。难道何涛父亲被绑匪挟持到了那里？时间紧迫，郑警官当机立断，给东山辖区的派出所打去电话，请他们火速抽调警力支援。

然而，通过派出所随后的回电，这种可能性也被排除了，因为在东山山脚下有一个村子，今天上午在选举村委会主任，老老少少一堆人聚集在村口，谁也没发现有可疑的车辆和陌生人进村，想逃过这么多双眼睛，是不可能的事。

大伙儿只好继续研究那组数字，绑匪的电话又打了过来，恶狠狠地向何涛下了最后通牒：“我警告你，不要再给我耍花样，天黑前我们还没收到钱，你就等着给你爹收尸吧！”

郑警官久经沙场，越到危急时刻，越是异常冷静，他对何涛说：“也许我们一开始就陷入了某种误区，别忘了你才是被暗示的对象，会不会这组数字本身并没有特别之处，但对于你有着特殊的意义，也只有你才能看懂。你再仔细想一想，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何涛苦苦思索着，脸色突然变了，结结巴巴地说：“我有个不成器的儿子叫小伟，生日是95年8月4日，跟那组数字后面四位正好能对应上，可前面还有两个数字0和3呢，这又该作何解释？”

郑警官说：“为了和六位取款密码相符，你父亲必须报出六个数字，在这六个数字里，只要包含着关键信息，就足够了。你好好想一想，最近这段时间，在你儿子身上，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

何涛脸色发白，声音发颤：“小伟没考上大学，整天在社会上混，前几天跟我借钱说要做生意，我知道他不是那块料，就一口拒绝了他，还劝他脚踏实地一点。他气呼呼地摔门走了，到现在还没跟我说话，可这孩子骨子里不坏，怎么也不可能绑架自己的爷爷、勒索自己的亲爹啊！”

郑警官说：“亲情被贪欲吞噬，也不是什么罕见的情况，不过你儿子肯定不会直接出面参与绑架，要不然当场就暴露了，你父亲很可能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判断出孙子是幕后策划者，这才向你发出了暗示……”

何涛呆呆地听着，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郑警官对他说：“你现在打电话给他，就说爷爷被绑架了，让他赶紧回来，一起想办法。他应该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暴露了，肯定会来探听情况……”

刚说到这儿，门外传来脚步声，何涛低声说道：“是我儿子小伟。”

郑警官面色严峻，待小伟一进门，便示意手下将他控制住，对他进行就地审讯。不料小伟像是受了天大的冤枉似的喊起来：“什么？绑架我爷爷？你们疯了吧？那可是我亲爷爷！你们凭什么怀疑我？”

郑警官把那张白纸递到小伟眼前，盯着小伟的眼睛，一字一句道：“就凭你爷爷给我们的暗示！”

小伟看着那组数字，突然间不吭声了。他的反应似乎证实了警察的推断，何涛的心一下沉到了谷底，他用手指着小伟，气得声音都在哆嗦：“你、你这个畜生！”

小伟突然发出一声笑，把何涛彻底弄蒙了，连警察们都面面相觑。小伟起身往门外冲去：“跟我来吧，我知道我爷爷在哪儿。”

半小时后，警察赶到当地一家制药企业，迅速对企业里的可疑地点展开搜索，在一座废弃的仓库里，将一伙绑匪生擒活捉，成功救出了何涛的父亲。

原来，何涛的父亲被绑架后，当他看到车子驶进华丰制药厂时，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想出了通风报信的办法。这家制药企业是一家上市公司，他现在手里还有这家企业的股票，那六位数的股票代码，早就烂熟于心。

可何涛的父亲在电话里发出暗示之后，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这么偏门的暗示，能收到效果吗？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幸亏他有个经常跟自己一起研究股票的孙子……

事后，何涛的父亲经常跟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别看我炒股票赔了那么多，可我把这条老命赚回来了！”

选自《故事会》2019.9下

3D打印机

◇文/第十二只猫　图/段明

A城最近发生了一起爆炸性新闻，该城最有名的地产大亨，12月20日晚，被人勒死在家中，一时之间举城哗然。

刑侦大队经过仔细排查取证，最后将嫌疑人锁定在死者的女婿朱方才身上。因为警察在死者周围发现了朱方才的脚印；还有目击证人说看到过一个背影，那背影极似朱方才；最重要的是，在死者手里发现了朱方才衬衣上的一粒纽扣，这粒纽扣将是判定朱方才为杀人凶手的有力证据。

另外，朱方才虽然是死者的女婿，但这些年来，他为公司做事却一直没有什么实权，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杀人动机。

可是，当警方传讯朱方才时，他一脸镇定地说，肯定是有人嫁祸于他，他本就是死者的女婿，而且死者就一个女儿，他这半个儿子经常出入岳父家，留下一个半个脚印这不能说明什么吧？至于那个背影，仅从一个背影来判定杀人凶手，也太过草率了。

说到纽扣时，朱方才笑了：“若有人存心嫁祸，弄到我一粒纽扣又有何难呢？”

警方接着提问：“12月20日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你在干什么？”

“我那天在郁金香大酒店给我老婆庆生。当天我岳父，还有公司的一帮高层及她家里的亲戚都在场。我那天喝多了，早早地就躺在包房的沙发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中知道岳父提前离开了，至于他为什么离开，具体几点离开



的，这些我就不知道了。但当时好多人可以作证，我一直就在那儿睡觉，直到凌晨两点，我才在老婆和亲戚的帮助下上了车，然后回家的。”朱方才说他被弄醒时，看了一眼时间，所以对离开酒店的时间有印象。而警方通过对其他人的求证，证明朱方才没有说谎。死者确实是在朱方才酒醉睡觉后才离开的，而在他们散场之前，朱方才一直没有离开过包房。

既然没有作案时间，朱方才就解脱了嫌疑，很快接管了岳父的公司。不过，公司的经济大权还掌握在财务部长——他老婆刘小慧手里。

这天是周末，朱方才对刘小慧说他要亲自赶一份标书，这个标关系到几千万的大项目，所以，除非朱方才找刘小慧，否则让刘小慧无论如何也不要打扰他，说罢就进了书房并关上了门。

想着一个人在家闲着也是无聊，刘小慧打算出去逛街。刚发动车子，刘小慧却发现她的老公从楼里走了出来，然后径直朝街边站着的一个漂亮女子走了过去，一过去先在那女人脸上亲了一下后，这才搂着女人的腰，二人有说有笑地走了。

他不是要赶一个标书的吗？怎么……亲眼看到自己的老公与别的女人在一起，这画面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冲击着刘小慧的头脑，她立刻没了逛街的兴致，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打开门后，刘小慧习惯性地朝书房门看了一眼，门，还是关着的。

刘小慧轻轻拧开了门把手，天哪，她的老公朱方才正坐在里面忙碌着呢！刘小慧看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朱方才，惊讶得差点叫出声。怎么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朱方才？自己跟朱方才结婚两年了，没听说他有双胞胎兄

弟啊。“老公？”她实在忍不住了，想问问清楚。

“老公！”刘小慧见朱方才没有回答，加大了声音又喊了一次。

可是朱方才还是没有回答，只是双手放在键盘上沉思。

“老公！”刘小慧伸手去摸朱方才的胳膊，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刘小慧摸了一个空——她什么也没有摸到！

刘小慧瞪大眼睛盯着自己的手足有十秒之长，然后她又去摸了一次还在保持工作状态的朱方才，她再次摸了个空！再摸，使劲摸，全部摸，还是个空！似乎，那就像在鬼片里看到的鬼魂一样，你看得到他，但你摸不到他，如果你从他面前走过，你将穿过他的身体。

刘小慧尖叫一声跌倒在地上，这一切，太诡异了。

直到刘小慧的手机铃声响起，刘小慧才从震惊中醒过神来，一看来电显示，居然是朱方才打的。刘小慧扭头又看了一眼书桌，朱方才还在那里工作！

刘小慧哆哆嗦嗦摁下接听键，一边拿眼睛盯着书桌前的朱方才。

“喂，老婆，你出去了啊？我忙了半天工作，本来想出来喝口水的才发现你不在家，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电话里传来朱方才的声音。

刘小慧拿着手机，半天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直到电话里传来喂喂的声音，她才灵机一动，说：“哦，我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家了。”说罢，就挂断了手机。

刘小慧在书房里四下看着，那里有个储藏柜似乎可以藏人，她匆匆把里面的东西清理了下就躲了进去，她想看看朱方才到底在搞什么鬼。

不大一会儿，刘小慧就听见大门被人打开的声音，紧接着，就有人朝书房走了过来。刘小慧从柜门的缝隙里往外看，进来的果真是她的老公朱方才，她又朝书桌那儿看，那个摸不着的朱方才还保持着工作的状态。这时，只见朱方才从口袋里摸出了个类似于汽车遥控器的东西，朝书桌前一按，那个工作的朱方才不见了！他打开的电脑显示屏也随之消失，出现在刘小慧眼里的，是还没有开机的显示屏。

这时，只见朱方才一边打开电脑，一边把遥控器装进上衣口袋并说道：“没想到那疯子发明的3D打印机真不错，打出来的人和场景看上去跟真的一模一样，会动还会说话，哈哈哈！”

此时的刘小慧才如梦方醒，原来书桌前的朱方才并不是什么鬼魂，而是一个投影，就像3D电影那样。只不过，这个投影更逼真罢了。

知道了朱方才的秘密后，刘小慧连忙去找3D打印机的生产商，她知道，只要找到生产商，并找到朱方才购买过这种打印机的证据，就能证明他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其实，警方还有一条重要的怀疑证据没有说给朱方才听，那就是在父亲的指甲盖里，找到一点朱方才的皮肉，这个皮肉经过DNA检测确认为朱方才所有。只是当时所有人都证明朱方才没有离开过酒店，所以，警察才把这案子搁置下来的。

但意外的是，刘小慧无论如何也没有找到这个3D打印机的生产商，只是从其他渠道打听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打印机设计师在前些年抛妻弃子地躲进了一个偏僻小镇。几年过后，有人报案，设计师搞发明的那个小试验室失火了，大火被扑灭后，警察在试验室附近的小树林里找到了设计师。经过抢救，设计师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对于警察关于失火的追问，设计师表达不清，他只说他的机器被盗了，而当警察问他被盗的是什么机器时，设计师干脆保持沉默。一个星期后，设计师从医院失踪了。

刘小慧将这些收集来的零散资料串成了一条线，得出这样一个猜测：会不会是那个打印机的设计师在刚发明出3D打印机时，被朱方才发现，抢走了设计师的成果，还将他杀害，然后一把火烧了试验室来毁灭证据，这样就保证了这世上只有朱方才一个人拥有那台神奇的打印机。那么，朱方才在自己生日那天，先假意把自己灌醉并装睡，然后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把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自己正在睡觉的图像投放到包房的沙发上，而真的朱方才却离开了酒店去找刘小慧的父亲，然后杀害了岳父。真人再返回酒店，替换掉假人继续装睡，那么一切都有合理的解释了。

想到这里，刘小慧决定把这一猜测告诉警方。想不到警察听完后，微笑着带她见了一个人，“我们从来没有彻底打消过对朱方才的怀疑，现在是收网的时候了。”

这天晚上，朱方才又一次对刘小慧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想早点睡觉，让刘小慧不要打扰他。刘小慧假意应承着，暗中观察着朱方才的一举一动。

十几分钟后，朱方才打开了卧室的门，探头探脑地观察刘小慧，刘小慧假装正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朱方才“嗖”地一蹿就到了大门处，开了门出去了。刘小慧立马起身，看了一眼卧室，那里果真有个“人”正在睡觉，她马上打开大门，跟上了真的朱方才。

朱方才踏上楼顶天台，一眼就瞧见他的情人正站在对面。见朱方才来了，美女本来焦急的脸上立时滑落几滴眼泪来，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只见她气鼓鼓地说：“你不是说你岳父已经死了吗，我今天怎么看到他了？”

朱方才一听道：“不可能吧，你肯定看错了，我可是亲手把他勒得断了气才松的手呢，人都变成一坛灰了。”

“那你身后的人是谁？”她问道。

朱方才回头一看，天哪，他差点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他的身后居然站着他的岳父！

“岳……岳父！”出于一直以来对岳父的惧怕心理，朱方才的脑子没来得及去想，明明已经死了的人怎么会站在自己身后，所以开口叫了一声。

“你还知道我是你岳父吗？”只见老人上前一步，怒气冲冲地看着朱方才道，“你说说看，我们父女俩哪里对不起你，你居然要下如此毒手置我于死地！”说着，老人双眼翻白，双腿紧蹬，似乎有双无形的手正在用绳子勒他。

朱方才初时还很害怕，但他很快想起，死人哪里能够复活？立即明白了，这世上肯定还有一台3D打印机，面前的岳父就是打印机做出来的假人。那么既然有另外一台3D打印机存在，自己的阴谋肯定已经被拆穿了，他得赶紧跑。

“朱方才，你还跑得掉吗？”这时，只见刘小慧和几个警察出现在了电梯口。“你刚才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没想到真的是你杀害了我父亲！”

朱方才一见，退路已经被挡死，现在只好孤注一掷了。他转身就想去拉情人当人质，结果却拉了个空，但因为用力过猛，他收不住脚步，一头从二十余层高的楼上栽了下去。

一个男人从警察身后闪出来，取出一个遥控器，摁下了开关，刘小慧的父亲连同美女情人同时消失了。其实这就是警察和刘小慧联手布的局，为逼出朱方才亲口承认杀害刘小慧的父亲。

警察身旁的这个男人，就是半年前被朱方才杀害却没死的打印机设计师，只不过，他和警方已达成合作，将要造出更多的3D打印机。

选自《中华传奇》

多管闲事的邻居

◇文/［日］凑佳苗　图/段明



一

真由子原本是个家庭主妇，丈夫靖文在银行工作。最近，女儿果穗考上了一家私立高中，学费比较贵，为了补贴家用，真由子就找了一家面店打工。

这天傍晚，真由子下班回家，走到公寓楼下，看见远处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找着什么。现在已经是冬天了，这个女人却只穿着薄薄的连衣裙，光脚穿着拖鞋。真由子走近一看，才发现是刚搬来不久的隔壁邻居，姓坂口。真由子忙问她："这么冷的天，你在找什么呢？"坂口说她的猫不见了，真由子便与她一起找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女儿果穗回来了，听说妈妈在帮邻居找猫，就上楼去把爸爸靖文叫下来帮忙。终于，一家人发现，小猫爬到了一棵很高的杨树顶上，却下不来了，正发出求救的声音。

周围没有梯子，闻讯赶来的坂口正着急时，靖文忽然说："我爬上去吧！"说着，他不顾妻子和女儿的阻止，挺着啤酒肚，小心翼翼地抱着树爬上去，救下了小猫。坂口激动得不停向靖文道谢。

这事之后，真由子一家和坂口的关系迅速升温，互相有了来往。一天，靖文走出公寓，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他，转头一看，是坂口。坂口左右看了看，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事想告诉您。虽然这么做好像背叛了您的太太，但您有恩于我，我还是想要告诉您。"她深吸一口气，道，"我看到了！"

靖文一愣，紧张地看着坂口，压低声音问："你看到……什么了？"

坂口叹口气说："你太太偷东西，我亲眼看到她在超市里偷了鲔鱼罐头。她的动作很熟练，店员都没有发现，看来不是第一次。"说完这话，坂口就迅速地鞠了一躬，走远了。

靖文百思不得其解，家里不缺钱，妻子怎么会去偷东西？是不是坂口看错了？他一整天都心神不宁，最后决定亲自去确认真相。

傍晚，靖文等在妻子下班路上会去的超市，见真由子进门，便偷偷摸摸地跟了上去。到了罐头区时，真由子拿了一组鲔鱼罐头放进超市的篮子里，靖文见状，刚

要松一口气，却见真由子又拿起一小罐鲔鱼罐头，动作自然地塞进了自己的皮包，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出超市的大门。

靖文在原地待了半晌，才慢慢往家走去。和真由子做夫妻那么多年了，他知道妻子没有偷窃癖，那为什么要偷东西？是压力太大了吗？他把能想到的理由统统想了一遍，最后心里一沉：真由子一定知道了自己隐瞒的事。当天晚上吃饭时，家里的气氛有点沉闷。靖文一句没提在超市看到的事情，真由子也若无其事。

二

第二天，果穗在车站等车上学，却发现坂口也在那里，还抱着猫。两人很快聊起天来，坂口看似不经意地说："我刚刚还看到你爸爸呢。图书馆十点才开门，他怎么那么早就出门了？"

果穗疑惑不解地说："我爸爸在银行工作，跟图书馆有什么关系？"

坂口一脸惊讶地捂住嘴，说："是吗？可是我经常在隔壁街区的图书馆看到他，我还以为他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上班族被裁员了，只能躲到不熟悉的图书馆去，以免碰到熟人……"

果穗难过极了，决定直接去问爸爸。她来到隔壁街区的图书馆，果然见到了靖文。他穿着笔挺的西服，正严肃地坐在柱子后面阅览报纸，周围坐着一堆老头老太。

果穗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刚想出去招呼爸爸，却见柱子后面有个人站了起来，伸出关节粗大的手，把一个厚实的信封递给靖文，靖文立刻把信封塞进了上衣内侧口袋。果穗连忙躲到柱子后面，心想：难道爸爸的确是有事才来这个图书馆的？这时，柱子后的男人走了出来，往门外走去，那是爸爸的同事中野先生。

果穗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半晌，她终于回过神来，苦笑着来到爸爸面前坐下。靖文抬眼一看是女儿，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仿佛见了鬼似的。果穗低声道："爸爸，我知道你的秘密了，你也知道我的秘密了，是吗？"

靖文沉默良久，终于慢慢地点了点头，沉声道："对，我失业了。那天我在街上乱逛，正好看到你和中野，我……"

果穗厉声道："所以你是在勒索中野先生吗？"靖文脸色发白，说不出一句话。这一天，果穗没有去上学，她和靖文在图书馆默默地坐了一天，最后一起回了家。他们什么都没有对真由子说，按部就班地扮演好丈夫和好女儿的角色。

第二天是真由子的休息日，她正在家做家务，隔壁的坂口抱着猫找上门来。坂口告诉真由子，几天前的晚上6点，她在东口那条商业街看到了果穗，一开始她没认出来，因为果穗化了妆，还穿着很成熟的衣服。后来认出是果穗，坂口便想叫她，却看见一个和靖文差不多岁数的男人走过来，果穗一下挽住他，两人开心地往店铺里走去。

真由子下意识地辩解，说那一定不是果穗，但坂口却说自己绝不会认错人。真由子不由得吸了口气，胡乱说道："啊……我想起来了，那是我哥哥。那里不是有个电脑城吗？果穗一直说想买个新电脑，就让我哥哥去陪她买了。"

坂口松了口气，说："原来是这样啊，因为东口有很多情侣宾馆，所以我想到不好的地方去了。都怪我，太多心了！"

三

等坂口走后，真由子再也没力气做饭了，她赶到东口等在那儿，祈祷着不要见到果穗。可是到了6点，果穗出现在商业街路口，果然打扮得很成熟，她正亲密地挽着一个年纪可以做她爸爸的男人。

真由子像被敲了一闷棍，咬咬牙想冲上去拉开两个人，却见果穗忽然放开了男人的手，神情悲伤地对他说了什么。男人闻言，苦笑了一下，俯身在果穗耳边说话。果穗突然大声说：

“你不用有负罪感，我家大人也是罪犯！”

真由子忽然像被抽走了浑身的力气，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果穗知道我偷东西的事了！她停下脚步，失魂落魄地转过身回家。

几天后的一大早，警察就找上门来，真由子去开门。靖文和果穗对视一眼，便又低下头看报纸，只见地方版那一页有篇车祸报道：“十日晚上九点多，居住在本市某某街区的坂口女士被邻居发现倒在路上，目前警方正朝车祸肇事逃逸方向侦办。”

不一会儿，真由子进屋了，果穗问道：“警察说什么了？”真由子说：“问我知不知道坂口出门干什么，怎么没拿东西也没穿外套。我说可能是在找猫。”

真由子突然发现坂口家的猫站在自家窗台上。她站起身来拉起窗帘，嘲讽道：“还好猫只能看着，说不出话。”靖文也冷笑说：“是啊，偷偷地观察别人也就罢了，坏就坏在还要到处说。”

令警察没有想到的是，真由子看到果穗和中野约会的那天晚上，一家人开了个家庭会议，各自把秘密坦白了，并保证积极面对问题。这本是件好事，但他们糊涂的是，下手杀了多管闲事的邻居。

选自《大河文摘报》

驾校红人是怎样炼成的

◇文/金陵小岱　图/彭建辉



去年我办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学会了开车。据说我的教练们在得知我领到驾照的那天晚上，还出去喝了两杯，共同庆祝终于送走了我。与你们想的不一样，我在驾校只学了55天，并不是常年留级，然而我学车的奇葩历史与破坏力度却成为驾校的一段“佳话”。

学车的课间休息时

刻，我在训练处办公室门口乘凉，总会遇到陌生的教练来逗我：“小岱，你撞坏的消防栓修好嘞！要不要去参观下？”

关于消防栓，我算是“一撞成名”。教练在车上教我判断车头与花坛的距离，怎么说我都无法理解，于是他下车给我找“点”，让我在那个“点”的时候就打方向盘，可是我忘记自己踩了油门，一脚上去，直接撞坏了花坛边的消防栓，消防栓当即失控，向着天空，向着大地，向着教练，狠狠地喷了一柱水。教练在那一刻所有的怒气都被突如其来的水浇灭了，他脱下短袖衬衫，穿着背心，无奈地看着我：“夏天洗冷水澡，你以为很凉爽吗？”

后来，我发现车身被我撞瘪的几处伤痕还在，我问教练怎么不去修一下，教练面无表情地说：“等你走了以后再修，不知道你还会开出什么新花样！”

没过多久，练习坡道定点，初抓方向盘没有感觉，我方向一下打反了，整辆车差点冲进了坡道下边的平地，好在教练紧急踩了刹车，但车的侧身也难以幸免，又多了一道伤痕，我自知理亏，递上饮料：“教练，要不先消消气再骂我？”

教练捂着胸口：“我们从前认识吗？你要这样整我！我快得心脏病了，你下车，下车！”我紧张地下了车，才关上车门就又听见教练的咆哮：“你能不能先挂P档拉手刹再下车？你是希望我跟车同归于尽吗！”

好不容易在种种折腾与煎熬中通过了科目二考试，我迎来了大路考训练。当我第一次上大路的时候，还没开多远，就被教练踩了刹车：“姑娘，你赶时间吗？”

我茫然地看着教练：“不赶时间，来就是学车的。”

教练近乎无语：“我没见过一上车就敢踩80迈以上的学员！不过是你，也不意外。”毕竟，我名声在外，要虚心接受教练的“恭维”。

当开了两天大路后，我问教练什么时候可以去报名考试，教练回我：“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好吧，学个车跟拍言情剧一样。

又过了几日，我开得已经相当顺溜，教练让我变道，我轻松自如，变过道来，我又开了几百米，教练问我：“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我匆忙左右看了下，原来我开在银杏树大道中间，我心想教练平时虽然严厉，但还真的蛮文艺，我压低声音，营造氛围：“风吹过的声音，树叶被风卷起的声音。”

教练当场暴怒：“你脑子里整天在想什么！你变过道了，灯还打着，你还想往哪里变道！树上吗！啪嗒啪嗒听不见吗？关灯，关灯啊！”

后来，经历了教练与我的九九八十一难，我终于顺利拿到了驾照，谁知教练意味深长地跟我说：“逢年过节记得给我发个祝福短信，说明你还好好地活着，就这样送你离开驾校，我还真的不放心！”

又过了很久，我开车技术已经相当娴熟了，某天，开到了驾校训练路段，熟悉的车牌号映入眼帘，我快速超车，四个车窗全开，激动地大喊：“教练，教练！是我！是我！”

我放慢速度，教练车的速度也放慢了下来，教练坐在副驾驶，摇下车窗，激动地对其他学员说：“我讲的那个人就是她！坐在后面的你们快看！就是她！小陈，你赶紧变道离她远点，这个丫头学车时就开不了直线！”

选自《喜剧世界》2019.9上

白头到老

◇文/金晓磊　图/彭建辉



三十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孙三决定离婚，他觉得他的爱情充满了欺骗。自从结婚那天起，妻子苏蕾就陆续把她的缺点展示出来了。比如睡觉前不刷牙不洗脚；还比如睡觉爱打呼噜；再比如可以把衣服扔进洗衣机后不闻不问一个礼拜。

孙三突然对这样的爱情厌倦起来，对继续生活下去缺少了信心。他决定和苏蕾好好谈一谈，可是怎么开口呢？

就在这个时候，苏蕾开口了："三哥，我那个好久没来了。"

孙三说："那个什么？"

苏蕾点了下孙三的脑袋，说："你个傻帽儿，你要升级当爸爸了！"

还没等孙三反应过来，苏蕾已经在孙三的脸上狠狠地啄了一下，然后，关灯躺下。

孙三侧了个身，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打湿了枕头。好歹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啊！总不能就这么谋杀了啊！

孙三思来想去，决定再忍耐几年，等孩子稍微大点儿再离婚吧。

孙三第二次决定离婚是在35岁那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孙三下了班，去幼儿园里接女儿。孙三想，他真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女儿会把苏蕾的坏习惯都学了去。等到长成第二个苏蕾，她的前途也就毁了。为了女儿，他必须和苏蕾摊牌。

正想着，女儿从幼儿园里跑了出来，脆生生地叫着"爸爸"。孙三摸了摸女儿的头，一把抱起了她。女儿很乖巧地在孙三的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很认真地问："爸爸，什么叫离婚？很多小朋友都欺负雯雯，他们说雯雯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都不要她了。"

孙三的眼睛就红了，他很想哭，却怎么也哭不出来。

他说："妞妞乖，爸爸和妈妈不会离婚，我们都要妞妞的！"

妞妞就伸出手和孙三拉起钩来，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

说完，孙三顺手抹了下眼角。

可是，没到十年，孙三第三次决定离婚了。他想自己都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连真正的爱情滋味都没尝过啊！这无论怎么说都有点儿对不起自己啊！似乎也没什么可以顾虑的了。女儿也渐渐长大了，懂事了。真不行，就先和妻子协议离婚，把法律上的关系斩断了再说。等女儿中考结束了，就彻底地和苏蕾断了关系。

于是，那个夏日的早晨，孙三开始起草离婚协议书。还没等孙三写几个字，办公室的电话响了。

是赵四局长打电话过来，叫孙三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赵四说："老弟，这些年也委屈你了，和你差不多进单位的人都混成科长或者主任了，就你还在原地踏步，做同学的对你关照不够啊！"

孙三连忙说："赵局，哪里的话。这些年还多亏了你关照，要不那年下岗早轮到我了。"

赵四说：“不提过去的事，我们谈现在的，或者说是将来的。我想把你动一动，动到后勤科当科长！”

后勤科科长，多肥的缺啊，自从马六科长因公牺牲以后，多少双狼眼盯着这位置啊！

孙三有点儿把持不住，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两条腿总是不听使唤地想弯下去给赵四下跪。

婚当然不能离了，孙三想，自己如果一提离婚，把苏蕾惹毛了，她把当年自己匿名举报赵四的事情给捅出去，自己好不容易戴到头上的官帽一下就飞了。

55岁那年的秋天，孙三第四次决定离婚。他很想早点儿看到情人雅芳听到这个决定会高兴成什么样子，所以，他在汽车油门上加了把劲儿——没想到，出了车祸。

不过好在孙三没死。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孙三就很有福气地躺在床上被苏蕾服侍着。服侍了整整25年。孙三80岁了。

80岁的孙三已经子孙满堂了，后辈们都说孙三和苏蕾真够幸福的。于是，后辈们买了个大蛋糕庆祝他们的金婚。

那个时候，孙三流出了眼泪，却说不出一个字。自从车祸以后，他再也没能说一句话。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2019.10上

上帝自有安排

◇文/邓迪　图/彭建辉



汤姆夫妇的女儿带男朋友回家了。吃过晚饭后，汤姆太太示意丈夫对这个男人考察一番。于是，汤姆先生把他叫进书房喝咖啡。

“你是怎么和我女儿好上的？”汤姆先生问。“常言道，‘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是一个潜心读书的人，所以上帝就将她这个‘颜如玉’给了我。”男人答道。

“嗯，这真不错。”汤姆先生说，“不过我女儿住惯了豪宅，你能让我女儿婚后也住上豪宅吗？”

“我会继续读书的。”男人答道，“常言道，‘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上帝自有安排。”“那么，你能让我女儿婚后开上豪车吗？”汤姆先生问。

“我会专心致志地读书的。”男人答道，“常言道，‘书中车马多如簇’，所以上帝也会有安排的。”

“你至少要向我保证你有能力让我女儿衣食无忧吧？”汤姆先生有些急了。

“不要担心，‘书中自有千钟粟’，只要我继续读书，上帝自有安排。”这次谈话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汤姆先生每问一个问题，男人总是说，他只管读书，其他的事上帝自有安排。谈话结束后，汤姆太太问丈夫：“亲爱的，你们的谈话如何？”汤姆先生说：“他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工作，也没有赚钱养家的打算，不过，有一个好消息，他认为我是上帝。”

选自《读书文摘·经典》



午夜课堂

◇文/苑世云 图/段明

一

“你的眼里还有我这个班主任，还有我这个语文老师吗？不乐意上课，就给我出去！”一向平易近人的叶萧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他感觉到了那些女同事惊异的目光，他知道自己有些失态了。

叶萧刚毕业，需要在教学上弄出点儿成绩来，可是面前这个张小雨却不给他争脸。以前是经常上课时左顾右盼，罚站是常有的事，这些天，上课不再左顾右盼了，脸一直朝下，有时还在桌子上磕个头，被叶萧叫起来时，白眼珠布满了红丝，像是得了红眼病。

叶萧训问了张小雨好几次，张小雨都一言不发。张小雨晚上偷着出去上网吗？可是学校附近的网吧已经被取缔很久了。和某个女生谈恋爱了？而张小雨这矮小瘦削的身材，哪个女生会看上他呢？

今天是叶萧第五次抓住张小雨上课睡觉了，加上叶萧这些天老是做噩梦失眠，脾气当然不好了。

“你这样上课能学好吗？”叶萧尽量把语气放得平和一些，实际上，叶萧并不指望张小雨能考个好成绩，一次作业里就能出现十来个错别字的学生能考什么成绩呢？

张小雨低着头，一声不吭。

“你的笔记写了吗？”叶萧知道自己多余问，上课睡觉怎么能写笔记呢？

“写了。”张小雨忽然抬起头，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叶萧。

“拿来，让我看看。”叶萧有些好笑，张小雨睁着眼说瞎话。

张小雨一溜小跑出了办公室，不一会儿，拿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气喘吁吁地跑进办公室，将笔记本放在叶萧的办公桌上。

叶萧看了看张小雨，拿

起笔记本。真不知道里面写些什么，叶萧心想。

笔体工整，条目清晰，叶萧这些天讲的内容都能在这个笔记本上找到，叶萧惊异了。

“这是你的笔记本？”叶萧盯着张小雨，想从他的眼里找出谎言。

“是我的。”张小雨抬着头，眼睛里除了血丝之外，看不出惊慌的意思。

“是谁替你写的？”叶萧逼问道。

“我自己写的。”张小雨底气十足。

叶萧又低头看了看笔记本，的确是张小雨的笔迹，不过，要比平常工整得多，也没有一个错别字。

难道是他抄别的同学的？但张小雨下课之后就跟着自己来办公室了，怎么会有时间抄呢？叶萧百思不得其解。

“《岳阳楼记》，你背过了吗？”叶萧拿出来杀手锏，张小雨平时连首古诗都背不熟，背诵长篇的《岳阳楼记》一定没门了。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张小雨双手背到身后，仰头背诵起了《岳阳楼记》。从头至尾，张小雨没有停顿，没有一个错误之处，而且是字正腔圆。

叶萧疑心面前站着的不是张小雨，身材矮小瘦削，染有一缕黄色的头发，可明明就是张小雨。

真是见鬼了！

“你说实话，笔记是什么时候写的？课文是什么时候背的？”叶萧温和地说。

“是晚上写的背的。”张小雨支吾了半天才小声说。

“晚上？晚上谁教你呀？”张小雨竟然拿晚上学习来搪塞他白天上课睡觉的事实，叶萧的怒气又升了起来。

“晚上……晚上……”张小雨看了看四周的老师，“是蔡逊颖老师教我的。”

“哦。”叶萧心中的怒气完全消散了，脸上现出喜悦的笑容。看着那些老教师惊愕的表情，叶萧心中暗自窃喜，这些老师一定是为他班上的张小雨有这么大的变化而惊奇，而蔡逊颖老师则是他叶萧心中暗藏的小秘密。

二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叶萧踏着平整的石板路朝学生宿舍方向走着。夜晚抽查宿舍的晚休情况，是他的惯例。

在墙角拐弯的时候，只顾着往前走的叶萧差点儿和迎面而来的人撞个满怀，来人轻巧地闪开了。

一身白色的连衣裙，一头飘逸的秀发披散在圆润的双肩上，清秀俏丽的面庞，一双会说话的明亮的眸子，叶萧看呆了。

“你好！”女孩嫣然一笑。

“你好！”叶萧脸上现出一片红晕，好在是晚上，女孩应该看不到，“你也查夜呀？”他只能找了一句话来掩盖自己的尴尬。

“嗯。”女孩轻声应了一声，夹着一本语文课本转身走了，飘飘然，像下凡的仙女，这是叶萧真实的感觉。

叶萧感到自己那颗青春的心萌动了。

自此，叶萧每天都去抽查，因为，他总能看到那个女孩，总能看到那嫣然一笑，两人总能擦肩而过。

叶萧感觉，女孩是故意在那里等他，他也每天半夜去赴那一瞬之约。

一次，在擦肩而过时，叶萧鼓足勇气问了一句，“你怎么称呼？”

“蔡逊颖，我是初二四班的语文老师。”女孩的声音像是来自天际的仙声。

叶萧每天等着夜晚的到来，等着那夜半时分擦肩而过的一句问候。

三

叶萧发现班上上课睡觉的学生多了起来，有时有三四个，但这些学生的笔记写得有条不紊，而且齐全，回答问题更是对答如流，也

许只有他叶萧明白这是为什么。

一天，王校长突然把叶萧叫了去，“叶老师，你班上有好几个学生晚上不好好休息，经常晚上在校园里乱跑。”

“他们不是乱跑，他们是……”叶萧想解释。

“叶老师，你刚刚工作，还年轻，工作经验少，这样惯着学生是会出问题的。晚上，我找几个老师一起查查你班的学生。”王校长的脸色很难看。

“好吧。”叶萧只能答应。他想提前告诉蔡逊颖，不要再晚上给他班上的学生补课了，但是，他问了好几个老师，那些老师都用惊愕的眼神看着他，不置可否。

今晚的夜色好像比平常来得快一些，时钟指到了午夜12点，按照校长的要求，叶萧要去抓那几个晚上出来的学生。他为了能够解释清楚，叫上了能说会道的室友小吴老师。

月光还是那样的皎洁，在拐弯处，他并没有碰到蔡逊颖，因为已经过了他们擦肩而过的时间。

男生宿舍里有四个床铺空着，叶萧知道他们一定到初二四班去了。他径直朝初二四班的教室走去，身后有几个人影闪动，那应该是王校长等人，还有他的室友小吴老师。

初二四班的教室里没有灯光，难道是学生撒谎？叶萧轻轻地来到教室门前。

月光下，教室的前排坐着四个学生，其中就有张小雨，都在目不转睛地看着讲台上轻声诵读的蔡逊颖老师。

乳白色的连衣裙，飘逸的秀发在暗光中显得更加美丽，如泉水击石般美妙的朗诵声传出教室，激荡着叶萧那颗幸福的心。

叶萧走进教室。

“蔡老师。”叶萧要向蔡逊颖说明，是校长执意来查学生的。

几束刺眼的手电光照在叶萧的脸上，“王校长，蔡老师也是为了学生好，只是……”叶萧用手挡住手电的光，他要替蔡逊颖和学生解释。

“叶老师，你这是干什么？原来是你半夜吓唬人啊！你也太不应该了！”叶萧身边传来王校长愤怒的声音。

“我吓唬人？”叶萧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他看了看在场的人，只有王校长和学校里的几个中层领导，没有小吴老师，蔡逊颖和学生也都不见了，教室里空空的，没有桌子，没有凳子。他的左手拿着一本展开的语文课本，课文正是蔡逊颖刚才朗诵的那一课——《醉翁亭记》，右手里也不是手电，而是一根用去一半的粉笔，黑板上清晰可见的粉笔字分明是他的笔迹。

叶萧休假了，他被诊断出，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引起了神经衰弱，进而出现了梦游症。前些天，每到半夜时分在初二四班教室里讲课的就是得了梦游症的叶萧。

叶萧不相信那是梦游，白色的连衣裙，飘逸的秀发，清秀俏丽的面庞，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每晚那句温声的问候还时常在他的耳旁回荡。

有人告诉叶萧，蔡逊颖老师曾经是这个学校初二四班的语文老师，可是，在一年前，她因为推开车轮之下的学生而丧命，她所在的初二四班后来也成了一个空教室。

小吴老师暂时兼任了叶萧的语文课，而叶萧班上的班主任工作只能由王校长临时代理。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王校长去抽查男生宿舍时，发现有十多张床铺空着。他大惊，四处寻找，最后他停留在初二四班的门前。

黑暗中，十多个男生齐整地坐在教室里，而教室里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把凳子，但学生们分明是平稳地坐着，而且双肘抬着，好像平放在书桌上，他们正目不转睛地看着黑板，讲台上，一支粉笔在半空悬着，正在黑板上写出娟秀的字来：《醉翁亭记》……

选自《胆小鬼》



货郎的香囊

◇文/温偌　图/段明

一

酒意有些上头，姑苏城的房屋仿佛被人拖拽了几下，歪歪斜斜。天色将暗，四周的小贩也都收拾好了货物，归了家去，白日里繁华的姑苏城渐渐沉息了下来，陈枫沿着一条青石小道，踉跄地向着家中走去。

弯弯扭扭的街道尽头，走着一个货郎，他背着一个巨大的红木箱子，箱子上缠绕着诸多大小不一的铃铛。货郎朝着陈枫走来，清脆的铃铛声在寂静的姑苏城中散开。

“这位小哥，买东西吗，我这儿什么都有。”货郎拍了拍手中的箱子，朝着陈枫神秘地说道。

陈枫不禁嗤笑，借着酒意：“起死回生的药有吗？”

货郎翻了翻手中的箱子，转身朝着他说道：“药我虽然没有，但是我可以卖给你一个梦。”

“现在的江湖，各种异术层出不穷，梦境嘛，镜花水月而已，当不得真的。”陈枫摇了摇头，灌了口酒，绕过货郎，往前走去。

“哎哎哎，先别急着走啊。”货郎拦住陈枫，“我可不比那些江湖骗子，我这梦啊，它能成真。”

陈枫顿下了脚步，紧紧地盯着货郎手中的箱子，值此静夜，长风都已经入眠，箱子上的铃铛却仿佛依旧被吹动着，发出细微的声响。

“也罢，就当是梦，能够见一见齐琳，也足矣了。”陈枫把目光从货郎的箱子上收回，问道，“你这梦，如何卖法。”

货郎打开箱子，从中取出了一个香囊，“此物名为梦引，你睡觉时将它放在枕边即可，至于价格嘛，用你手中的那壶酒来换就好。”

货郎接过陈枫手中的酒，便错身向着前方的黑暗中走去。

“果然是好酒，”货郎饮下一口，又转身看了陈枫一眼，“若是哪天察觉这香味尽了，切记不要再枕之入眠。”

陈枫望向手中的香囊，货郎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细微察觉的铃铛声也隐入了黑暗。他拍了拍隐隐作痛的脑袋，一步一晃地朝着家中

走去，到了家，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睡去。

二

“齐琳何必如此心急，等我此次走镖回来，再与你一同前去可好，岭南那里恶山恶水的，两人一起，也好有个照料。”陈枫笑着对前方的女孩说道。

齐琳回道：“早些日子都是陪着父亲和师兄一起走镖，时日长了多少也了解一些，这次虽然是我一人独自走镖，但也算是轻车熟路，师兄不必再担心了。”

“当真不用我陪同？”

“不用了师兄，你何时变得同我父亲一般啰唆。”齐琳笑着将陈枫推出门外，“师兄早些启程吧，再晚就误了时辰了。”

陈枫翻身上马，朝着齐琳说道：“那你自己一人小心点，等你回来了，我带你去城外喝酒，看花。”

齐琳挥了挥手，“师兄也一路小心。”

陈枫笑了笑，扬了扬手中的鞭子，尘烟散起。马儿还未多跑几步，前方的路面刹那间出现一道如同深渊一样的裂缝。骇人的黑暗无限地延展着，密密麻麻地朝着四周弥漫。来不及勒马，整个车队瞬间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深渊所吞噬。

猛然睁开双眼，陈枫从沉睡中醒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窗外还是一片黑暗，“这是第几次做相同的梦了。”陈枫自语道。腰间的香囊里若有若无地传出一道引人入睡的味道，他有些自嘲地笑笑，“齐琳啊齐琳，如果那术士说的是真的，该有多好。”倦意开始袭来，陈枫把香囊放到枕边，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师兄，师兄，都阳春三月了，听说城外的梨花开了遍地，你带我去看花好不好。”

陈枫有些吃惊，眼前这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怎么有着与齐琳小时候如此相似的声音。他连忙起身，师傅从院外走了进来，“你们两个，不好好练功，一天到晚就知道瞎玩，还不去把今天的功课做了，否则晚上不准吃饭。”

“师……”陈枫刚要开口，却被小女孩拉住了胳膊，朝着院内跑去，在沿着池水跑过去的那段路上，他匆匆瞥了一眼湖面，水中的自己竟也是孩童一般大小。

难道那术士说的话是真的，自己真的回到了过去？

幼时的齐琳将陈枫拉到练功房里，这个他曾经度过十几年的地方，小齐琳从墙上取下两柄木剑，递与他一柄，“师兄，今日练剑，你可得让着我一点儿。”

陈枫接过长剑，平复下心情，笑着说道：“你不是想去看城外的梨花吗，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真的吗，师兄？”齐琳跑过来拉住陈枫的胳膊，两只眼睛笑得如同月牙一般，“可是师兄平日里那么听父亲的话，今日怎敢如此，万一父亲怪罪下来了怎么办？”

陈枫摸了摸齐琳的脑袋，“你想看我们就去看，况且师傅平日里也就嘴上严格一些，不会舍得罚我们的，若是真有什么，就由师兄一人担着，齐琳负责看花就好了。”

齐琳蹦蹦跳跳地跑出练功房，趁着师傅不注意，偷偷从后院的耳门里溜了出去。

城外的天空格外的蓝，时不时有一阵长风吹过，道路上一排排梨花的香气，随着几片掉落的花瓣，慢慢地飘向远方。

陈枫用平日省下来的钱给齐琳买了几串糖葫芦，齐琳吃得满嘴通红，指着身旁的梨花说道：“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在院子里栽满梨树，到时候遍地像雪一样的白，多好看呀。”

陈枫望向眼前掉落的梨花，像是一场积酿许久的大雪，纷纷扬扬地擦拭着这个世界，他起身捡起一片花瓣，把它放到齐琳的手中，呢喃道：“会的，会有那么一天的。”

三

陈枫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沉寂的姑苏城开始复苏，变得热闹起来，街道

上络绎不绝的叫卖声透过窗户，悠悠扬扬。

陈枫用清水洗净了脸，昨日醉酒的后果导致如今额头还隐隐作痛。稍作整理，他取了家中最后的一点儿盘缠，向着客栈走去，依旧如往常一般，陈枫寻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点了几份平日里的吃食，只是今日，没有再点酒。

饭菜未曾上来之前，陈枫从腰中取出昨夜的那个香囊，自从齐琳死后的每一个夜里，他始终重复地做着同样的一个梦，如果那一天他没有走，而是陪着齐琳一起，也许齐琳就不会出事。

说来也是奇怪，这香囊竟有引人入眠的功效，昨夜不仅没有循环那个噩梦，反倒是梦见了与齐琳小时候的样子。陈枫把玩着香囊，有些流连昨夜的那个梦，恍惚间，仿佛在香囊上遇见了齐琳的身影。

囫囵吃下一些熟食之后，陈枫觉得筋骨舒展了许多，额间的痛楚也消了大半。从窗边往下看去，姑苏城还是一如既往的繁华，大家都有着不同的生活，各式各样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将最后一口茶水饮尽，客栈里竟响起了熟悉的铃铛声，陈枫抬头向着发出声音的角落里看去，一道身影匆匆穿过门沿，走了出去，隐约间见到了一角漆红的箱子。

他赶忙起身追了出去，街道上一如往常，那个仿佛凭空出现的身影又这样凭空消失了，陈枫依靠在客栈外的木墙上，想起昨晚那货郎说的梦能成真的话语，不禁有些火热，随即又自嘲起来，“能让我梦见齐琳就已经很好了，至于梦能成真之类的，怕只是那术士搞出来的噱头罢了。”

陈枫摇了摇头，笑自己太过贪心，此时旭日高升，姑苏城也迎来了它最为热闹的时候，陈枫拖着身子来到一家米店，往往没了银子的时候，他都会来到这家米店，出些力气，来赚取饭钱。只是今日着实有些不走心，店家见陈枫失神了几次，便早早将今日的工钱结与，遣他回去。

陈枫一人返回那破败的小院，手中紧紧地抓着香囊，枯坐了大半日，天色渐渐西沉了下去，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那个互不相识的术士手中，渴望能够再次见到齐琳，哪怕是在梦中。

暗夜已至，陈枫将香囊放于枕边，闭目睡了过去。

“师兄师兄，天都黑了，我们该回去了，不然父亲真的会骂我们了。”齐琳有些着急了。

陈枫把齐琳头上的梨花摘去，用袖口擦了擦她吃的通红的嘴唇，“走，回镖局。”

从城外回去时，师傅早已知道陈枫和齐琳偷跑了出去，端坐在院中等着他们，师傅要罚陈枫与齐琳两人，陈枫执意说是自己拉着齐琳出去，师傅说他偏袒，更是要罚。

陈枫跪在院子里整整一夜，夜间时候，齐琳偷拿了一些饭菜给他，陈枫不肯吃，他说犯了错误理应要罚。

齐琳有些抽泣，她说要陪着陈枫一起跪。

陈枫摸了摸齐琳的头发，不禁笑道：“本就是师兄的错，是师兄要带你出去的，你又何须自责呢。”

这一次的梦境十分短暂，醒来时天边已经泛起了熹光。陈枫知晓这只香囊不仅能让自己做出想要的梦，还能按照时间的顺序去经历，如同再一次地活过，难道，这便是那术士说的可以成真的梦？

陈枫紧紧地望着香囊，奇怪的是，白天它并不会散发出那道若有若无的气息，如普通香囊一般无二，甚至不如，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的味道。只是到了夜间，仿佛有着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去赴一场约定。

此后的日子里，陈枫时常在梦中与齐琳相见，重历十多年前的一幕一幕，有时候真想永远倒在这梦中，不复醒来。

陈枫陪同着齐琳长大，她还是同以前一样，虽爱捉弄一下别人，心地却是十分的善良。陈枫常说齐琳不适合干镖师这一行，不敢杀人，又如何走得了镖呢。齐琳反驳他，谁说走镖就一定要杀人了。陈枫适宜地岔开

话题，齐琳就像一个未经人事的孩子，这么多年了，心性还是如此。

陈枫在如此这般昼夜颠倒的生活中，过了三个月，神情恍惚间，他越发地觉得齐琳就在这香囊之中。

今日，陈枫并没去往常的那间客栈，如果没有计算错误的话，今夜要做的梦，是齐琳死去的那天。

五年前，那是齐琳第一次一个人走镖，为隔城的绸缎庄护送几车绸缎，本是一件寻常的生意，再加上当时镖局接了一单重要的生意，师傅派陈枫全程跟护着，陈枫想着回来之后再与齐琳一起去护送绸缎。

齐琳却是不肯，她说她已经长大了，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了，陈枫想着这单生意确实平常，就没有坚持。

陈枫从外城回来的时候，师傅告诉他齐琳的镖被劫了，那原本普通的绸缎里，藏匿了几万两银票，镖局都未曾得到的消息，那伙贼人却不知从何得到的，他们抢走了银票，并且杀光了所有的人。

师傅说是他害了齐琳，他说陈枫说得对，齐琳不该做镖师的，师傅把齐琳埋在了后山，这么多年过去，陈枫从未去看过齐琳一次。

从那之后，陈枫退出了镖局，整日浑浑噩噩，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一晃便是五年。

今夜又要重新经历那个让他后悔了五年的一天。

“梦外我没有守护好你，齐琳，梦里我不会再让你受半点伤害了。”陈枫早早将香囊放在枕边，不知过了多久，天色终于暗了下来。

四

“齐琳等我，我跟你一同前去。”陈枫在齐琳的马车后方招了招手说道。

“师兄，师傅不是让你去押运另一趟镖吗，怎么有空陪我？”齐琳笑着问道。

“镖局里能人众多，少我一人没事，我思考再三，想着放心不下你，一同前去的好。”

“师兄，我都这么大了，你却总是把我当作孩子一样看待。”齐琳有些嗔怪，笑着说道。

陈枫并不言语，该启程了，马车也转动了起来，卷起一层尘土。

车队到达岭南的时候，陈枫告诉齐琳小心着四周，翻身下了马，将长剑紧紧握在手中。

不一会儿，风沙四起，一阵凄厉的哀号在风中响起，一道道隐藏着的身影从山间冲了下来。

忽地，一道身影袭来，陈枫拔剑刺了过去，不可思议的是，长剑像是水中的涟漪一样，在敌人的身前晃动了一下，便兀自散开，他惊愕万分，却发现牵着齐琳的那只手，正如同风沙一般，慢慢地消散着，一股悲伤从心底涌出，难道在梦中，我依旧救不了齐琳吗？

陈枫不甘心，半截手掌努力伸出，拍在敌人的身体上，“砰”的一声，他的整个身体如烟雾一样炸开。

猛然中惊醒，陈枫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不会的，不会是这样的。齐琳，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来救你的。”

陈枫一把抓过香囊，里面的味道似乎尽了，他并不多想。将香囊狠狠地压在枕下，重新睡了过去。

一道细微的铃铛声响起，那日售卖梦境的货郎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陈枫的房间，望着仍旧在昏睡中的陈枫，货郎伸出手，轻轻地从枕边取回了香囊。

香囊的表面匆匆闪过一道声影，似在挣扎着。

“说过香味尽了便不要入眠，这么些年，没有一个相信的。”货郎像是对着香囊自语，“罢了，看在你的分上，便再助他一次吧。”

货郎打开香囊，取出一点粉末，撒在了陈枫的身上，陈枫狰狞的面部渐渐有了缓和，眉宇之间，竟有了些笑意。

货郎将香囊放入箱中，喃喃自语道：“快了，再过上几年，我就带你出来。”

箱子上的铃铛兀自响了一声，似在回应着什么。

货郎笑了一下，背起箱子，转身走了出去。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醉汉戏鬼

◇文／何昌义　图／段明

清顺治年间，四川保宁府有一个叫敬满墩的汉子，自幼父亡，全靠他娘在酒坊里面帮工把他养大，他长大后，嗜酒如命。

转眼，敬满墩已三十出头，尚未成家，家中依然一贫如洗，只有三间茅草房、两架木板床。敬满墩每日给人家打点散工，得了工钱就直奔酒庄，一天下来，只留得下两个铜板回家和他娘喝粥充饥肠。

这晚，敬满墩又喝得酩酊大醉，踉踉跄跄地往家走。

三更已过，敬满墩东倒西歪地在街上走着，浑身酒气，街上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突然，敬满墩脚下一个趔趄，身子往前一倾，倒在了地上。他迷迷糊糊用手扶着一个石台爬起来，才发现所谓的“石台”其实是一口井。正好，敬满墩此时渴得口舌生烟呢！于是，他就放下吊杆上的绳子，想汲一桶水上来。谁知，他吊起来的这桶水里，却浮着一个酒葫芦，他把葫芦拿起来摇了一摇，听到了水声，顿时就高兴了。酒也能解渴，且比那清水还强上几倍呢！这样想着，敬满墩拧开了酒葫芦，正想一饮而尽，却发现葫芦里喷出一股子黑烟。黑烟在半空里幻化一番，竟现出个面皮白皱、浑身水泡浮肿的厉鬼。厉鬼尖啸一声，就向敬满墩冲将过来，敬满墩吓得一口气冲进肠胃，喉咙一痒，顿时就吐了起来。厉鬼见状，一下子闪得远远的。原来这山妖魅怪，最怕污秽之物，若是沾上了，轻则阴气大减，重则灰飞烟灭。

厉鬼开口冲敬满墩叫道：“你竟敢戏弄我！”敬满墩吓得连连摆手，说：“大仙饶命，小人今晚贪杯多喝了点，出了丑态，扰了大仙清净，冲撞了大仙，还望不要见怪。”

厉鬼听了，大笑起来：“我乃潼川府人，生前也是个视酒如命的主。因生意往来暂居此地，一日陪客，喝酒到深夜，路过此地，不料遇到贼人深夜劫财，堵住我的嘴，用我随身的酒葫芦往我鼻中灌酒，溺死了我，又投入这深井之中。别人淹死会成水鬼，而我则成了名副其实的‘酒鬼’。我在此地等了数年，等一个醉人投

井，我便可以前往地府投胎。今日光景好不喜人，总算把你给等来了，我的苦日子看来到头了。”

敬满墩一听，冷汗直流，爬起来就跑，不料厉鬼一下子就飞到了他面前，泡得发白的手就快要摸到敬满墩的脖子了，敬满墩急中生智，大叫一声：“有酒！”一听有酒，厉鬼急忙转身一看，哪里有什么酒，转回身来，却发现敬满墩又跑了。敬满墩铆足了劲，一口气跑到巷子口，扶着一个石磨歇息，一抬头，却发现厉鬼站在石磨上正直勾勾地看着他，敬满墩吓得双腿一软，跪了下来，连声求饶，哀号道：“可怜我敬满墩贫苦一辈子，死到临头却连口送行酒都没有。”

厉鬼冷笑一声：“天下名酒我尽尝过，现在想来，却都是一般滋味。”

敬满墩说：“你果真全都喝过？可别空口说白话。”

厉鬼怒道：“你不信？前面有个酒庄，我施法开门，你去拿几坛名酒来试我。”

敬满墩连声称好，于是厉鬼一挥手，酒庄大门洞开，敬满墩跑进去抱了几坛酒出来，摆出几个大碗，各倒了一碗，送给那厉鬼品尝。厉鬼端起第一碗酒，小饮一口，道：“入口绵，落口甜，饮后余香，正所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乃山西汾酒是也。”敬满墩听了点点头，厉鬼又端起第二碗酒，嘬一小口，道：“酒味浓香，入口甘冽，尾香净长，正所谓‘衔杯却爱泸州好，十指寒香给客橙’，乃泸州老窖是也。”敬满墩连连称赞，厉鬼又端起第三碗酒，细品一口，道：“香气幽雅，醇厚协调，风味自古独秀，‘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乃灌南汤沟酒也。”敬满墩又点了点头。

厉鬼端起了最后一碗酒，喝了一口，却不作声，又喝了一大口，咂几下嘴，最后一口气把酒喝光了，才缓缓地说：“香甜丝滑，柔和清爽，无茅台般烈，也无西凤酒凉，却混着古井贡的甜，透着女儿红的香，实在是一碗好酒。我尝过好酒无数，却也尝不出这酒的来头，再给我倒上一碗。”敬满墩却说：“这酒，没了。”

厉鬼惊诧地说：“没了？”敬满墩答：“这酒是我娘酿的，她在酒坊里帮了几十年工，琢磨了许多酿酒的门道，这酒，是她到山上采野菜时收来的野麦野粟再加上各式野果酿造的，因为要在土窖里用土压着放一年，所以唤作‘压酒’。一年下来，也就酿了一坛。这个酒，我带一小葫芦在身上，因为它劲儿小，甘甜清醇，可以提神醒脑，我平时都不舍得喝。”

厉鬼一听，急了，为人数十年，做鬼数年，第一次尝到如此香醇的酒，肚子里沉寂许久的馋虫又被勾起来了，它说道：“你带了一葫芦，那么还有一半在哪儿？”说话间，它看到了敬满墩藏着的手，高声叫道：“拿出来！”敬满墩不愿，说：“我就要死了，得喝点酒好上路。”说着，他打开葫芦喝了几口。厉鬼见状，唯恐他喝干了，于是扑了过去，敬满墩吓了一跳，一下子把小葫芦丢了出去，葫芦掉在石磨台上摔破了，酒全部流进了石磨的磨眼。厉鬼见状大怒，又要扑过来抓敬满墩，敬满墩吓得连连大叫，说：“别杀我，你推磨，磨一转，酒就会流出来的。”

厉鬼半信半疑，就去推了推石磨，结果，酒还真从石磨里流了出来，厉鬼见状大喜，就欢欢喜喜推起了磨。敬满墩见状感慨：“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想到有酒也能使鬼推磨。”那边，厉鬼已经喝光了流出来的酒，恨不得把石磨翻开来舔舔。它又看着敬满墩说：“你说你娘酿了一坛，给我去取来。”敬满墩大惊，他娘年老体弱，若被厉鬼吓到不得了，于是他连忙挥手，说：“不用了，我今天出门正好多带了一葫芦，刚才落在井旁，我这就去取。”厉鬼说道：“谅你也不敢耍花招，我就在此地等着。”

过了一会儿，敬满墩果然拿着个酒葫芦回来了，厉

鬼满心欢喜接过酒葫芦，却疑惑地说：“这是我的酒葫芦啊？”敬满墩说：“我那个葫芦在井边躲避大仙时撞开了缝，我怕漏了酒，就倒进大仙的葫芦里了。”厉鬼“嗯”了一声，揭开葫芦一闻，果真是“压酒”的味道，便急吼吼一饮而尽。突然，厉鬼脸色大变，吐出那些“酒”，倒在地上哀号着打起滚来。它又一下子飞到空中，伸出利爪要掐敬满墩，还没掐到，却一下子掉了下来。这时，一声鸡叫传来，厉鬼化作一丝黑烟，消散不见了，敬满墩此时也两眼一黑，双脚一软，昏了过去……

次日清晨，人们在酒庄敞开的大门前发现了晕倒的敬满墩，身边还有一堆坛坛罐罐。人们只当是他翻进酒庄偷酒喝，喝醉了。酒庄老板是个善人，派人把他抬回了家里。醒来之后，敬满墩变了个人似的，从此滴酒不沾，对他娘百般孝顺起来，还做起了酒生意，卖的正是他娘酿的“压酒”。

话说当初那个葫芦里有什么名堂？原来，敬满墩并没有多带一葫芦酒来，他只是想拖延时间，免得厉鬼去找他娘。他走到井旁，突然看到了自己起先的呕吐物，陡生一计，他食指探喉，把之前喝的压酒催吐了出来，装进了厉鬼的葫芦里，拿回去给了厉鬼喝。闻起来的味道与酒无异，可毕竟是进过肚腑的东西，哪有不秽之理？鬼本怕污秽之物，所以厉鬼喝了敬满墩呕出的酒，自然是痛苦万分，阴气大散，正逢一声鸡叫，五更已到，阴神便将这厉鬼打散了。

选自《读者文摘》

难以完成的任务

◇文/邵恩锁



汤姆、杰克和彼得是三个经济犯，最近监狱改革，他们被送到一个农场劳动改造。

三个人向来锦衣玉食，哪受得住农场辛苦的劳作，整日叫苦不迭。幸好，有个叫老亨利的伙计对他们特别关照。每次开饭，给他们的饭碗都盛得满满的，甚至连洗内衣这样私人的活儿，也都主动替他们干了。

尽管如此，三个人还是觉得农场的生活过于艰苦，跟管教说想要调离农场。

管教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能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就可以获得减刑的机会。”

“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管教笑着说：“每个人饲养一百头动物，等它们的价值和你们入狱前通过不法手段获得的财富一样多时，你们就可以离开了。”

汤姆一听，忙说：“我就是个普通的骗子，养一百头猪足够了。”

杰克合计了半天，说：“我养一百只羊应该差不多。”

彼得沮丧地说：“真后悔当初贪得无厌……我只好辛苦一些，养一百头牛吧。”

此后，为了早日脱离农场，三个人起早贪黑地忙活着。终于，汤姆养的猪、杰克养的羊和彼得养的牛都达到了出栏的标准，三个人可以离开农场了。

老亨利见他们要走了，一副既高兴又失落的样子。三个人想起他一直以来的照顾，就向管教求情：“让老亨利也饲养动物吧，他的年纪大，更应该早点离开这里。”

管教无奈地说：“老亨利在多年前就已经选择好了，可至今也没能够完成任务。”

三个人不解地问：“老亨利选的是什么动物，这么难完成？”

管教说：“一百个经济犯。”

选自《故事会》



治病的石头

◇文/王浩然　图/段明

神奇的石头

近来，顾局长得了焦虑症，又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整天昏昏沉沉、头痛欲裂。他去了省内外有名的大医院，求了无数名医和名教授，也没有治好他的病。

一天，他听说本县西部青龙山有块神石，只要在那块石头上躺上三五回，不管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治好，更神的是，那块石头还能帮人消灾。开始他不信，一块石头哪有这么神？可他不久又听说，国土局刘局长这些年从土地交易中捞了不少好处，无论政治前途还是身体状况都十分危险，让他惶惶不可终日。近两个月，他突然变得有精神了，脸色也红润了，原来的一身毛病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就是因为进了青龙山，躺了几回那块石头。

顾局长同刘局长有些交情，便拐弯抹角问起这件事。刘局长神秘地笑了笑，在他耳边悄声说："你可以去青龙山试试。"

于是，顾局长将信将疑，偷偷跑进青龙山。他一路爬山，一路打听，在太阳快升到头顶的时候，碰到一个在山岩上背着竹篓采草药的老人。顾局长便气喘吁吁地向他打听，那块能治百病的神石在哪里。

老人把胖胖的顾局长上下打量了一阵，说："跟我来吧！"

又爬了会儿山，顾局长发现一块黑黝黝、光溜溜，比床还要大的石头，躺在杂乱的灌木丛中。采药老人告诉他："这就是能治百病，又能替人消灾的神石。"

顾局长看着这块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石头，心想，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啊。采药老人对他说："你躺上去试试。"说罢，转身采草药去了。

顾局长想，既然来了，就要一试，便躺到了石头上。开始，并没有什么感觉，慢慢地，他感到有股热烘烘的气流从石头渗进他的肌肤、内脏、筋骨，就像躺在炉子上似的。

他有点吃不消，不住地扭动身子。采药



老人并没有走远，转头警告他说：“坚持一个时辰，不能下来，不然效果全无！”

为了治愈怪病，顾局长咬紧牙关，坚持躺在石头上。等他躺得满身大汗的时候，采药老人跑回来对他说：“起来吧，一个时辰到了，有没有效果就看你的运气了。”

顾局长从石头上一骨碌爬起来，果然感到神清气爽，头痛也好了。他惊喜万分地朝采药老人道：“神，神极了，第一回躺就效果非常，这是什么原因啊？老人家，快告诉我！”

采药老人捻捻白胡子，神秘地说：“因为你想治病，诚心而来，所以效果不错。不过，你这病还没有真正好，稍不留神就要复发。”

“老人家，那怎么办呀？您得替我把病治彻底啊！”顾局长急了，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沓钞票。

采药老人笑笑推开：“这块石头是天地生的，我凭什么收你的钱呢？”

“不收钱，我心里不踏实。”顾局长又把钱塞过去，支支吾吾提出要求，“您还要替我消灾，保我平安！”老人再次把钱推回去，告诉他：“这治病消灾啊，得先除掉你这些年积下的心毒，再躺这石头，才能显出神奇效果。”

“什么叫心毒，怎么除掉？”顾局长听了一愣不解地问。

“你是个聪明人，回去好好想想，想通了，心毒除掉了，再来躺这块石头。”采药老人捋捋白胡子，又转身采药去了。

采药老人

顾局长出山后，当天晚上躺在床上，细细琢磨着采药老人说的心毒，究竟是指什么。想了半个晚上，他心头“怦”地一跳，突然明白过来，这心毒无非是这些年来自己当了局长后，吃人家的，收人家的，还包养了个漂亮女人，心入了邪，这不是心毒又是什么？

以前，尽管上面喊得紧，但雷声响，雨点小。谁知道，从去年开始，上面动了真格的，机关已经有三个科长、两个局长和一个副县长被查办，他被这种势态吓得心惊肉跳，心情一紧张，满身的毛病都来了，这不是心毒惹的祸又是什么？

想到这里，他惊出一身冷汗，一个晚上都没有合眼……

过了一个星期，顾局长再次进入青龙山，在采药老人的指点下，又躺到那块石头上。可这回怪了，他躺下不久，就感到浑身疼痛，像有无数的钢针戳着他的后背……终于，他忍不住朝一旁采药的老人叫道：“老人家，这石头怎么越躺越难受？”

采药老人闻声跑过来，瞧了眼躺在石头上痛苦扭动身子的顾局长，叹了口气说：“上回我怎么交代的？你心毒一点儿都没有去掉。这块石头是有灵性的，心不诚，你来山里欺骗它，它生气了，怎么治你的病，消你的灾？赶快起来，回家把心毒除干净了再来。”

顾局长连忙爬起来，一脸尴尬。原来，那晚上他确实准备把收受人家的钱物一家家退掉，并离开那个被他包养的女人……可快到天亮，他又觉得这些事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千万动不得，弄不好反而会招来麻烦，毁了他的一切。他抱着侥幸的心理，第二次进青龙山，谁知这块石头果然神奇，欺不得、瞒不得……

顾局长回家后，把利用职权收受的财物一一退回，又狠狠心，同被自己包养的女人一刀两断。不过，剩下的一件事，他始终下不了决心。那是五年前，他当乡长时，在一个水库工程中收受了500万贿赂。结果工程老板偷工减料，一场大雨，水库决堤，冲掉两个村子，还死了人。他通过各种关系，摆平了这件事。可这件事一直郁结在他心里，挥之不去……

他用那收受的500万钞票，在县城买了

三套房子，却不敢搬进去住，一直空着。此时，他想把房子卖掉，把钞票退回去，但如今房子升值了，价钱翻了一番，他还是有点舍不得……想来想去，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得不错了，人无完人，金无赤金，那块神石也该原谅他了！

当顾局长第三次进入青龙山，躺在那块石头上后，果然觉得全身舒畅多了。正当他躺在神石上为自己的小聪明暗暗得意的时候，突然感到肚子一阵接一阵地剧痛，他赶紧朝不远处采药的老人大喊："老人家，快……快来救救我，痛死我了，痛……"

采药老人跑过来，看了下他的脸色，痛心疾首地说："你啊，还留着一块心毒没有去掉，瞒得了自己，却是瞒不了眼前这块石头。告诉你，你肚子里有个肿块，快要破了……"

"那怎么办啊？"顾局长听了，大惊失色。

"聪明人不要细讲……"采药老人摇头离开了。

顾局长翻身从石头上爬起来，满脸通红。回家后，他以最快的速度，把县城的三套房子卖掉，然后来到县纪委，竹筒倒豆子似的，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作了彻底交代。交代完毕，他长长地出了口气。

纪委书记对他说："等着组织处理吧。"

接着，顾局长又进入青龙山，心平气和地躺到那块石头上。采药老人郑重交代，这回躺在石头上，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顾局长都不能叫他。时辰一到，他自然会回来。交代完毕，他背着竹篓子，转过一道山坡，采药去了。

谁知道顾局长躺下不久，肚子又翻江倒海似的痛起来。他捂着肚子在石头上直打滚，不由起了疑心，他什么都向纪委作了交代，断了女人，退了房子，怎么还是痛啊，这采药老人是不是在故意作弄他？可想起老人刚才的交代，他只好咬紧牙关，没有喊出声来。

当他痛得身上的衣衫全被冷汗浸湿，再没有气力在石头上翻滚的时候，时辰到了，采药老人跑过来，对他大喝一声："起来！"

顾局长爬起来后，捂住肚子站都站不稳了。采药老人又朝他大喝一声："吐！"顾局长肚子一鼓，"哇"的一声，伸长脖子吐出一股污血。吐完后，他立刻感到浑身舒坦，像重生了似的。

采药老人笑眯眯地对他说："看来你已经把心毒除得干干净净，石头也真正治好了你的病，消了你的灾。出山吧，回去后再不要走邪路，后半生你便无事了。"

心 毒

顾局长对采药老人千恩万谢，离开了那块神奇的石头，以后的日子果然太平无事。脱胎换骨后的顾局长，怀着感激的心情再次进入青龙山，不过这回他不是来躺石头的，而是来向采药老人请教，这块石头为什么那么神奇。采药老人听了哈哈大笑，说："石头就是石头，它哪有这么神啊！"

原来，老人是个深山里的老药工，各种疑难杂症，全凭他的一双火眼金睛，治病也是靠一把草药。

近年，时有贪官、奸商进山请他看病，他知道这些人干了坏事，都有心病，老人称它为心毒，日积月累，就会殃及身体，生出各种毛病，灾难也就跟着来了。要劝说他们扔掉心毒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想了个办法，让求医的人躺石头。石头上则根据不同的对象，涂上他精心配制的草药汁液。

在此期间，他察颜观色，随时调整配方与药量，显出石头的神奇，最后彻底祛除求医者的心身两病……

顾局长听后，看着山下的红尘世界，突然醒悟：人啊，一旦积下了心毒，便看不清东南西北了，哪有不磕磕碰碰，招灾惹祸的呢？

选自《中华传奇》2019.9上

懒虫斗奇猫

◇文/庞学冬　图/周欣欣



表叔哭诉

这天，王新把3麻袋玉米搬到牛车上，去表叔家还粮。表婶请他进了客厅，王新刚坐下，忽然听院子里传来一阵哭声。他抬头一看，只见表叔带着满脸伤痕哭着向这边走来！

表叔名叫张有才，虽说有点儿抠门，可为人还算正直。他在德州城开了好几间药铺，生意做得挺大，是个人物，这是谁吃了豹子胆，竟把他的脸弄成这个样子？

王新忙上前问发生了何事？表叔哽咽一声，问他怎么来了，是不是又来借粮？

王新说：“表叔，今年玉米大丰收，我特地来给您还粮呢！”说完指了指停在院子里的牛车。

表叔点了点头，进了客厅，说：“唉，我为了阻止贾知府举办斗猫赛，不小心惹怒了他，被他动了猫刑！”接着，表叔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贾知府从小就喜欢猫，当官后亦是如此。去年的一天，有个外地客商献给他一只猫。这只猫比普通成年猫大两三倍，全身共有红黄蓝3种花色，四肢粗壮，世间罕见。据说它是西域品种，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对主人百依百顺，而对外却冷酷无情，以彰显对主人的忠诚。

这只猫相当通人性，在贾知府累了时，它叼着木槌给他捶腿捶背；在贾知府不高兴时，它就卖弄风姿，翻滚跳跃，逗得贾知府抚掌欢笑。贾知府不但特批这只猫晚上跟他睡一个被窝，还根据他的姓氏和猫身上的花色，给爱猫取名为“贾三花”。

贾知府喜欢猫无可非议，可是后来，他竟利用这只猫的优点做起了文章。于是，从去年开始他就张罗着

举办斗猫赛，受邀者除了达官显贵就是地主富豪，当时人们不知情，乐呵呵地抱着自己的猫交了100两银子的参赛费踊跃参加，结果几项比赛下来，贾三花得了冠军，不但猫得到了纯金奖牌，那些参赛费也大多入了贾知府的腰包。

张有才今年再次受邀，他去年搭上了银子，今年可不想再吃亏，于是鼓动大伙儿都别参赛。岂料这事传到了贾知府耳朵里，他恼怒地问张有才为何破坏比赛？张有才喝了酒，醉醺醺地说："贾大人，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家的猫又肥又大，我们的猫怎么比得过它？你让我们参赛，这不是明摆着叫我们干赔钱吗！"

贾知府大怒，拍着桌子激动地说："猫，不仅仅是宠物，更是咱老百姓的得力助手！如果没有猫，老鼠就会猖獗，然后把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都吃掉，举办斗猫赛是为了倡导大家都爱护猫，张有才竟然污蔑本官，岂有不罚之理？"贾知府一番话吓得在场的人都不敢言语了，为了杀鸡儆猴，贾知府吹了一声口哨，贾三花就从外面颠颠地跑了进来。贾知府指着张有才说："三花，给他动猫刑！"贾三花便乜斜着眼睛，向张有才大摇大摆地走来。

奇猫施刑

王新不明白，猫刑是怎样的刑罚？

"猫刑是贾知府自创的刑罚手段，今天给我用，就是为了让我丢脸。"表叔说，猫刑共分三种，一是板刑，二是抓刑，三是扯刑。

施板刑时，桌子上放了一块两尺长半尺宽的跷跷板，张有才的脸放在离跷跷板沉下的那端一指多高。贾三花施刑习惯了，它凶巴巴地瞪着张有才，猛地跳到跷跷板的另一端。经它一压，沉下的那端木板便骤然抬起，"啪"的一声拍在张有才的脸上。经过贾三花30次的蹦跳，张有才的脸肿了。

所谓抓刑，就是让张有才站在板凳上，猫从地面一跃而起，伸开爪子抓他的脸。贾三花的爪子锋利无比，仅抓了一次，张有才就疼得受不了了，慌忙求饶。贾知府听他说愿意拿10倍的参赛费，这才让贾三花停止。

王新大惊道："这贾知府真是太狠了，如此一来，表叔要拿1000两银子参赛了？"

"是啊！据说扯刑是用木夹子夹在受刑人的耳朵、嘴唇和鼻子上，让那猫突然奔跑扯那木夹子上的绳子，如此一来，疼痛非常！我虽然不缺钱，可这1000两银子也不是小数目，我家养的那只猫叫阿黄，跟知府家的猫比起来毫无胜算，银子交上去等于白扔，表叔我在德州城也算个人物，如今当众受了猫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

王新听后有些酸楚。他去年没饭吃，是表叔借给粮食渡过了难关，如果没有表叔，他可能饿死了。王新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人，说："表叔，我要为你挽回面子！"

张有才问："你有什么办法？"

王新说："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那个家伙如果肯出手，我想可以赢！今天您有空吗？我带您去见他！"

"我这个样子怎么出门？你自己去吧！"表叔摇了摇头。王新听了这话，卸下玉米，赶着车离开了表叔家。

老头狂言

王新来到了村里的药王庙。见四下无人，王新喊道："老懒，你在吗？"连喊了几声，从药王神像后面走出一个不到半人高的小老头。

小老头打着哈欠问："王新，我都不恶搞了，你不会还来数落我吧？"

王新说：“老懒，我不是来数落你的，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我能帮你什么？”小老头问。

王新说：“其实是我表叔的事，他要参加斗猫赛，靠自己无法取胜，所以我想请你帮忙。”

“我不，我什么人的事都不想管，我要睡觉呢！”小老头说完转身就走。

王新却抓住他说：“老懒，之前你恶搞，害我从一个闲不住的人变成了懒汉，媳妇差点儿跟我分手，我荒废了田地，粮食颗粒无收，是表叔借给我粮食让我渡过难关，虽然后来你让我又恢复了勤勉，可还是给我造成了伤害，当初如果没有表叔帮助，我可能就饿死了，表叔是我的恩人！当初你说过以后如果能帮我，一定会帮，难道你要反悔？”

“我当然不会反悔，好吧，那我就同意帮助你们！”小老头说。

王新听表叔说，斗猫赛共分3个环节：一是跳高；二是捕鼠；三是才艺。小老头听后说：“好麻烦啊，这样一来，岂不是我大半天不能睡觉？”

“你别发怵，没事的时候你就睡觉，该你上场的时候，你醒来不就行了？”王新说。

过了两天，表叔来找王新了，问他所说的办法到底是什么？王新说：“表叔，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吧！”

张有才随王新来到药王庙。王新喊了半天那个小老头才出现。张有才一看这小老头还没有他的腿高，失望地说：“王新，你在逗我吧？这个矮子能帮我什么？”

小老头一听生气了：“你这人，我矮难道就没有本事么？”

王新说：“老懒，你别生气，我表叔不了解你。”

小老头听他这么说，心情好了点儿，便拍着胸脯说：“我名叫懒虫，因为辈分高年纪大，大家都叫我老懒，我如果愿意一直睡下去，可以一睡百年，我只要吐你点儿口水，也能让你全身困倦，懒劲儿横生，我嘛还能飞天入地——”

小老头还没说完，张有才就听不下去了，喊道：“停！你能飞天入地，还能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吧？你把自己当神仙呢？”接着又批评起王新来，“侄子啊，我以为你真能帮我，就专程来找你，可你竟给我找这么个吹牛的家伙，算了吧，我走了！”说完扬长而去。

比赛开始

小老头说：“王新，你表叔真是狗眼看人低，我说我的本事他却不信，这样正好，我还不伺候他呢！”

“别呀！”王新说，“你不要怪我表叔，他看到你个子太矮才误解的，你如果真的走了，你就在他心里真是吹牛了，为了证明自己，也要拿出本事来赢了那只猫！”

小老头想了想说：“好，我就跟那只猫斗一次，也好让你表叔知道我的本事！”

斗猫赛的场地设在府衙外的空地上，围栏以及主台由厚实木板和圆木搭成，上面刷了红油漆，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喜庆。

7天之后斗猫赛如期举行。贾知府在斗猫台上，说：“父老乡亲们，斗猫赛今天就要开始了！斗猫赛先由评审对参赛者进行初选，前10名进入总决赛。总决赛共分3个项目：一是跳高；二是捕鼠；三是才艺。比赛将根据三个项目的总成绩进行打分，排名前三的猫依次获赠金银铜牌，它的主人也将获得不同金额的赏银，为了鼓励猫咪们有个好成绩，本官特准备了德州扒鸡，比赛结束之后它们都可以美美地吃一顿！”在一片叫好声中，168只参赛猫由主人抱着亮了相。经过一系列初选，贾三花和阿黄等10只猫进入了决赛。

贾知府敲了一声铜锣，

斗猫赛开始了。贾三花果然与众不同，首先登场的它朝着台下的观众点了点头，然后大摇大摆地来到跳高杆前伸腰抻腿做起了赛前准备。

张有才无精打采地看着台上，王新走到他身前，张有才一看他自己来的，就问："你不是说那小老头如何了得吗？怎么不见他来？"

王新道："表叔，他也来了，只不过他不想让人发现，便隐身到我耳朵里，他说了，在贾三花跳高时他会使个手段！"张有才"噗嗤"一声笑了："侄子啊，你真是能闹，竟说出这种话来。"

就在这时，贾三花助跑之后，一个"鲤鱼跃龙门"就跳过了一丈高的高杆，引来观众阵阵惊呼。张有才说："侄子，你不是说那小老头会让贾三花失败吗，你看到没，贾三花跳得多么高！"

王新脸红了，他急忙捏着耳朵低声喊："老懒，你不是说要让贾三花败吗，怎么结果会是这样？"

喊了半天，他才听到小老头抱歉地回答："哎呀，我刚才睡着了！后面的比赛，我会帮你的！"

张有才没听到小老头的话，就说："你别演戏了！那个小老头根本没来，就知道吹牛！"

这话被小老头听到了，他气得从王新耳朵里跳了出来，说道："我老懒本来不愿管你这闲事，你竟然瞧不起我，如今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本事！"

小老头突然出现在眼前，把张有才吓了一跳，他不敢相信地看着小老头。

意外连连

第一轮比赛，共有6只猫跳过高杆，贾三花以最美的姿势和最高的高度夺得第一。让张有才开心的是，他的猫阿黄也在其中。第二轮捕鼠项目开始。参赛猫被放进了一个半米高的围栏里，下人们拿着装有几十只大老鼠的铁笼准备倒进围栏。此项比赛正是考验猫的捕鼠能力，哪只猫抓到老鼠多便获得高分。

这些猫一看到老鼠就红了眼，尤其贾三花，在围栏里上蹿下跳，喉咙里发出比猫叫春还难听的叫声，看样子它等不及了。随着一声令下，铁笼被打开，老鼠被倒进了围栏里。

王新问小老头接下来怎么办，小老头说："看我的吧！"接着，他双腿一跳，如离弦之箭，变成一道光，飞到了被贾三花围追的老鼠身上，本来贾三花已经将老鼠按在了爪下，谁知自从小老头上了老鼠身后，那老鼠忽然勇猛起来，它伸出爪子飞快地挠了贾三花的鼻尖，贾三花吃痛之后停顿的片刻，那老鼠忽然全身扭动挣脱了猫爪子，然后竟跳跃起来撕咬贾三花，贾三花还没见过如此勇猛的老鼠，它也使出全部解数抓鼠，可老鼠十分矫捷，竟一下钻进贾三花裆下冲着它的要害狠狠咬了一口。贾三花痛得一蹦三尺高，落地之后，受伤部位流血了。贾三花不想让主人失望，它更不愿意失败，岂料那老鼠越战越勇，竟跳到了它的脊背上，叼住了它的皮肉，任贾三花怎么扭曲身体，那老鼠就是不松口，疼得贾三花这里钻那里跑，别的猫都已制服好几只老鼠了，贾三花却被那老鼠折磨得拉出了一泡屎尿。贾知府看着爱猫被老鼠弄成这个样子，既心疼又失望，他紧急叫停比赛。贾三花以最差成绩垫了底。

比赛一停，小老头就离开了那只老鼠的身体，去了阿黄身体，不一会儿，那只老鼠被阿黄抓住咬死了。

贾三花在贾知府怀里受了训斥，如同做错事的孩子，眯着眼睛不敢出大气。后面还有一轮才艺比赛，这一环节也是贾三花的拿手好戏。比赛开始了，参赛猫各拿出看家本领，可是它们毕竟都是普通的家猫，除了走走猫步就是两腿走路这类的

简单才艺。而贾三花才艺却挺多，它能根据题板上的数字，叫出相应的声音，还有口叼唢呐吹出曲子的本领。

贾知府把贾三花的才艺宣布之后，贾三花来到了台上，他在题板上写出了一个数字，可贾三花不但没有叫出相应的声音，还身上有了虱子一样在地上啃起了四肢和肚子上的皮毛。贾知府急得喊："快点儿叫啊！"喊了半天，贾三花只顾着自己抓痒，对贾知府的喊话充耳不闻，引得看客们一阵哄笑。接下来，贾知府又把一只唢呐塞到了贾三花嘴里，贾三花鼓着腮帮子吹了半天却毫无声音，看客们哈哈大笑起来："贾知府，你的猫就是这才艺吗？"贾知府听后红了脸。

最后到了阿黄施展才艺，张有才对它最了解，阿黄没什么才艺，他训练了它好长时间，它只学会了双前腿倒立行走。阿黄开始施展才艺了，只见它前腿倒立行走着，忽然一个接一个地翻起了跟头，翻了几十个之后才稳稳地站在地上，接着仅用后腿着地，学着人的样子走路，滑稽好玩的样子引得人们热烈鼓掌，然后它又抱着那唢呐吹了一首《百鸟朝凤》的曲子。

最后，阿黄赢得了最高分。综合所有成绩，阿黄赢得了冠军，而贾三花却得了倒数第一。贾知府丢尽了脸，贾三花蔫头蔫脑地来找贾知府认罪，却被恼羞成怒的贾知府一脚给踢下了斗猫台摔瘸了腿。

懒虫之谜

张有才抱着阿黄开心极了，赞赏道："阿黄呀，你真是太棒了，你竟然瞒着我学了这么多才艺！"谁知这时，那小老头突然从猫耳朵里钻出来说："你真以为你的猫这么厉害呢，其实是我支配着它的身体完成所有动作并且吹了唢呐，后面这两轮如果没有我，你的猫能取胜？"

张有才这时候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小老头的功劳！

就在这时，随着一阵骚乱，一群官兵涌上来竟然抓了贾知府，紧接着本省的赵巡抚走上了斗猫台，说："大家不必慌张，我早前得到证据，贾知府为了敛财没少干坏事，在这斗猫赛进行之际，本官查抄了他的家，果然发现很多赃银和名贵珠宝字画。贾知府，你本是穷人出身，你家的金银珠宝从哪里来？"贾知府心虚，一时语塞，随着赵巡抚一声令下，贾知府被带到了囚车上。赵巡抚说："据我所知，所谓的斗猫赛不过是贾知府敛财的一个手段，这个斗猫赛毫无意义，所有参赛者取回自己的银子各回各家吧！"

张有才抱着猫带着王新和小老头回了家。张有才请小老头上座，说："我真是有眼无珠，之前对您多有得罪，还请见谅，不过，请问您是何方神圣，竟如此了得？"

小老头哈哈一笑说："王新，你说吧。"

王新这才说道："表叔，你还记得我以前突然变懒的事吧？"见表叔点头，王新说，小老头其实不是人类，而是世间精灵，人们常说的懒虫就是他们族类。懒虫天性奇懒，爱睡觉，两年前的一天老懒见王新特别勤奋，就搞了一个恶作剧，在王新的茶水里打了个喷嚏，王新喝了水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懒汉，每天不干活就知道睡觉，老婆为此差点儿跟他离了婚，他也受到了村里人嘲笑，庄稼没有收成，就造成了王新来表叔家借粮食，老懒睡了一个大觉便是一年后了，他发现王新因为自己变成这样感觉很对不起他，就给他解除了懒病，并且答应日后如有困难，他可以帮助王新。

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张有才听得连连称奇，然后热情款待了王新和老懒。贾知府被绳之以法了，他的猫贾三花由于上次比赛受了打击，整天蔫头蔫脑的不敢见人，躲在田里捕鼠度日。

选自《故事林》

棒槌缘

◇文/曹广和　图/段明



有一家姓张的，哥仨儿。张大种地，张二做买卖，哥俩供张三读书。

这一年，张三在外读书，钱花光了，店掌柜的就要把他行李扔出去，正在这时候，从外边走进一个老头儿，说：“这样吧，我是挖棒槌的孙把头，缺个打柴挑水的。你除了白吃白喝外，还能挖棒槌。你能挖到一个棒槌，就够你过了。你要同意，店钱、饭钱我给你支付。”

张三寻思，这样也行。第二天，就跟孙把头上山了，在山上这一季子，人家不管大小都挖着了，只有他什么也没挖着。孙把头很不是心思，对张三说：“明天下山了，今儿个大家把眼睛睁大点儿，眼睛不是用来出气的！”

张三不呆也不傻，知道把头这话是冲他说的。他思前想后，心一横，对老把头说：“我有点儿头痛，今儿个不去了。”

把头看出张三气色不对，临走偷偷告诉煮饭的：“看着张三，他要死了，咱们有吃不完的官司。”

张三见大伙儿走了，就唧当一声躺在铺上呼噜呼噜睡开大觉了。做饭的收拾完了，见张三睡着了，也放心大胆地躺下睡了。他没想到，张三是假睡。然后张三悄悄起来，拿着索拨棍和桦皮篓，出门往西去了。走出不远，就看见一座小窝棚，旁边有棵歪脖榆，正好上吊。他解下红布裤腰带，从中一撕两半，打个扣子，往树上一搭，这时，就听有姑娘喊他：“张三，我领你到棒槌窝里溜达溜达。”

张三忽然一下子明白过来。我上山一季子，从来没听说这里有人家，哪里来的姑娘呢？是妖精她怎么没吃我呢？兴许是棒槌，张三弄不明白了。反正我是要死之人了，被妖精吃了省事，何不去看一看。他起来拿着索拨棍，桦皮篓也不要了，朝沟里追去。

沟塘里树多草深。他左扒拉右扒拉，也不见姑娘的影子。人要不怕死，就什么也不怕了。张三用索拨棍又往前扒拉，眼睛突然一亮，见索拨棍头正扒拉上一棵棒槌。他以为自己眼睛看花了，用手使劲儿揉了揉眼睛，仔细看了又看，确确实实是一棵棒槌，叶子像伸开的手掌，他麻溜掏出红绒绳，系在棒槌杆上，小心地将棒槌旁边的蒿草拔净，用索拨棍一点

儿一点儿地往四面散土，很怕碰伤棒槌，整整挖了煮顿高粱米饭的工夫才挖出来。这是一棵白胖白胖纺锤形的棒槌，沉甸甸的，可把张三乐坏了，左看右看，用楸树皮慢慢包上。

再说那些挖棒槌的，从山上回来，见煮饭的一个人在铺上，不见了张三，连忙推醒他："张三呢？"

"睡觉呢。"往旁边看看，不见人了，吓傻了。大伙儿埋怨他："你睡得像条死狗，把一个大活人看丢了。这下完了，非出了人命不可！"

把头火了："光说顶个屁用！快走，散开找找去！"挖棒槌的人，都能找脚印方向。他们来到小窝棚歪脖树下，见有脚印，顺着绕一圈找下去，在沙滩子上找到桦皮篓和躺过的印子。大伙儿又顺着脚印追下去来到沟塘边上，见绿咕咚的树林蒿草中有人走过，大伙儿继续追下去，看见张三站在那里正在包什么东西，这才算松了口气。

孙把头问："张三，你干什么呢？"

"包棒槌呢！"

大伙儿呼啦一下子围上来，你也看，他也看，替张三高兴。回到窝棚里，用秤一称，九两多。这下子大伙儿便嚷嚷开了："七两为参，八两为宝，张三你得宝了！可别忘了请我们喝酒。"

孙把头一直没吱声，眼珠转来转去，坐在铺上抽闷烟儿。

第二天，大伙儿收拾收拾下山了，来到王家老店。晚上，张三请客，大伙儿喝得醉歪歪的。这时候，把头说话了："张三，这一年我也算没白周济你，你也真给我长脸，得了宝，发了财。你是自己去卖呢，还是我给你卖呢？"

张三想了想，要说自己去卖吧，怕把头多心，人家从难处把我搭救出来，不能忘恩负义。钱财事小，人情事大，还是让老把头替卖吧。于是说："还是您老替我卖吧，我不懂，别叫人家糊弄了。"

把头长出一口气，说："你这棵棒槌能值三百五十两银子，带银子回家路上不方便，我这里有三百两银票，你先拿去，在什么地方都能取银子。那五十两，等我卖了棒槌给你送去。你要回家了，明天到镇上，我给你里外三新换上，让你哥嫂别小瞧你。"

张三听了，连忙说："照您老说的办吧，那五十两银子，我不要了，算是我孝敬您的恩情钱。"

第二天早饭后，大伙儿各奔前程。张三跟老把头来到镇上，换了衣服，打扮得像个公子，揣上三百两银票，乐颠颠地往家走。

刚出镇外，忽地一下子想起来，我光顾高兴了，怎么忘了，三年没回家了，空手拉脚咋进家门呢。现在我发财了，应该给哥嫂侄儿侄女买点儿东西。他转身回到镇上，找到一家银匠铺，掏出银票递了过去。掌柜的翻看了几遍，用眼睛上下打量张三一阵，又把银票扔出来，说："这票子是假的！"

"假的？不能啊！老把头刚给我的，你一定是看差了。""你要不信，再到别的银铺去试试。"

张三半信半疑，又走了几家银铺，都说是假的。他急忙去找老把头，谁也不知他家住在哪里。

张三蒙了，正在这时候就听一个姑娘说话了："哎哟，一个大小伙子，犯啥愁啊！"

张三听这声音挺熟，回头一看，这不是领他去挖棒槌的姑娘吗？

张三问："你是谁？"

"你不用问我是谁。我知道你为人善良心肠好，世上恶有恶报。把头心肠不好，他不会发财的。你看……"姑娘往张三身后一指，只见那儿放着楸树皮包的棒槌包子，他跑过去，一把抓起来，转悲为喜。不是交给孙把头了吗，咋在这呢？抬头找棒槌姑娘，不见了。他说："多谢棒槌姑娘救命之恩。"说完，把棒槌揣进贴身的衣兜里，转身往镇上去了。

再说孙把头，原来叫张三白吃饭白干活就没安好心。用三百两假银票把棒槌骗到手，可乐坏了。为糊弄张三和大伙儿，用酒把大伙儿灌醉，又给张三里外三新打扮一番，打发他走，一颗心才算落了地。他挖一辈子棒槌也没得到一棵八两的。没想到张三

这小子有个好命，得到这棵宝贝，可惜，他没命享受。我卖了它，娶个三房四妾，这一辈子就算没白活。他一边寻思一边进了酒馆，吃饱喝足，打着饱嗝，进了药铺。掌柜的接过来一看，不见什么棒槌，只有楸树皮包着他一双臭袜子。这下子孙把头傻眼了。

正在这时候，张三推门进了药店，见老把头像个木桩子似的站在那里，气不打一处来，理也没理，从兜里掏出棒槌，递给掌柜的。掌柜的接过来，打开楸树皮，唱着说："宝贝来了！老客这边坐，倒茶水！"

把头听掌柜的一唱，猛抬头，见张三坐在那里喝茶，瞪着两只虎眼盯着他，又见药店掌柜的用秤称棒槌，心里明白了，准是你交给我，又抓挠回去了。于是，他到县官那里去告状。知县是个清官，经过三审六问，弄明案情，将棒槌判给张三，孙把头伪造银票，骗取棒槌，诬告好人，重打四十大板，上枷戴锁，押进牢中。

张三将棒槌卖了一千两银子，高高兴兴回了家。孙把头在牢里没过几天，一命呜呼。

选自《民间故事》2019.10

宝贝

◇文/赵晨光

暮春时节，暖风熏人。孙科长骑着自己那辆服役多年的电动车悠然行驶在回家路上。今天单位刚发了工资，他心情不错。

路过一处建筑工地，孙科长无意间瞥见工地围墙外人行道边蹲着个小伙子，像在摆摊。孙科长多看了两眼，那小伙子二十多岁年纪，戴一顶蓝色安全帽，穿一身灰扑扑的工作服，露在外面的脸和手黝黑壮实，应该是工地的农民工。只见他面前铺着一块长方形的布头，上面摆着两件造型古朴痕迹斑驳的陶俑。

孙科长灵机一动：莫非这人施工时挖出了古董，为赚外快在这儿售卖？他当即停在路边，蹲下身一边打量那两样东西，一边与货主搭话。果然，小伙子躲躲闪闪向他透露，自己在工地挖地基时刨出这两样东西，觉得可能是古董，偷偷藏了起来。

这座城市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经常听到某地挖出古董的新闻，本地人都不以为奇。孙科长一颗心狂跳起来，连看那两件疑似古董的目光都热络起来。虽然不懂行，但他自认在机关大院摸爬滚打多年，练就的头脑和眼力都不差，对付这乡下穷小子应该绰绰有余。



没想到，这货主尽管普通话都说不利索，人却不憨不傻，还有几分倔强和定力。他掏出手机用手划了划，杵到孙科长面前说："你瞧，网上这图片和俺挖出的这东西像不像？人家可卖六位数啊。我这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一种，但也不能太便宜了。要不是俺没门路又等着钱用，才不急着卖呢！"

经过数轮讨价还价，孙科长狠心砸了三千块钱买下那两件陶俑。

几天后的一场饭局上，孙科长酒酣耳热之际心潮澎湃，忍不住炫耀起自己这次捡漏的经历。一位老友听后脸色一变："老孙，我可听说那工地出事了。因为资金链断裂，开发商跑了，工人也早散了，怎么还会有人卖古董？"

孙科长一个激灵，酒醒了大半，立即告辞出来直奔那个工地。沿着隔离墙一路找寻，好不容易找到紧闭的工地大门，连拍好几下，才有个老汉极不情愿地出来开门。

听明来意，老汉说道："不可能啊，停工快半年了，工人早散了，而且我们戴的是老板统一采购的黄帽子，哪有什么蓝帽子……"

选自《喜剧世界》

屠龙

◇文/雨里憧憧　图/段明



一

“‘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罗贯中此段论述可谓精彩。”象耳手执书册，摇头晃脑，“而今我等便是隐龙，一朝建功，就可变身为真龙，扬名天下，流芳百世。”

“怕不是流芳百世，而是遗臭万年。”鹰爪冷冷道，“你似乎很盼着那件事，看来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说什么？”

“名为象耳，离得这么近还听不清楚，起了个好名字。”

“鹰爪，我看你这几日是闲坐太久，皮肉生痒。”象耳丢开书册，推座站起，高大的身躯如铁塔直立，“正好先拿你试试手。”

“劝你坐好。”鹰爪冷笑，“你这条废命怕是没人肯出钱买，我容你活着动嘴。但你若再靠近聒噪，就算白白脏了刀我也定会出手。”

“哈，试试吧！”

“别吵了！”鹿角怒道，“还没屠龙，先要窝里斗吗？你们好厉害，行动起来再抖威风如何？”她面容其实颇美，但眉头紧蹙，唇角紧抿，被一副心事重重的多思弯皱之相遮盖不少，显然已经很长时间未有笑颜。

鹰爪瞟她一眼，冷哼蔑道：“这里何时轮得到你说话？半点本事没有的娘们，真要屠龙派得上什么用处？好好保住条命吧。”

鹿角闻言，嘴抿更甚，修长细直的玉指原本捏着两枚铜钱上下转圈把玩，这时突然弹出，激射鹰爪。

鹰爪刚说完话，这一枚铜钱就飞到近前，正正瞄准的是未闭之口，取位极准，由不得他脸上不闪过讶色。抬手应付时，另一枚掩藏其后的铜钱悄无声息赶上，且追撞时机分寸把握得如此合适，暗器修为可见一斑。

鹰爪瞬间仰头避开，铜钱几乎是擦着他面门飞过的。再坐直时，他面上已不带半点轻视，张开左手，枯

瘦精韧的五指犹如真正的鹰爪，抓着那另一枚铜钱。

“哈哈哈哈，小娘子好俊的功夫。”象耳大笑，“虽不知你师出何门，能同去屠龙也是缘分难得，今后江湖再会便算是旧交情了。”

“我和你们没交情，也不必有。”鹿角看都不看他，说话时面无表情，只从声音听出恨意，“我只要杀掉那人，报仇雪恨！”

余目睹眼前情景，深有感慨，这里几人素不相识，甚至连彼此姓氏来历都不知晓，就甘愿身处此间，结成队伍，着实怪异不谐。一切只因余等有同样的目标，只为去行刺那个身份尊贵至极之人。

二

余本不愿参与此计划，那人身边护卫成群，出拥入围，金牌护卫十二人，均是顶尖角色，此去难比登天，九死一生。奈何身不由己，既被选中，就是刀山火海，也只能咬牙而上。

“这计划，名为屠龙。”主子背着双手，仰头叹道，“龙为天下至尊，所指何人，不消再说你也明白。今次我召集几人，俱为江湖顶尖好手，各有所擅长。互补长短，安排周详，力求一击成功。”

“是！”

“领头人是个奇才，你到那边后，一切听他吩咐。”

“是！”余只说一个字，也只能说这一个字。

“从此刻起，你已无名姓，就更名‘鱼鳞’吧。传说龙有九似，其实正因龙本虚无，借飞禽走兽体察各物，才能拼组成形。你们各以龙身上一物做名号，大家也好有个称呼，我为你挑了最合适的。”主子转头回望，余能感觉到，他是在看追随自己多年的属下最后一眼。

是，从此余便是鱼鳞。面前几人身份也再无意义，只是象耳、鹰爪与鹿角。还有那屠龙计划中最紧要的领头人，驼头。

余仅见过驼头一次，半炷香工夫，但已足够，足够看懂他是这里最出类拔萃者，屠龙大计非他率队不可。

那天他踏进屋内，环视余等，只问一个问题，“你们为何要来入伙屠龙？”

“大丈夫当佩戴三尺之剑，立不世之功！”象耳昂然答。

驼头颔首不语。

“因为有人出钱，出够多的钱。”鹰爪漠然道。

驼头微微一笑。

“昏君害我全家上下，此仇不共戴天！”鹿角切齿。

“你呢？”他最后问余。

余苦笑：“这是命令，并无缘由。”

“好。”驼头闭目，再睁眼精光顿生，“象耳，声势十足，内外兼修，你可做我方擎天栋梁，正面相抗，但需谨防暗箭伤人。鹰爪，气息隐秘，答语流畅，你可为本方游击者，侧面突袭，但需小心被围难脱身。鹿角，抑扬顿挫，节奏最佳，你就做应援者吧，适合身藏暗处，切不可暴露方位。”

几句话听得三人目瞪口呆，这只是第一次见面。

驼头最后对余说：“鱼鳞，果然似鱼入水，因势随流，你与我同做箭矢，寻机屠龙。”

“是。”余习惯性答道，出口便觉不妥，这个字余向来只对主子说过，于是补话问，“需提防什么？”

“你最清楚自己需提防什么，不必问我。”驼头言罢，半刻不多留，转身离去，“随时准备，等我消息。”

现已过了三天。这三人如同墙角那堆被强行混制的黑火药，愈发焦躁，一触即燃。

鹿角显了这手暗器后，余以为鹰爪定会还击，但他没有。他捻着接住的那枚铜钱，抛起。铜钱急速转圈，落在桌面上仍不停转，许久方止。

“背面。”鹰爪淡淡道，“时运不济，但愿今天他也不要来。”

象耳复又拾起书册：“你还信卦？行走江湖靠自己本领，卦有何用？”

“我希望他快些来。”鹿角直视窗外，“我已等不及了。”

话音未落，门悄无声息开启，驼头那道只听过一次就决

不会忘的冷峻声音传来：“时机已到，今日行事。”

三

旧林寺位处皇城南郊，路近易行，是皇族踏青常去之所。今日又是队列排开，车马贯行，占据主道。行人纷纷趋避，又不免议论华盖车内所乘是哪位权贵。

侍卫长表情严肃，紧拉马匹缰绳，目光四处逡巡，不放过周围一点风吹草动。车内所坐，乃是当朝天子，不容分毫有失。十二金牌护卫倾巢而出，只为保此行周全。

副侍卫长驱马近行，低声道：“前方林木茂盛，我已差子卫前去查探，回报无事。”

“好。”十二金牌护卫以地支为名号，子卫如鼠，钻天遁地无所不能，正是探路的行家里手。侍卫长稍稍放心，传令左右不得停步，需一气穿过树林。

正行进间，远处似有诵读声传来，军士难免分心，又不敢问，只管护拥辇车闷头前进。侍卫长觉出不对，但此时不宜停顿，头一摆示意丑卫往声源处看看。丑卫得令，转马而去。片刻后，只听他一声惨呼，叫到一半戛然而止，再无音讯。

这回所有人都知道有刺客来袭，一时间停车驻马紧盯那边。侍卫长正待指挥，另一侧崩裂巨响，几株圆木与许多碎石飞溅，成片朝辇车扑盖。不用等号令，剩余十大金卫各施手段，拼命保护辇车。卯卫身为女子气力较弱，抵挡不住沉重的圆木，上臂弯折痛叫出声，跌下马去。寅卫与她搭档数年，情切关心，急忙下马要救，却不料林中突然挥出一刀。

寅卫使长枪，步战不易施展，只好双手横握格挡。第二刀又至，更难招架。寅卫勉强应付，第三刀又来。

“嘿！”寅卫眼见不利，索性平推枪杆甩压过去，旋即弃枪腾出手来挥拳。他铁拳练了十年，自信不输给拳术一流高手，哪知挥到半途竟然被对面那人一爪抓住，动弹不得。

“你拳硬还是我爪硬？”鹰爪冷笑，爪力全出，“咔嚓”一把扭断寅卫手腕。

“围阵！围阵护驾！”侍卫长躲开碎石，总算能发号施令。然而这阵爆破不止伤人，更要命的是掀翻林径，断木石块阻塞，几乎将辇车后的步兵尽数隔离开。一员壮汉手执两丈长矛，大笑挥舞，如巨象般卡在障碍重重的要塞处，简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军士虽多，急切间哪里过得来，车边此际只余数十人而已。

辰卫见状怒喝，飞扑鹰爪，半空就连出三刀。他与寅卫并称龙虎卫，是金卫中兵刃招式最强的两人。鹰爪阴森森地笑，撇下寅卫挥刀再战辰卫。此人爪功厉害，刀法却还是稍逊一筹，辰卫逐渐占据上风，正有安意，忽觉不对，身侧有暗器破空声，急忙闪避。

这是飞镖，还是弹子？不会等他有机会看清了，这暗器在他身边分击变向，上下打他十几处，纵有三头六臂怕也应付不来，辰卫闷哼倒地。

巳卫早看出暗器来路，可惜提示不及，气得骂道：“狗贼，玩阴的我陪你！”满身暗器齐往这边招呼。

余发觉鹿角没有转移位置的意思，似乎想与他斗暗器，不由得搭住她肩头：“不可恋战，快离开这里。”

鹿角讶然看余，不过还是听话地撤到另一处，趁卯卫摇摇晃晃起身，一镖射中她右腿，那据称轻功一流的女子刚站直便又倒了下去。

余举目在林中找寻驼头身影，至此所有情形都与他预计相符，不得不服。隔断军队，由象耳把守关键，以长击短，分破各金卫，屠龙计划竟进行得如此顺利。接下来就看他何时出手，直捣黄龙。

侍卫长亲自去战鹰爪，鹰爪当然不是对手，且战且退，连遇险招，险象环生。余为他提心吊胆，紧捏把汗，原来即便毫无交情，为同一目标尽力的时刻，也会不知不觉视为伙伴。

“你行不行？别丢了小命。”象耳扭头看到，挺矛欲助。

被鹰爪恶狠狠地骂回去：“管好你的事！”鹿角

焦急不已，以目询问，余轻轻摇头。一切只为屠龙，做好各自分内事，自然成功，驼头所言甚是。

相信他，相信这个计划。

侍卫长再进一招，鹰爪的刀已脱手飞去，凭双爪抵挡。旁边午卫趁机一剑刺中他肋下，正欣喜时，眼前一花，黑影从天而降。

午卫心中一凛，急忙举剑去迎，却只是一团杂物，再想收剑已迟，鹰爪暴起探手掐住他咽喉，下一瞬他就没了呼吸。十二金卫折损过半，侍卫长将这股怒意都聚在掌心，决不容鹰爪逃过这招。却听地底“扑”的一声轻响，一人凭空冒出，低头只见自己小腹被剑捅个对穿。

驼头浑身沾泥带土，他潜在这里应有很久了。侍卫长难以置信地盯着他，继而仰天倒下。

“你出来得忒慢。”鹰爪捂住肋下伤口，“我已在心里骂娘百遍。”

“是你引他来的位置不对。”驼头答，“还有，我曾与你说过，小心被围，你为何不听？”

“不用你管。”

“随你吧，你的死活与我无关。”驼头抬剑，“接下来，屠龙。”

四

副侍卫长心知肚明，自己正面临最艰险的时刻。他举起长刀，摆动呐喊：“莫怕，莫慌！他们只有几个人！先攻那舞矛的，让士兵围过来护驾！”

“你试试！”象耳哈哈大笑，扫出一套张飞矛法，无人能近身。爽快、快活，他简直想随着招式吟诗作歌，“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蠢货，小心！”鹰爪骂道，“得意忘形，你以为现在是做什么？”

“一战成名惊天下，一……咦？”象耳发现巳卫靠近扬手，见过没见过的暗器就都朝自己飞来，惊出冷汗，长矛急速舞圈，叮叮当当击落许多。

“哈哈，伤不到我……啊？”背后一痛，伸手摸去是箭杆。

“啊、啊！”又一痛、两痛，转身只迎来满面流矢。他庞大的躯体是最好的靶子，只一瞬便由象变为刺猬。

“再不出手就没机会了！”鹿角知道没了象耳阻拦，群兵片刻就能拥过来，顾不得其他，跺脚冲出去。

余拦她不住，便也只好跟在后面往辇车杀去。驼头呢？驼头与未申酉三卫纠缠，脱身不得。

鹰爪单手扯着象耳臂膀，待要拉他走，已是无用。

象耳闭了眼，断了气，建功之梦永不会醒，不知是否还有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未念。

“废物！”鹰爪丢他在地，气道，“快把皇帝砍了！”

鹿角逼近辇车，突然，迎面来支飞箭，原来巳卫藏身车背，把自己当作活人肉弩，拼死顽抗。

余接住副侍卫长马上长刀，但觉势大力沉，一翻滚后先削马腿。副侍卫长虎吼跳下，长刀横挥，锋刃所过处空气都似被切割两段。余牢记驼头交代，只围着辇车躲转，让他干瞪眼。

若不是鹿角忽然发出哀号，余是决不会停下脚步看的。

鹿角使绝技打出一枚回旋镖，由侧方钉入巳卫肩背得手，不防被亥卫溜到身后一把擒住。

完了，亥卫外家功夫最强，一挨他分筋错骨手发动，鹿角绝无幸免。余此时不该去救，也不能去救，可就是无法把视线挪开。

“嘿！”亥卫恨刺客入骨，哪管怜香惜玉，要把鹿角生生扯碎。发力刹那，天灵脑盖骤然有五指搭上，其中二指直直扣入他双目。

“呀呀呀！”亥卫眼眶流血，叫声凄厉，反手去抓时，鹰爪早掰断他脖颈，一脚踢开。“你……”鹿角死里逃生，惊魂未定，看着血染透衫的鹰爪说不出话。

“快滚！”鹰爪猛推她跌出几丈，接着数根长枪就一并扎入，戌卫补最后一戟，搠穿胸膛。

兵群拥来了。余知道，无力回天了。驼头会有扭转乾坤

之能吗？余不敢相信，他现在仍被三卫围困，剑尖被申卫的大斧震歪，刺击威力大减。

“投降吧！”酉卫一棍打中他左臂，却见他诡异一笑，顺势抬手用臂弯夹紧棍子，与此同时右手进剑硬碰。剑轻薄，怎能敌大斧？自然被震断。

申卫正疑惑他用意何在，半截断剑就飞削过来割断咽喉。

“两段击？”酉卫骇然，这是东海不传之秘，江湖多年未见，今日竟……来不及想，对手的头如铁锤撞来，自己额骨已裂。

“怪人啊！”未卫飞腿踢中他小腹，如中棉花，大惊失色之下，被驼头用夺取之棍打中髌骨，腿功立废。

“他是何方神圣？”副侍卫长也忘了厮杀，瞪大眼睛看着驼头由远及近。就在此刻，余记起使命，架开戌卫长戟，矮身钻入辇车后底，尽力推去。

“这辇车内藏机关，想破帘而入屠龙难度极大，只有让它腾空失力，才好动手。”驼头言语余铭记心底。完成这最末一次助力后，余便安心与副侍卫长观赏驼头毁车屠龙一幕。那绝对是余毕生以来所见过最不可思议、最华丽的一幕。

五

跪于堂下，余无法抬首，只看得见身边同跪的鹿角。

“死到临头，仍要嘴硬？”副侍卫长喝道，“说出是谁主使，我给你个痛快。否则……”

“无人主使。我只为家人报仇！”鹿角啐道，“杀昏君，天下人人拍手称快！”

“来人！给这贱婢上刑！”

“且慢。”余无法不出声，“她既不说，便由在下说吧。”

在鹿角惊异的注视中，余深深吸气，说出那段烂熟于心的话：“各人赏金万两，家人封官划地，太子主使。”

“哼，你可知胡言乱语后果如何？”

“领头那人，号为驼头，实是江湖一奇。他曾在东海、西山、南蛮与北荒分别学艺，浪荡天地，无人能求动他。唯有太子与他是至交，他才肯出手相助。”

“看来不假。”副侍卫长沉吟，“速速上报。”

“你说的当真？”鹿角趁未被押走，偏头吃力地问余。余轻轻点头，这是主子亲口所说，不会有假。

“两段击、铜头功、缩身术……他身怀几大秘技，实在难得。”主子喟叹，“若说龙借飞禽走兽体身各物拼组成形，那么他也可算是一条龙。由他这条江湖之龙，去屠那条庙堂之龙，妙极。”

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鹿角露出笑意：“那便多谢太子与驼头，助我报仇。还有你……”余知道她未说完，还有鹰爪与象耳。但她却不知道，余也有未说完的话。屠龙，本就是虚无。

“皇帝谨小慎微，怎会冒险？出宫之行，每每是由秘替者代之。”主子从来是对余坦诚相待的，即便让余去送死之行，也是如此。

“得不得手，你都千万保命，记住审讯要说的话。”

“是，三皇子。”余在心中默念。

余定不负所托，虽然从未叫出主子身份，但余全族上下老小，由生到死都势必效忠，这也是余的宿命吧。对余而言，主子才是唯一真龙。

皇上是庙堂之龙，驼头是江湖之龙，处庙堂之高，方能望江湖之远，所以本次屠龙，从一开始便已注定结局。唯一出乎意料的，也许是在此遇见你吧。余在鹿角的身后，不需掩饰地看她背影。她永远不会知道，皇上安然无恙，这样她或许可以带着复仇成功的喜悦心满意足地死去。她也永远不会知道，她心心念念的仇家不是皇上，而是余的主子。那份满门抄斩的圣旨，是三皇子蛊惑所致。她的复仇如同今日屠龙，从头到尾都是触不可及。

选自《今古传奇武侠版》



狭刀飞歌

◇文／楚香帅　图／黄胜

已经是三月的塞北，依旧一片荒凉的迹象，枯枝残叶随处可见，看不到半点欣欣向荣的生机，春天似乎离这里还很遥远。经过十几天马不停蹄的奔波，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两人在城中的一家客栈住下，西门飞歌心事重重，此次委曲求全跟着江湖上正邪不分的“狭刀”燕冲霄本来就是冒险之举，也不知结局如何？但她并不后悔，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她会奋斗到底。目标马王爷是朝廷仅有的一名异姓王爷，带兵屯守边关，一直以来拥兵自重，心怀不轨。近些年来他练武走火入魔，一心想称霸武林，此次花重金聘请燕冲霄护送“万象神功”秘籍，就是想练成盖世神功，统一江湖。并且暗中和金兵勾结，是江湖公敌，凡是江湖正义之士必除之而后快。

次日，两人乘车直奔马王爷府中赴宴。西门飞歌本来多留了一个心眼，怕进入马府之前，会有人搜身不准随带兵器，就把一支看似凤钗却内藏毒针的暗器插在云鬓，以备见机行刺马王爷。然而，就在她梳妆打扮完毕，即将上车之际，燕冲霄以她戴那支凤钗有失高雅为理由，死缠硬磨换成一枚蝴蝶扣。让西门飞歌内心直冒冷汗，以为对方发觉了什么，忐忑不安地上了车。一路上，燕冲霄没提凤钗之事，只顾告诉西门飞歌在宴席上的一些礼节，倒让其悬着的心有所平静。

马车在大理石台阶前停下，一座建筑庞大，显示所住主人是名门贵族的豪宅耸立在眼前。两人随接待之人入府，在府中大厅，远远地就能听见欢笑声不断，显然来了不少贵宾。在大厅入口

一旁站着八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他们身边的几张长桌上摆满了各种兵器，并在一旁的长柱上贴有告示：赴宴者须把随身携带武器寄放于此。两人把兵器解卸之后，进入大厅，马王爷在四名保镖的保护下哈哈大笑地向两人走来，握手表示欢迎，并向众人夸赞两人这次护送“万象神功”秘籍有功。

西门飞歌是第一次见到马王爷，心中难免有些紧张，暗里恨死了燕冲霄，把她的凤钗换了，错过刺杀马王爷的机会。但入席后静心观察一番，就不再那么恨燕冲霄了，四名保镖寸步不离马王爷，警惕地注视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自己有暗器在手，也无法得手。而燕冲霄同马王爷如同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正在开怀畅饮，各谈自己心中的雄心壮志，商讨如何逐鹿中原，问鼎天下，说到高兴处，不禁拍手叫好，痛饮三杯，招来舞姬助兴。这样疯狂了一阵子，马王爷忽然望着被冷落一旁的西门飞歌，问道：“姑娘贵姓？”

西门飞歌慌忙起身施礼，道：“小女子复姓西门，名飞歌，承蒙王爷厚爱，记得在下。”内心却被马王爷那如刀子一般的目光瞧得心悸。马王爷哈哈一笑，道：“你是我兄弟的女人，咱们就是一家人，何须这般客气。听说弟媳出身于武林世家，家父是享有‘剑神’之称的西门吹雪的后代，投靠我这一介莽夫的门下，或许委屈了你这金枝玉叶。”西门飞歌当然明白马王爷的言下之意，是对于自己来投靠之事产生了怀疑，便不慌不忙地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只能跟随夫君而行，其他的我何必去考量！”马王爷端起酒杯，道：“我兄弟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乃是人生一大快事，来，咱们干一杯，祝福你们夫妻白头到老，幸福美满。”数人举杯一饮而尽。燕冲霄忽然显得有些腼腆地道：“大哥，我有一事相求。”马王爷笑道：“兄弟之间，有什么事开口就是，不必那么客气。”燕冲霄更加腼腆地说道：“我与飞歌虽有夫妻之实，但至今仍未完婚。”马王爷哈哈大笑打断了他的话头，道：“我就喜欢你们这种先斩后奏的年轻人，婚礼之事，不须你们操心。大哥我早已为你们安排好了，再过三天是农历十八，就在那良辰吉日为你们俩举办婚礼。”

两人同时谢过马王爷，心中却各有盘算，马王爷忽然站起，招呼众人继续尽兴，自己却和燕冲霄一阵耳语，燕冲霄立刻站起，同西门飞歌言明马王爷要同他商量一要事之后，两人一同走进了大厅旁的一间小房，四名保镖留守在房门口。

两人分主次坐下，马王爷望着燕冲霄道：“现在想刺杀老夫的大有人在，我对西门飞歌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她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且你我都不清楚她的底细，不知你的意思如何？”燕冲霄道：“大哥难道没想到一个法子试探一下她？”马王爷哈哈大笑道：“知我者兄弟也，老夫其实早已想好了一个法子，只是怕你不同意。”燕冲霄道：“无论什么法子，只要能知她的底细。”马王爷道：“前几日老夫抓获几名行刺之人，其中有华山派的关河梦夫妇。听说关家和西门世家关系不错，老夫想让西门飞歌亲手杀掉关河梦夫妇，看她能否做到？如果她做到了，可消除对她的顾虑。”燕冲霄不禁为马王爷这一手的狠毒而感到心寒，但是他只能满口答应，否则，就会惹祸上身，毁了他的雄心壮志。

西门飞歌得知这个消息后，几乎想自杀，但是静下心来一想，即使自己不杀关河梦夫妇，他们同样得死，自己也将被杀，刺杀马王爷的机会就没有了。燕冲霄只是马王爷的一条忠实走狗，

他决不会因为自己的死去找马王爷报仇，那么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是白费了。因此，她只有含泪杀害关河梦夫妇，等自己杀了马王爷这畜生，他们在天堂或许能原谅自己。

十八日，婚礼如期举行。西门飞歌事先藏了一把匕首在胸前，这次不知为何，燕冲霄居然没有发觉。两人同时向马王爷敬酒，祝他早日练成绝世神功，称霸武林。马王爷春风满面地饮下杯中的酒，天下各大门派合并为一的雄伟霸业，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到时他就是一呼众人应的武林盟主，可以为所欲为地主宰整个武林。

西门飞歌的匕首却在这时扎出，马王爷本来在陶醉之中，待他发觉时，匕首已经在眼前，在无法躲避的情况下，只能舍卒保帅，一偏身子，让锋利的匕首扎中自己的胳膊。左手鹰爪狠扣西门飞歌的头顶，手法之快，使众人都认为西门飞歌必死无疑。就在这时，燕冲霄大骂道："你这贱人，竟敢行刺王爷，我非亲手杀了你不可！"寒光霍霍的狭刀直捅西门飞歌的背心。

接连的惊人变化令众人惊慌失措，谁能想到新娘竟在自己的婚礼上行刺，而新郎又会出手诛灭自己的妻子。有人忍不住在自己身上拧了一下，以证实这不是在梦中。寒光霍霍的狭刀并没有刺穿西门飞歌的身体，在刀锋快接近她背心时，及时一偏，分毫不差从她腋下空隙穿过，不偏不倚正好刺入马王爷心窝。

马王爷整个人动作就此停顿，手指刚刚沾着西门飞歌的发梢，就命归黄泉。一瞬间，西门飞歌什么都明白了，燕冲霄就像流星，为了发出那耀眼的光彩，不怕在黑暗中埋没多久。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19.10 上

谁的留言

◇文/付东羽



一支地质勘探队正在向山里进发。这支队伍翻山越岭，已经走了几天了。山里的路特别难走，山势陡峭，河流湍急。开始时，他们用马匹驮着设备和食品，但后来的路马已经无法通过，队员们只好把马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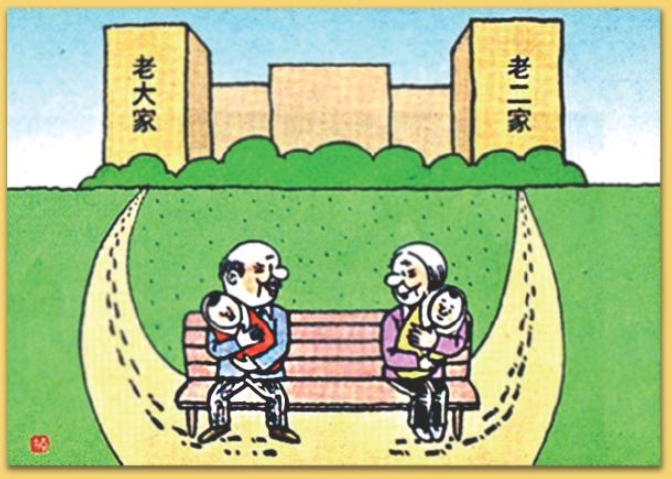
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陡。举目四望，峭壁林立，已经无路可走。有一个年轻的勘探队员叫萨沙，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说："我觉得这儿可以走过去。"萨沙决定自己先试一试，队长同意了。萨沙一个人艰难地往山上爬，过了一会儿，上面传来了他兴奋的喊声："你们都上来吧！上面的石头上有留言，有人曾从这里经过。"

所有的人都振作了起来。既然有人经过，那就是说，他们也能从这里走出去。大家开始努力地往上爬，等众人都上来了，萨沙指着一块石头说："石头上有留言。"大家一看，有一块大石头上果然写着：8月15日到此。这是5天前的事，可到底是谁到过这儿呢？不管怎么样，队员们看到石头上的留言，信心倍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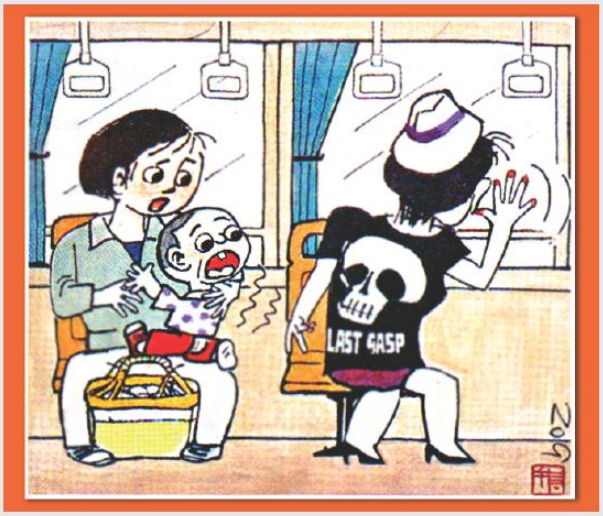
之后的路虽然险象环生，但最后大家都顺利地登上了山顶。勘探队到达了一个小村庄后，队员们吃了晚饭，开始回忆这一天艰苦的行程。山顶的留言到底是谁写的呢？大家又讨论起了这个问题。这时，萨沙不好意思地坦白说："留言是我写的，我是想让大家都能轻松地翻过那座山。"

选自《良友周报》

★漫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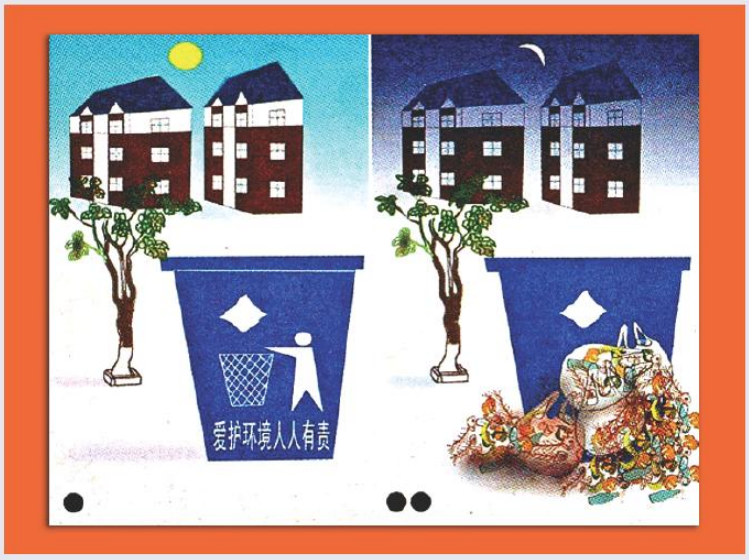
夫妻相会 / 鲁楠



恐怖的“时尚” / 许耀守



各取所需 / 张甲学



昼夜有别 / 刘少良



误导 / 沈苗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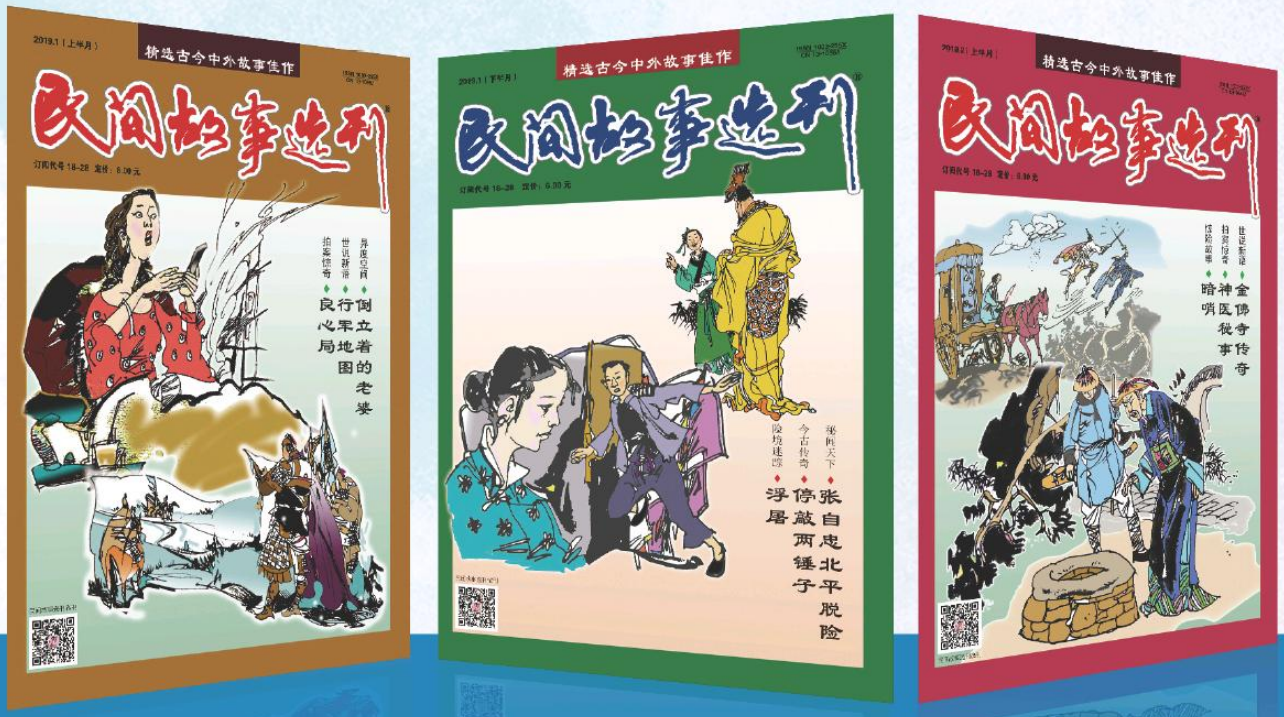
（摘自《讽刺与幽默》）

欢迎订阅2020年

民间故事选刊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
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民间故事选刊》（半月刊）
订阅代号：18-28
每册定价：6元 全年：24册 年价：144元
邮编：050000 社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电话：0311-87828762 87065018 87046170 87088404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03
9 771003 255209